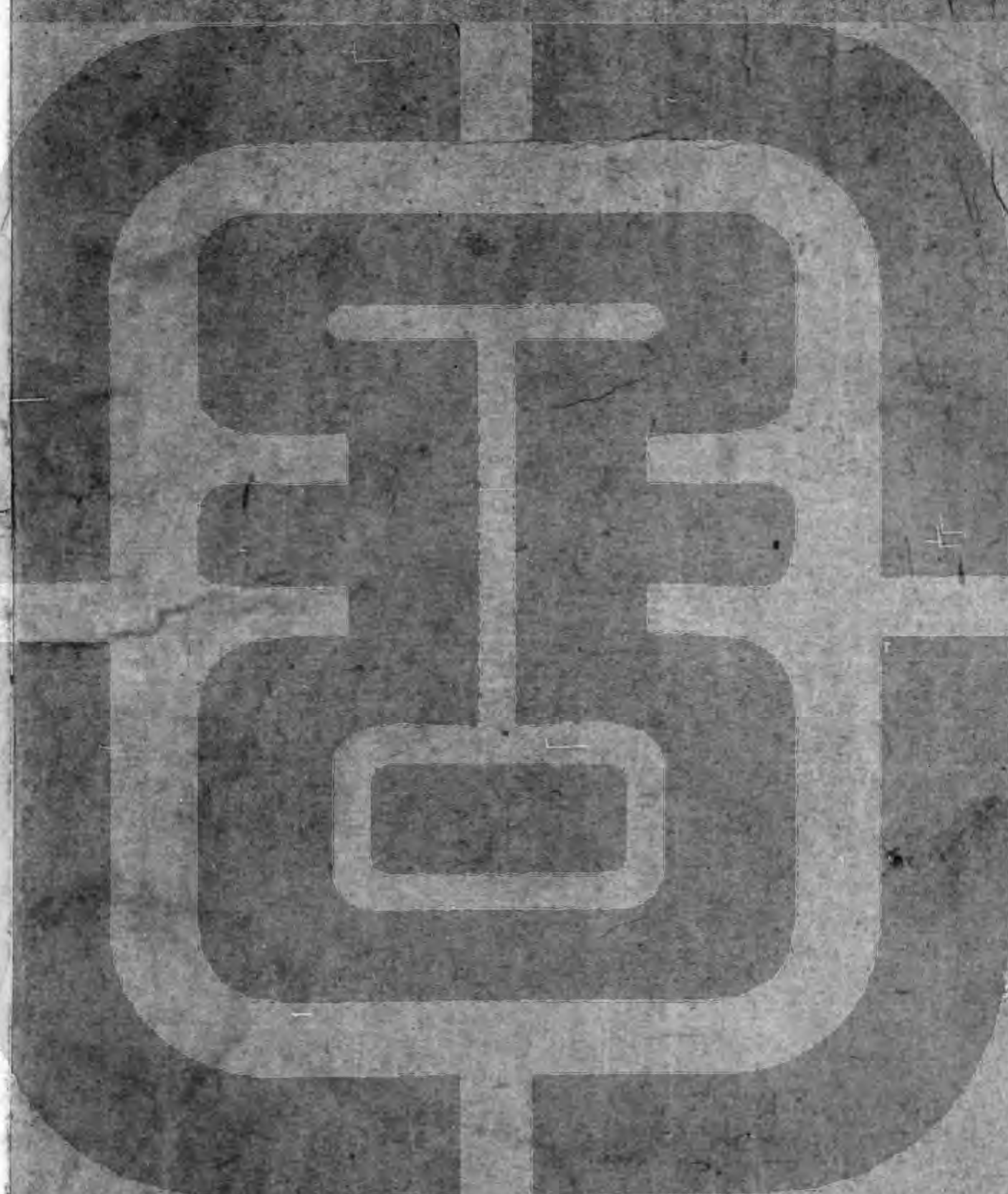


汲古閣十七史

三國志 第五冊

養和閣藏本

第陸函



魏書二十六

三國志二十六

滿田牽郭傳第二十六

滿寵字伯寧山陽昌邑人也年十八爲郡督郵時郡內李朔等各擁部曲害于平民太守使寵糾焉朔等請罪不復鈔略守高平令縣人張苞爲郡督郵貪穢受取干亂吏政寵因其來在傳舍率吏卒出收之詰責所犯卽日考竟遂棄官歸太祖臨兗州辟爲從事及爲大將軍辟署西曹屬爲許令時曹洪宗室親貴有賓客在界數犯法寵收治之洪書報寵寵不聽洪白太祖太祖召許主者寵知將欲原乃速殺之太祖喜曰當事不當爾邪故太尉楊彪收付縣獄尚書令荀彧少府孔融等並屬寵但當受辭勿加考掠寵一無所報考訊如法數日求見太祖言之曰楊彪考訊無他辭語當殺者宜先彰其罪此人有名海內若罪不明必大失民望竊爲明

安漢王孫精
根美實訊其
死揚公五天

焯按世以此論
去矣于此也
去矣忠也

恭應天宮
閣以清心
後不少品
以字珠漢士計

通鑑
三五卷
三五卷

公惜之太祖即日赦出彪初或融聞考掠彪皆怒及因此得了更

善寵臣松之以為楊公積德之門身為各臣縱有愆負猶宜保祐况淫刑所濫而可加其楚掠乎若理應考訊荀孔二賢豈其妄有相請屬哉寵以此為能酷吏之用心取雖有後善何

解前時袁紹盛於河朔而汝南紹之本郡門生賓客布在諸縣擁兵

拒守太祖憂之以寵為汝南太守寵募其服從者五百人率攻下

二十餘壁誘其未降渠帥於坐上殺十餘人一時皆平得戶二萬

兵二千人令就田業建安十三年從太祖征荊州大軍還留寵行

奮威將軍屯當陽孫權數擾東陲復召寵還為汝南太守賜爵關

內侯關羽圍襄陽寵助征南將軍曹仁屯樊城拒之而左將軍于

禁等軍以霖雨水長為羽所沒羽急攻樊城樊城得水往往崩壞

眾皆失色或謂仁曰今日之危非力所支可及羽圍未合乘輕船

夜走雖失城尚可全身寵曰山水速疾冀其不久聞羽遣別將巴

在郊下自許以南百姓擾擾羽所以不敢遂進者恐吾軍掎其後

耳今若過去洪河以南非復國家有也君宜待之仁曰善寵乃沈

白馬與軍人盟誓會徐晃等救至寵力戰有功羽遂退進封安昌

亭侯文帝即王位遷揚武將軍破吳於江陵有功更拜伏波將軍

屯新野大軍南征到精湖寵帥諸軍在前與賊隔水相對寵敕諸

將曰今夕風甚猛賊必來燒軍宜為其備諸軍皆警夜半賊果遣

十部伏夜來燒寵掩擊破之進封南鄉侯黃初三年假寵節鉞五

年拜前將軍明帝即位進封昌邑侯太和二年領豫州刺史三年

春降人稱吳大嚴揚聲欲詣江北獵孫權欲自出寵度其必襲西

陽而為之備權聞之退還秋使曹休從廬江南入合肥令寵向夏

口寵上疏曰曹休雖明果而希用兵今所從道背湖傍江易進難

退此兵之窪地也若入無疆口宜深為之備寵表未報休遂深入

賊果從無疆口斷夾石要休還路休戰不利退走會朱靈等從後

公孫

來斷道與賊相遇賊驚走休軍乃得還是歲休薨寵以前將軍代
都督揚州諸軍事汝南兵民戀慕大小相率奔隨道路不可禁止
護軍表上欲殺其為首者詔使寵將親兵千人自隨其餘一無所
問四年拜寵征東將軍其冬孫權揚聲欲至合肥寵表召兗豫諸
軍皆集賊尋退還被詔罷兵寵以為今賊大舉而還非本意也此
必欲偽退以罷吾兵而倒還乘虛掩不備也表不罷兵後十餘日
權果更來到合肥城不克而還其明年吳將孫布遣人詣揚州求
降辭云道遠不能自致乞兵見迎刺史王凌騰布書請兵馬迎之
寵以為必詐不與兵而為凌作報書曰知識邪正欲避禍就順去
暴歸道甚相嘉尚今欲遣兵相迎然計兵少則不足相衛多則事
必遠聞且先密計以成本志臨時節度其宜寵會被書當入朝敕
留府長史若凌欲往迎勿與兵也凌於後索兵不得乃單遣一督

將步騎七百人往迎之布夜掩擊督將迸走死傷過半初寵與凌

共事不平凌支黨毀寵老悖謬故明帝召之既至體氣康彊見

而遣還世語曰王凌表寵年過踰酒不可居方任帝將召寵給事中郭謀曰寵為汝南太守

朝問以方事以察之帝從之寵既至進見飲酒至一石不亂帝慰勞之遣還寵屢表求留詔報曰昔廉頗彊食馬援

據鞍今君未老而自謂已老何與廉馬之相背邪其思安邊境惠

此中國明年吳將陸遜向廬江論者以為宜速赴之寵曰廬江雖

小將勁兵精守則經時又賊舍船二百里來後尾空縣尚欲誘致

今宜聽其遂進但恐走不可及耳整軍趨揚宜口賊聞大兵東下

即夜遯時權歲有來計青龍元年寵上疏曰合肥城南臨江湖北

遠壽春賊攻圍之得據水為執官兵救之當先破賊大輦然後圍

乃得解賊往甚易而兵往救之甚難宜移城內之兵其西三十里

有奇險可依更立城以固守此為引賊平地而捨其歸路於計為

便護軍將軍蔣濟議以為既示天下以弱且望賊煙火而壞城此為未攻而自拔一至於此劫略無限必以淮北為守帝未許寵重表曰孫子言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以弱不能驕之以利示之以懾此為形實不必相應也又曰善動敵者形之今賊未至而移城却內此所謂形而誘之也引賊遠來擇利而動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矣尚書趙咨以寵策為長詔遂報聽其年權自出欲圍新城以其遠水積二十日不敢下船寵謂諸將曰權得吾移城必於其眾中有自大之言今大舉來欲要一切之功雖不敢至必當上岸耀兵以示有餘乃潛遣步騎六千伏肥城隱處以待之權果上岸耀兵寵伏軍卒起擊之斬首數百或有赴水死者明年權自將號十萬至合肥新城寵馳往赴募壯士數十人折松為炬灌以麻油從上風放火燒賊攻具射殺權弟子孫泰賊於是引退三年春

依...有...心

權遣兵數千家佃於江北至八月寵以為田向收熟男女布野其屯衛兵去城遠者數百里可掩擊也遣長史督二軍循江東下摧破諸屯焚燒穀物而還詔美之因以所獲盡為將士賞景初二年以寵年老徵還遷為太尉寵不治產業家無餘財詔曰君典兵在外專心憂公有行父祭遵之風賜田十頃穀五百斛錢二十萬以明清忠儉約之節焉寵前後增邑凡九千六百戶封子孫二人亭侯正始三年薨諡曰景侯子偉嗣偉以格度知名官至衛尉世語曰偉字公衡偉子長武有寵風年二十四為大將軍孫高貴鄉公之難以操守閭掖門司馬文王弟安陽亭侯幹欲入幹妃偉妹也長武謂幹曰此門近公且來無有入者可從東掖門幹遂從之文王問幹入何遲幹言其故參軍王羨亦不得入恨之既而羨因王左右啓玉滿緣斷門不內人宜推効壽春之役偉從文王至許以疾不進子從求還省疾事定乃從歸由此內見恨收長武考死杖下偉免為庶人時人冤之偉弟子奮晉元康中至尚書令司隸校尉寵偉長武奮皆長八尺荀綽冀州記曰奮性清平有識檢晉諸公贊曰奮體量通雅有寵風也田豫字國讓漁陽雍奴人也劉備之奔公孫瓚也豫時年少自託於備備甚奇之備為豫州刺史豫以母老求歸備涕泣與別曰恨

安漢之... 徐... 義

三國志

四

袁... 魏... 紀...

少室山建武
信泉州尾
陳洪州

不與君共成大事也。公孫瓚使豫守東州，令瓚將王門叛瓚為表。紹將萬餘人來攻，眾懼欲降。豫登城謂門曰：「卿為公孫所厚而去，意有所不得已也。今還作賊，乃知卿亂人耳。夫挈瓶之智，守不假器，吾既受之矣，何不急攻乎？」門慙而退。瓚雖知豫有權謀而不能任也。瓚敗而鮮于輔為國人所推行，太守事素善豫，以為長史。時雄傑竝起，輔莫知所從。豫謂輔曰：「終能定天下者必曹氏也。宜速歸命，無後禍。」期輔從其計，用受封寵。太祖召豫為丞相軍謀掾，除潁陰朗陵令。遷弋陽太守。所在有治，鄢陵侯彰征代郡，以豫為相。軍次易北，虜伏騎擊之，軍人擾亂，莫知所為。豫因地形回車結圍，陣弓弩持滿於內，疑兵塞其隙，胡不能進，散去。追擊大破之。遂前平代，皆豫策也。遷南陽太守。先時郡人侯音反，眾數千人，在山中為群盜，大為郡患。前太守收其黨與五百餘人，表奏皆當死。豫悉

某處之令
併吞不可
此山利也
之石中國
得高此
都未也

見諸繫囚，慰喻開其自新之路。一時破械遣之，諸囚皆叩頭願自效。即相告語羣賊一朝解散，郡內清靜。具以狀上太祖，善之。文帝初，北狄彊盛，侵擾邊塞。乃使豫持節護烏丸，校尉率招解儁并護鮮卑，自高柳以東，滅貊以西，鮮卑數十部比能彌加素利割地統御，各有分界，乃共要誓，皆不得以馬與中國市。豫以戎狄為一非中國之利，乃先構離之，使自為讐敵，互相攻伐。素利違盟，出馬千匹與官為比能所攻，求救於豫。豫恐遂相兼并為害滋深，宜救善討惡，示信眾狄。單將銳卒深入虜庭，胡人眾多，鈔軍前後斷截歸路。豫乃進軍去虜十餘里，結屯營，多取牛馬糞，然之，從他道引去。胡見煙火不絕，以為尚在，去行數十里，乃知之。追豫到馬城圍之。十重，豫密嚴使司馬建旌旗，鳴鼓吹將步騎從南門出，胡人皆屬目往赴之。豫將精銳自北門出，鼓譟而起，兩頭俱發出虜不意，虜

以御覽

衆散亂皆棄弓馬步走追討二十餘里僵尸蔽地又烏丸骨進
桀黠不恭豫因出塞按行單將麾下百餘騎入進部進逆拜遂使
左右斬進顯其罪惡以令衆衆皆怖懼不敢動便以進弟代進自
是胡人破膽威震沙漠山賊高艾衆數千人寇鈔爲幽冀害豫誘
使鮮卑素利部斬艾傳首京都封豫長樂亭侯爲校尉九年其御
夷狄恒摧抑兼并乖散彊猾凡逋亡姦宄爲胡作計不利官者豫
皆搆刺攬離使凶邪之謀不遂聚居之類不安事業未究而幽州
刺史王雄支黨欲令雄領烏丸校尉毀豫亂邊爲國生事遂轉豫
爲汝南太守加參夷將軍太和末公孫淵以遼東叛帝欲征之而
難其人中領軍楊暨舉豫應選臣松之案暨字休先吳陽人事見劉曄傳暨子肇
晉荊州刺史山濤啓事稱肇有才能肇子潭字道
元次歆字公嗣學字或字長
文次經字仲武自見漢書集乃使豫以本官督青州諸軍假節往討之會吳
賊遣使與淵相結帝以賊衆多又以渡海詔豫使罷軍豫度賊船

垂還歲晚風急必畏漂滅東隨無岸當赴成山成山無藏船之處
輒便循海按行地勢及諸山島徼截險要列兵屯守自入成山登
漢武之觀賊還果遇惡風船皆觸山沈沒波蕩著岸無所逃竄盡
虜其衆初諸將皆笑於空地待賊及賊破競欲與謀求入海鉤取
浪船豫懼窮虜死戰皆不聽初豫以太守督青州青州刺史程喜
內懷不服軍事之際多相違錯喜知帝寶愛明珠乃密上豫雖有
戰功而禁令寬弛所得器仗珠金甚多放散皆不納官由是功不
見列後孫權號十萬衆攻新城征東將軍滿寵欲率諸軍救之豫
曰賊悉衆大舉非徒投射小利欲質新城以致大軍耳宜聽使攻
城挫其銳氣不當與爭鋒也城不可拔衆必罷怠罷怠然後擊之
可大克也若賊見計必不攻城執將自走若便進兵適入其計又
大軍相向當使難知不當使自畫也豫輒上狀天子從之會賊遁

走後吳復來寇豫往拒之賊即退諸軍夜驚云賊復來豫臥不起
令眾敢動者斬有頃竟無賊景初末增邑三百并前五百戶正始
初遷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將加振威將軍領并州刺史外胡聞其
威名相率來獻州界寧肅百姓懷之徵為衛尉屢乞遜位太傅司
馬宣王以為豫克壯書喻未聽豫書荅曰年過七十而以居位譬
猶鍾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遂固稱疾篤拜太中大夫食
卿祿年八十二薨子彭祖嗣魏略曰豫罷官歸居魏縣會汝南遣健步詣征北感豫
宿恩過拜之豫為殺雞炊黍送詣至陌頭謂之曰罷老
苦汝來過無能有益若何健步愍其貧贏流涕而去還為故吏民說之汝南為具資數千匹遣人
餉豫豫一不受曾病亡戒其妻子曰華我必於西門豹邊妻子難之言西門豹古之神人那可葬
於其邊乎豫言豹所履行與我敵等耳使死而有靈必與我
善妻子從之汝南聞其死也悲之既為画像又就為立碑銘豫清約儉素賞賜皆散
之將士每胡狄私遺悉簿藏官不入家家常貧賈雖殊類咸高豫
節魏略曰豫界外利繁數來客見多以牛馬遺豫豫轉送官胡以為前所與豫物顯露不如持
金乃密懷之二十斤謂豫曰願遊左右我欲有所道豫從之胡因跪曰我見公貧故前後遺
公牛馬輒送官今密以此上公可以為家資豫張袖受之荅其厚意胡去之後皆悉付外具以
狀聞於是留之曰昔魏絳開懷以納戎今卿舉袖以受秋金朕甚嘉焉乃即賜絹五百匹豫得

賜分以其半減小府嘉平六年下詔褒揚賜其家錢穀語在徐邈傳

牽招字子經安平觀津人也年十餘歲詣同縣樂隱受學後隱為
車騎將軍何苗長史招隨卒業值京都亂苗隱見害招俱與隱門
生史路等觸蹈鋒刃共殲斂隱屍送喪還歸道遇寇鈇路等皆悉
散走賊欲斫棺取釘招垂淚請赦賊義之乃釋而去由此顯名冀
州牧袁紹辟為督軍從事兼領烏丸突騎紹舍人犯令招先斬乃
白紹奇其意而不見罪也紹卒又事紹子尚建安九年太祖圍鄴
尚遣招至上黨督致軍糧未還尚破走到中山時尚外兄高幹為
并州刺史招以并州左有恒山之險右有大河之固帶甲五萬北
阻疆胡勸幹迎尚并力觀變幹既不能而陰欲害招招聞之間行
而去道隔不得追尚遂東詣太祖太祖領冀州辟為從事太祖將
討袁譚而柳城烏丸欲出騎助譚太祖以招嘗領烏丸遣詣柳城

到值峭王嚴以五千騎當遣詣譚又遼東太守公孫康自稱平州
 牧遣使韓忠齋單于印綬往假峭王峭王大會群長忠亦在坐峭
 王問招昔袁公言受天子之命假我為單于今曹公復言當更白
 天子假我真單于遼東復持印綬來如此誰當為正招答曰昔袁
 公承制得有所拜假中間違錯天子命曹公代之言當白天子更
 假真單于是也遼東下郡何得擅稱拜假也忠曰我遼東在滄海
 之東擁兵百萬又有扶餘濊貊之用當今之執彊者為右曹操獨
 何得為是也招呵忠曰曹公允恭明哲翼戴天子伐叛柔服寧靜
 四海汝君臣頑嚚今恃險遠背違王命欲擅拜假侮弄神器方當
 屠戮何敢慢易咎毀大人便捉忠頭頓築拔刀欲斬之峭王驚怖
 徒跣抱招以救請忠左右失色招乃還坐為峭王等說成敗之效
 禍福所歸皆下席跪伏敬受敕教便辭遼東之使罷所嚴駭太祖

滅譚於南皮署招軍謀掾從討烏丸至柳城拜護烏丸校尉還鄴
 遼東送表尚首縣在馬市招覩之悲感設祭頭下太祖義之舉為
 茂才從平漢中太祖還留招為中護軍事罷還鄴拜平虜校尉將
 兵督青州徐州郡諸軍事擊東萊賊斬其渠率東土寧靜文帝踐阼
 拜招使持節護鮮卑校尉屯昌平是時邊民流散山澤又亡叛在
 鮮卑中者處有千數招廣布恩信招誘降附建義中郎將公孫集
 等率將部曲咸各歸命使還本部又懷來鮮卑素利彌加等十餘
 萬落皆令款塞大軍欲征吳召招還至值軍罷拜右中郎將出為
 鴈門太守郡在邊陲雖有候望之備而寇鈔不斷招既教民戰陣
 又表復烏丸五百餘家租調使備鞍馬遠遣偵候虜每犯塞勒兵
 逆擊來輒摧破於是吏民膽氣日銳荒野無虞又搆間離散使虜
 更相猜疑鮮卑大人步度根泄歸泥等與軻比能為隙將部落三

萬餘家詣郡附塞救令還擊比能殺比能弟首羅侯及叛烏丸歸
義侯王同王寄等大結怨讐是以招自出率將歸泥等討比能於
雲中故郡大破之招通河西鮮卑附頭等十餘萬家繕治陜北故
上館城置屯戍以鎮內外夷虜大小莫不歸心諸亡叛雖親戚不
敢藏匿咸悉收送於是野居晏閉寇賊靜息招乃簡選有才識者
詣太學受業還相授教數年中庠序大興郡所治屬武井水鹹苦
民皆擔輦遠汲流水往反七里招準望池執因山陵之空鑿原開
渠注水城內民賴其益明帝卽位賜爵關內侯太和二年護烏丸
校尉田豫出塞爲軻比能所圍於故馬邑城移招求救招卽整勒
兵馬欲赴救豫并州以常憲禁招招以爲節將見圍不可拘於吏
議自表輒行又並馳布羽檄稱陳形執云當西北掩取虜家然後
東行會誅虜身檄到豫軍踊躍又移一通於虜蹊要虜卽恐怖種

原望池
爲地以謀

類離散軍到故平城便皆潰走比能復大合騎來到故平州塞北
招潛行撲討大斬首級招以蜀虜諸葛亮數出而比能狡猾能相
交通表爲防備議者以爲縣遠未之信也會亮時在祁山果遣使
連結比能比能至故北地石城與相首尾帝乃詔招使從便宜討
之時比能已還漠南招與刺史畢軌議曰虜虜遷徙無常若勞師
遠追則遲速不相及若欲潛襲則山溪艱險資糧轉運難以密辦
可使守新興鴈門二牙門出屯陜北外以鎮撫內令兵田儲畜資
糧秋冬馬肥州郡兵合乘釁征討計必全克未及施行會病卒招
在郡十二年威風遠振其治邊之稱矣於田豫百姓追思之而漁
陽傅容在鴈門有名績繼招後在遼東又有事功云招子嘉嗣次
子弘亦猛毅有招風以隴西太守隨鄧艾伐蜀有功咸熙中爲振
威護軍嘉與晉司徒李胤同母早卒

原望池
爲地以謀

案晉書弘後爲揚州涼州刺史以果烈死
事於邊嘉子秀字成叔荀綽冀州記曰

秀有雋才性豪俠有氣弱冠得美名於太康中為衛瓘崔洪石崇等所提攜以新安令博士為司

空從事中郎與帝舅黃門侍郎王愷素相輕侮愷諷司隸荀愷令都官誣奏秀夜在道中載高平國守士田興妻秀即表訴被誣陷之由論愷穢行文辭尤厲于時朝臣雖多證明秀名譽由是而損後張華請為長史稍遷至尚書河間王以秀為平北將軍假節在馮翊遇害世人玩其辭賦惜其材

郭淮字伯濟太原陽曲人也

按郭氏譜淮祖全大司農父編鴈門太守

建安中舉孝廉除平原

府丞文帝為五官將召淮署為門下賊曹轉為丞相兵曹議令史從征漢中太祖還留征西將軍夏侯淵拒劉備以淮為淵司馬淵與備戰淮時有疾不出淵遇害軍中擾擾淮收散卒推盪寇將軍張郃為軍主諸營乃定其明日備欲渡漢水來攻諸將議眾寡不敵備便乘勝欲依水為陣以拒之淮曰此示弱而不足挫敵非算也不如遠水為陣引而致之半濟而後擊備可破也既陣備疑不渡淮遂堅守示無還心以狀聞太祖善之假郃節復以淮為司馬文帝即王位賜爵關內侯轉為鎮西長史又行征羌護軍護左將

此御覽

漢後漢建武
年當魏太和
年魏延破
于陽駱魏延
之使于中道
也我于陽延
方破諸寺石
付律之

軍張郃冠軍將軍楊秋討山賊鄭甘盧水叛胡皆破平之關中始定民得安業黃初元年奉使賀文帝踐阼而道路得疾故計遠近為稽留及羣臣歡會帝正色責之曰昔禹會諸侯於塗山防風後至便行大戮今溥天同慶而卿最留遲何也淮對曰臣聞五帝先教導民以德夏后政衰始用刑辟今臣遭唐虞之世是以自知免於防風之誅也帝悅之擢領雍州刺史封射陽亭侯五年為真安定羌大帥辟蹠反討破降之每羌胡來降淮輒先使人推問其親理男女多少年歲長幼及見一二知其款曲訊問周至咸稱神明太和二年蜀相諸葛亮出祁山遣將軍馬謖至街亭高詳屯列柳城張郃擊謖淮攻詳營皆破之又破隴西各羌唐蹠於枹罕加建威將軍五年蜀出鹵城是時隴右無穀議欲關中大運淮以威恩撫循羌胡家使出穀平其輸調軍食用足轉揚武將軍青龍二年

卷四十四

汾陽王名
淮始封者誰
其也

命兵不遠西而胡交自離此一舉而兩全之策也乃別遣夏侯霸
等追維於沓中淮自率諸軍就攻化等維果馳還救化皆如淮計
進封都鄉侯嘉平元年遷征西將軍都督雍涼諸軍事是歲與雍
州刺史陳泰協策降蜀牙門將句安等於翹上二年詔曰昔漢川
之役幾至傾覆淮臨危濟難功書王府在關右三十餘年外征寇
虜內綏民夷比歲以來摧破廖化禽虜句安功績顯著朕甚嘉之
今以淮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持節都督如故進封陽曲侯邑凡
二千七百八十戶分三百戶封一子亭侯世語曰淮妻王凌之妹凌誅妹當
從坐御史往收督將及羌胡渠帥
數千人叩頭請淮表留妻淮不從妻上道莫不流涕人人扼腕欲劫留之淮五子叩頭流血請淮
淮不忍視乃命左右追妻於是追者數千騎數日而還淮以書白司馬宣王曰五子哀母不惜其
身若無其母是無五子無五子亦無淮也今輒追還若
於法未通當受罪於主者觀展在近書至宣王亦有之正元二年薨追贈大將軍諡

曰貞侯子統嗣統官至荊州刺史薨子正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
淮著勲前朝改封汾陽子

晉諸公贊曰淮弟配字仲南有重名位至城陽太守裴秀
賈充皆配女婿子展字泰錄有器度幹用歷職著績終於

八俊次弟豫字泰寧相國參軍知名早卒女適王衍配弟鍾字季南諡者
僕射鎮子奕字泰業山濤啓事稱奕高簡有雅量歷位雍州刺史尚書

評曰滿寵立志剛毅勇而有謀田豫居身清白規略明練牽招秉
義壯烈威績顯著郭淮方策精詳垂問秦雍而豫位止小州招終
於郡守未盡其用也

魏書二十六

魏川中鳳崗
氏書印

三國志二十六

魏書二十七

三國志二十七

徐胡二王傳第二十七

徐邈字景山燕國薊人也太祖平河朔召爲丞相軍謀掾試守奉高令入爲東曹議令史魏國初建爲尚書郎時科禁酒而邈私飲至於沈醉校事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之太祖太祖甚怒渡遼將軍鮮于輔進曰平日醉客謂酒清者爲聖人濁者爲賢人邈性修慎偶醉言耳竟坐得免刑後領隴西太守轉爲南安文帝踐阼歷譙相平陽安平太守潁川典農中郎將所在著稱賜爵關內侯車駕幸許昌問邈曰頗復中聖人不邈對曰昔子反斃於穀陽御叔罰於飲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然宿瘤以醜見傳而臣以醉見識帝大笑顧左右曰名不虛立遷撫軍大將軍軍師明帝以涼州絕遠南接蜀寇以邈爲涼州刺史使持節領

護羌校尉至值諸葛亮出祁山隴右三郡反邈輒遣參軍及金城太守等擊南安賊破之河右少雨常苦乏穀邈上修武威酒泉鹽池以收虜穀又廣開水田募貧民佃之家家豐足倉庫盈溢乃支慶州界軍用之餘以市金帛犬馬通供中國之費以漸收斂民間私杖藏之府庫然後率以仁義立學明訓禁厚葬斷淫祀進善黜惡風化大行百姓歸心焉西域流通荒戎入貢皆邈勛也討叛羌柯吾有功封都亭侯邑三百戶加建威將軍邈與羌胡從事不問小過若犯大罪先告部帥使知應死者乃斬以徇是以信服畏威賞賜皆散與將士無入家者妻子衣食不充天子聞而嘉之隨時供給其家彈邪繩枉州界肅清正始元年還爲大司農遷爲司隸校尉百寮敬憚之公事去官後爲光祿大夫數歲卽拜司空邈歎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缺豈可以老病忝之哉遂固辭不受

嘉平元年年七十八以大夫薨於家用公禮葬諡曰穆侯子武嗣六年朝廷追思清節之士詔曰夫顯賢表德聖王所重舉善而教仲尼所美故司空徐邈征東將軍胡質衛尉田豫皆服職前朝歷事四世出統戎馬入贊庶政忠清在公憂國忘私不營產業身沒之後家無餘財朕甚嘉之其賜邈等家穀二千斛錢三十萬布告天下邈同郡韓觀曼游有鑒識器幹與邈齊名而在孫禮盧毓先爲豫州刺史甚有治功卒官

魏名臣奏載黃門侍郎杜恕表稱韓觀王和信有兼才高官重任不但三州

盧欽著書

稱邈曰徐公志高行潔才博氣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狃潔而不介博而守約猛而能寬聖人以清爲難而徐公之所易也或問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爲通自在涼州及還京師人以爲介何也欽答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等用事貴清素之士于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爲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倣

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

胡質字文德楚國壽春人也少與蔣濟朱績俱知名於江淮間仕

州郡蔣濟為別駕使見太祖太祖問曰胡通達長者也寧有子孫

不濟曰有子曰質規模大略不及於父至於精良綜事過之按胡氏譜通達

名敏以方正徵太祖即召質為頓丘令縣民郭政通於從妹殺其夫程他郡

吏馮諒繫獄為證政與妹皆耐掠隱抵諒不勝痛自誣當反其罪

質至官察其情色更詳其事檢驗具服入為丞相東曹議令史州

請為治中將軍張遼與其護軍武周有隙遼見刺史溫恢求請質

質辭以疾遼出謂質曰僕委意於君何以相辜如此質曰古人之

交也取多知其不貪奔北知其不怯聞流言而不信故可終也武

伯南身為雅士往者將軍稱之不容於口今以睚眦之恨乃為嫌

五賣反 際士賣反 況質才薄豈能終好是以不願也遼感言復與周平虞

晉書周字伯南沛國竹邑人位至光祿大夫子該字元夏及一弟詔茂皆總角見稱並有器

望雖鄉人諸父未能覺其多少時同郡劉公榮名知人嘗造周周謂以卿有知人之明欲使三兒

見卿卿為目高下以效郭許之聽可乎公榮乃自請咳兄弟由共言語觀其舉動出語周曰君三

子皆國士也元夏器量最優有輔佐之風展力仕官可為亞公叔夏季夏不常伯納言也該少

出仕官歷職內外泰始初為吏部尚書遷左僕射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卒於官該以在魏

已為大臣本非佐命之數懷遜讓不得已而居位故在官職無所荷任夙夜思恭而已終始全潔

當世以為美談詔歷二官吏部郎山濤啓事詔詔清白有誠終於散騎常侍茂至侍中尚書賴川

荀愷宣帝外孫世祖姑子自負貴戚要與茂交茂拒而不答由是見怒元康元年楊駿被誅愷時

為尚書僕射以茂駿之姨弟陷 太祖辟為丞相屬黃初中徙吏部郎為常山

為駿遂枉見殺眾咸冤痛之 太守遷任東莞士盧顯為人所殺質曰此士無讎而有少妻所以

死乎悉見其比居年少書吏李若見問而色動遂窮詰情狀若即自首罪人斯得每軍功賞賜皆散之於眾無入家者在郡九年吏民便安將士用命遷荊州刺史加振威將軍賜爵關內侯吳大將朱然圍樊城質輕軍赴之議者皆以為賊盛不可追質曰樊城卑下兵少故當進軍為之外援不然危矣遂勒兵臨圍城中乃安遷

居史部邦太
少古折承

清江人言何故
林柳背一曰經
侍者之也

征東將軍假節都督青徐諸軍事廣農積穀有兼年之儲置東征
臺且佃且守又通渠諸郡利舟楫嚴設備以待敵海邊無事性沈
實內察不以其節檢物所在見思嘉平二年薨家無餘財惟有賜
衣書篋而已軍師以聞追進封陽陵亭侯邑百戶諡曰貞侯子威
嗣六年詔書褒述質清行賜其家錢穀語在徐邈傳威威熙中官
至徐州刺史晉陽秋曰威字伯虎少有志尚厲操清白質之為州也
無車馬備僕或自驅驢車行拜見父停廢中十餘日告歸歸其絹一匹
為道路糧威跪曰大人清白不蕃於何得此
質曰是吾俸祿之餘故以為汝糧耳威受之辭歸
每至客舍自放驢取樵炊爨食畢復隨旅進道往還如是質帳下都督素不相識先其將歸請假
還家陰資裝百餘里要之因與為伴每事佐助經營之又少進飲食行數百里威疑之密誘問乃
知其都督也因取向所賜絹答謝而遣之後因他信具以自質質杖其都督一百除更名其父子
清慎如此於是名與著聞歷位宰牧晉武帝賜見論邊事語及平生帝歎其父清謂威曰卿清孰
與父清威對曰臣不如也帝曰以何為不如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如者遠
也官至前將軍青州刺史太康元年卒追贈鎮東將軍威弟熊
字季象征南將軍威子爽字次孫平東將軍並以潔行垂名
有殊績歷三郡守所在
有名卒於安定

王昶字文舒太原晉陽人也案王氏譜昶伯父柔字叔優父澤字季道 郭林宗傳
曰叔優季道幼少之時聞林宗有知人之鑒共往候之

請問才行所宜以自處業林宗笑曰卿二人皆二千石才也雖然叔優當以仕官顯季道少與
宜以經術進若違才易務亦不至也叔優等從其言叔優至北中郎將季道代郡太守

同郡王凌俱知名凌年長昶兄事之文帝在東宮昶為太子文學

遷中庶子文帝踐阼徙散騎侍郎為洛陽典農時都畿樹木成林

昶所開荒萊勤勸百姓墾田特多遷兗州刺史明帝即位加揚烈

將軍賜爵關內侯昶雖在外任心存朝廷以為魏承秦漢之弊法

制苛碎不大釐改國典以準先王之風而望治化復興不可得也

乃著治論略依古制而合於時務者二十餘篇又著兵書十餘篇

言奇正之用孫子兵法曰兵以正合以奇勝 奇正還相生若循環之無端青龍中奏之其為兄子及子作

名字皆依謙實以見其意故兄子默字處靜沈字處道其子渾字

玄冲深字道冲遂書戒之曰夫人為子之道莫大於寶身全行以
顯父母此三者人知其善而或危身破家陷於滅亡之禍者何也
由所祖習非其道也夫孝敬仁義百行之首行之而立身之本也

親山曰為太品
之王石晉陽中
非非一談

日居末已
言士此則
情自定欣
于新新

孝敬則宗族安之仁義則鄉黨重之此行成於內名著於外者矣
人若不篤於至行而肯本逐末以陷浮華焉以成朋黨焉浮華則
有虛偽之累朋黨則有彼此之患此二者之戒昭然著明而循覆
車滋衆逐末彌甚皆由惑當時之譽昧目前之利故也夫富貴聲
名人情所樂而君子或得而不處何也惡不由其道耳患人知進
而不知退知欲而不知足故有困辱之累悔吝之咎語曰如不知
足則失所欲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覽往事之成敗察將來之吉凶
未有于各要利欲而不厭而能保世持家永全福祿者也欲使汝
曹立身行已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故以玄默沖虛為各欲使
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古者盤杆有銘也杖有誠俯仰察焉
用無過行況在已各可不戒之哉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
朝華之草久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大雅君子惡速成

戒闕黨也若范句對秦客至武子擊之折其委笄惡其掩人也

國語

曰范文子暮退於朝武子曰何暮也對曰有秦客使辭於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爾童子而三掩人於朝吾不在晉國亡無日也

臣松之按對秦客者范句也此云范句蓋誤也夫人有善鮮不自伐有能者寡不自矜伐則掩人

矜則陵人掩人者人亦掩之陵人者人亦陵之故三卻為戮於晉

王叔負罪於周不惟矜善自伐好爭之咎乎故君子不自稱非以

讓人惡其蓋人也夫能屈以為伸讓以為得弱以為彊鮮不遂矣

夫毀譽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是以聖人慎之孔子曰吾之於

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有所試又曰子貢方人賜也賢乎哉我

則不暇以聖人之德猶尚如此况庸庸之徒而輕毀譽哉昔伏波

將軍馬援戒其兄子言聞人之惡當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而

口不可得而言也斯戒至矣

臣松之以為援之此誠可謂切至之言不刊之訓也若乃行事得失已暴於世因其善惡即以為誠方之於彼則有愈焉然援誠稱龍伯高之人或美言杜季良之惡致使事微時主季良以敗言之傷人孰大於此與其所誠自相違也

安漢子凡
當持其到今
不宜指摘至此

後知則費元說

精誠改氣

毀已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已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已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且聞人毀已而忿者惡醜聲之加人也人報者滋甚不如默而自修已也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斯言信矣若與是非之士凶險之人近猶不可況與對校乎其害深矣夫虛偽之人言不根道行不顧言其為浮淺較可識別而世人惑焉猶不檢之以言行也近濟陰魏諷山陽曹偉皆以傾邪敗沒熒惑當世挾持姦慝驅動後生雖刑於鈇鉞大為炯戒然所汙染固已眾矣可不慎與世語曰黃初中孫權通章表偉以白衣登江上與權交書未賂欲以交結京師故誅之若夫山林之士夷叔之倫其長飢於首陽安赴火於縣山雖可以激貪勵俗然聖人不可為吾亦不願也今汝先人世有冠冕惟仁義為名守慎為稱孝悌於閨門務學於師友吾與時人從事雖出處不同然各有所取潁川郭伯

益好尚通達敏而有知其為人弘曠不足輕貴有餘得其人重之

如山不得其人忽之如草吾以所知親之昵之不願兒子為之伯益

名奔郭嘉之子北海徐偉長不治名高不求苟得澹然自守惟道是務其有

所是非則託古人以見其意當時無所褒貶吾敬之重之願兒子

師之東平劉公幹博學有高才誠節有大義然性行不均少所拘

忌得失足以相補吾愛之重之不願兒子慕之臣松之以為文舒復擬則文淵顯言人之失魏諷曹

偉事陷惡逆著以為誠差無可尤至若郭伯益劉公幹雖其人皆往善惡有定然既友之於昔不空復毀之於今而乃形於翰墨永傳後葉於舊交則違久要之義於子孫則揚人前世之惡於夫鄙懷深所不取善乎東方之誠子也以首陽為拙柳樂安任昭先淳粹履道內敏

下為玉寄肯古人無傷當時方之馬王不亦遠哉外恕推遜恭讓處不避澆怯而義勇在朝忘身吾友之善之願兒

子遵之昭先名假別傳曰假樂安博昌人世為著姓風習成故鄉人為之語曰釋氏翁任氏

相謂曰宿開任子燁天下賢人也今雖作賊那可入其鄉邪遂相帥而去由是聲聞遠近州郡並

招舉孝廉歷酸棗阿令般八歲喪母號泣不絕聲自然之哀同於成人故幼以至性見稱年十

四始學疑不再問三年中誦五經皆究其義兼包群言無不綜覽於時學者號之神童遂遇荒亂家貧賣魚會官說魚魚貴數倍假取直如常又與人共買生口各得八匹後生口家來贖時價直

性本

六十匹共買者欲隨時價取贖蝦自取本價八匹共買者懇亦還取本價比居者擅耕蝦地數十畝種之人以語蝦蝦曰我自以借之耳耕者聞之懇謝還地及邑中爭訟皆詣蝦質之然後意厭其子弟有不順者父兄竊數之曰汝所行豈可令任君知邪其禮教所化率皆如此會太祖創業召海內至德蝦應其舉為臨苗侯庶子相國東曹屬尚書郎文帝時為黃門侍郎每納忠言輒手書懷本自和禁省歸老不封帝嘉其淑慎累遷東郡趙郡河東太守所在化行有遺風餘教蝦為人淳粹凱悅虛已若不足恭敬如有良其修身履義皆沈默潛行不顯其美故時人少得稱之著書三十八篇凡四萬餘言蝦卒後故吏東郡程威趙國劉固河東上官崇等錄其事行及所著書奏之詔下祕書以貫詳言

若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汝其庶幾舉一隅耳及其用財先九族其施舍務周急其出入存故老其論議貴無貶其進仕尚忠節其取人務道實其處執戒驕淫其貧賤慎無戚其進退念合安其行事加九思如此而已吾復何憂哉青龍四年詔欲得有才智文章謀慮淵深料遠若近視昧而察籌不虛運策弗徒發端一小心清修密靜乾乾不解志尚在公者無限年齒勿拘貴賤卿校已上各舉一人太尉司馬宣王以相應選正始中轉在徐州封武觀亭侯遷征南將軍假節都督荆豫諸軍事和以為國有常衆戰無常勝地有常險守無常執今

五事
也
治及

屯苑去襄陽三百餘里諸軍散屯船在宣池有急不足相赴乃表徙治新野習水軍於三州廣農墾殖倉穀盈積嘉平初太傅司馬宣王既誅曹爽乃奏博問大臣得失和陳治略五事其一欲崇道篤學抑絕浮華使國子入太學而修庠序其二欲用考試考試猶準繩也未有舍準繩而意正曲直廢黜陟而空論能否也其三欲令居官者久於其職有治績則就增位賜爵其四欲約官實祿勵以廉恥不使與百姓爭利其五欲絕侈靡務崇節儉令衣服有章上下有敘儲穀畜帛反民於樸詔書褒讚因使按百官考課事和以為唐虞雖有黜陟之文而考課之法不垂周制冢宰之職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又無校比之制由此言之聖主明於任賢略舉黜陟之體以委達官之長而總其統紀故能否可得而知也其大指如此三年和奏孫權流放良臣適庶分爭可乘釁而制吳蜀白

此信六神其
東國一收

帝夷陵之間黔巫秭歸房陵皆在江北民夷與新城郡接可襲取也乃遣新城太守州泰襲巫秭歸房陵荆州刺史王基詣夷陵租詣江陵兩岸引竹組為橋渡水擊之賊奔南岸鑿七道並來攻於是租使積弩同時俱發賊大將施績夜遁入江陵城追斬數百級租欲引至平地與合戰乃先遣五軍按大道發還使賊望見以喜之以所獲鎧馬甲首馳環城以怒之設伏兵以待之績果追軍與戰克之績遁走斬其將鍾離茂許晏收其甲首旗鼓珍寶器仗振旅而還王基州泰皆有功於是遷租征南大將軍儀同三司進封京陵侯母丘儉文欽作亂引兵拒儉欽有功封二子亭侯關內侯進位驃騎將軍諸葛誕反租據石以逼江陵持施績全縣使不得東誕既誅詔曰昔孫臏佐趙直湊大梁西兵驟進亦所以成東征之業也增邑千戶并前四千七百戶遷司空持節都督如故甘

露四年薨謚曰穆侯子渾嗣咸熙中為越騎校尉

按晉書渾自越騎入晉累居方任平吳有功封冀州刺史深弟湛字處沖汝南太守湛子承字安期東海內史承子述字懷祖尚書令衛將軍述子坦之字文度北中郎將徐充二州刺史和諸子中湛最有德譽而承亦自為名士述及坦之並顯重於世為時盛門云自湛已下事見晉陽秋也

東來三王
伯嘉頭

王基字伯輿東萊曲城人也少孤與叔父翁居翁撫養甚篤基亦

以孝稱年十七郡召為吏非其好也遂去入琅邪界游學黃初中

察孝廉除郎中是時青土初定刺史王凌特表請基為別駕後召

為祕書郎凌復請還項之司徒王朗辟基凌不遣朗書劾州曰凡

家臣之良則升于公輔公臣之良則入于王職是故古者侯伯有

貢士之禮今州取宿衛之臣留祕閣之吏所希聞也凌猶不遣凌

流稱青土蓋亦由基協和之輔也大將軍司馬宣王辟基未至擢

為中書侍郎明帝盛修宮室百姓勞瘁基上疏曰臣聞古人以水

喻民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故在民上者不可以不戒懼夫

漢書周書氏載亦

民逸則慮易苦則思難是以先王居之以約儉俾不至於生患昔顏淵云東野子之御馬力盡矣而求進不已是以知其將敗今事役勞苦男女離曠願陛下深察東野之弊留意舟水之喻息奔駟於未盡節力役於未困昔漢有天下至孝文時唯有同姓諸侯而賈誼憂之曰置火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因謂之安也今寇賊未殄猛將擁兵檢之則無以應敵久之則難以遺後當盛明之世不務以除患若子孫不競社稷之憂也使賈誼復起必深切於曩時矣散騎常侍王肅著諸經傳解及論定朝儀改易鄭玄舊說而基據持玄義常與抗衡遷安平太守公事去官大將軍曹爽請爲從事中郎出爲安豐太守郡接吳寇爲政清嚴有威惠明設防備敵不敢犯加討寇將軍吳嘗大發衆集建業揚聲欲入攻揚州刺史諸葛誕使基策之基曰昔孫權再至合肥一至江夏其後全琮出廬

江朱然寇襄陽皆無功而還今陸遜等已死而權年老內無賢嗣中無謀主權自出則懼內釁卒起癰疽發潰遣將則舊將已盡新將未信此不過欲補綻支黨還自保護耳後權竟不能出時曹爽專柄風化陵遲基著時要論以切世事以疾徵還起家爲河南尹未拜爽伏誅基嘗爲爽官屬隨例罷其年爲尚書出爲荊州刺史加揚烈將軍隨征南王昶擊吳基別襲步協於夷陵協閉門自守基示以攻形而實分兵取雄父郎閣收米三十餘萬解虜安北將軍譚正納降數千口於是移其降民置夷陵縣賜爵關內侯基又表城上租徙江夏治之以偪夏口由是賊不敢輕越江明制度整軍農兼修學校南方稱之時朝廷議欲伐吳詔基量進趣之宜基對曰夫兵動而無功則威名折於外財用窮於內故必全而後用也若不資通川聚糧水戰之備則雖積兵江內無必渡之執矣今

長時日動火
子孫守之祀
之守不若
進守或於
之守不若
月待一天

江陵有沮漳二水溉灌膏腴之田以千數安陸左右陂池沃衍若水陸並農以實軍資然後引兵詣江陵夷陵分據夏口順沮漳資水浮穀而下賊知官兵有經久之執則拒天誅者意沮而向王化者益固然後率合蠻夷以攻其內精卒勁兵以討其外則夏口以上必拔而江外之郡不守如此吳蜀之交絕交絕而吳禽矣不然兵出之利未可必矣於是遂止司馬景王新統政基書戒之曰天下至廣萬機至猥誠不可不矜矜業業坐而待旦也夫志正則眾邪不生心靜則眾事不躁思慮審定則教令不煩親用忠良則遠近協服故知和遠在身定眾在心許允傅嘏袁侃崔贊皆一時正士有直質而無流心可與同政事者也景王納其言高貴鄉公即尊位進封常樂亭侯母丘儉文欽作亂以基為行監軍假節統許昌軍適與景王會於許昌景王曰君籌儉等何如基曰淮南之逆

非吏民思亂也儉等誑脅迫懼畏目下之戮是以尚羣聚耳若大兵臨逼必土崩瓦解儉欽之首不終朝而懸於軍門矣景王曰善乃令基居軍前議者咸以儉欽慄悍難與爭鋒詔基停駐基以為儉等舉軍足以深入而久不進者是其詐偽已露眾心疑沮也今不張示威形以副民望而停軍高壘有似畏懼非用兵之執也若或虜略人民又州郡兵家為賊所得者更懷離心儉等所迫脅者自顧非重不敢復還此為錯兵無用之地而成姦宄之源吳寇因之則淮南非國家之有譙沛汝豫危而不安此計之大失也軍宜速進據南頓南頓有大邸閣計足軍人四十日糧保堅城因積穀先人有奪人之心此平賊之要也基屢請乃聽進據潁水既至復言曰兵聞拙速未覩工遲之久方今外有疆寇內有叛臣若不時決則事之深淺未可測也議者多欲將軍持重將軍持重是也停

亦何故

軍不進非也。持重非不行之謂也。進而不可犯耳。今據堅城保壁，壘以積實資虜，縣運軍糧甚非計也。景王欲須諸軍集到，猶尚未許。基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彼得則利，我得亦利。是謂爭城南，頓是也。遂輒進據南頓。儉等從項亦爭欲往，發十餘里，聞基先到，復還保項。時兗州刺史鄧艾屯樂嘉，儉使文欽將兵襲艾。基知其執分進兵，偪項儉衆遂敗。欽等已平，遷鎮南將軍都督豫州諸軍事，領豫州刺史，進封安樂鄉侯。上疏求分戶二百賜叔父子喬爵，關內侯以報叔父拊育之德。有詔特聽諸葛誕反，基以本官行鎮東將軍都督揚豫諸軍事。時大軍在項，以賊兵精，詔基斂軍堅壘，基累啓求進討。會吳遣朱異來救，誕軍於安城。基又被詔引諸軍轉據北山。基謂諸將曰：今圍壘，轉固兵馬向集，但當精兵守備，以待越逸，而更移兵守險，使得放縱，雖有智者不能善後矣。遂守使。

空上疏曰：今與賊家對敵，當不動如山。若遷移依險，人心搖蕩，於執大損。諸軍並據深溝高壘，衆心皆定，不可傾動。此御兵之要也。書奏報聽，大將軍司馬文王進屯丘頭，分部圍守，各有所統。基督城東城南二十六軍，文王救軍吏入鎮南部界，一不得有所遣。城中食盡，晝夜攻壘，基輒拒擊破之。壽春既拔，文王與基書曰：初議者云：云求移者甚衆，時未臨履，亦謂空然。將軍深算利害，獨秉固志，上違詔命，下拒衆議，終至制敵禽賊。雖古人所述，不是過也。文王欲遣諸將輕兵深入，招迎唐咨等子弟，因釁有蕩覆吳之執。基諫曰：昔諸葛恪乘東關之勝，竭江表之兵，以圍新城，城既不拔，而衆死者大半。姜維因洮上之利，輕兵深入，糧餉不繼，軍覆上卦。夫大捷之後，上下輕敵，輕敵則慮難不深。今賊先敗於外，又內患未弭，是其修備設慮之時也。且兵出踰年，人有歸志。今俘馘十萬，罪

魏王待天下
士氣心荆州
基此論十有
持勝之要

此係于當日
氏姓者

人斯得自歷代征伐未有全兵獨克如今之盛者也武皇帝克袁紹於官渡自以所獲已多不復追奔懼挫威也文王乃止以淮南初定轉基為征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進封東武侯基上疏固讓歸功參佐由是長史司馬等七人皆侯是歲基母卒詔祕其凶問迎基父豹喪合葬洛陽追贈豹北海太守甘露四年轉為征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常道鄉公即尊位增邑千戶并前五千七百戶前後封子二人亭侯關內侯景元二年襄陽太守表吳賊鄧由等欲來歸化基被詔當因此震蕩江表基疑其詐馳驛陳狀且曰嘉平以來累有內難當今之務在於鎮安社稷緩寧百姓未宜動眾以求外利文王報書曰凡處事者多曲相從順鮮能確然其盡理實誠感忠愛每見規示輒敬依來指後由等竟不降司馬彪職

事詳於本傳曰景元二年春三月襄陽太守胡烈表上吳賊鄧由李光等同謀十八處欲來歸化遣將張吳鄭生并送質任充期欲令郡軍臨江迎拔大將軍司馬文王啓聞詔征南將軍王基

分諸軍使烈督萬人徑造沮水荊州義陽南屯空城承書風發若由等如期到者便當因此震蕩江表基疑賊詐降誘致官兵馳驛止文王說由等可疑之狀且當清澄未宜便舉重兵深入應之又曰夷陵東道當由車御至赤岸乃得度江西道當出箭溪口乃越平土皆山險狹竹木叢蔚卒有要害弩馬不陳今者筋角弩矜水潦方降廢盛農之務微難必之利此事之危者也昔子午之役兵行數百里而值霖雨橋閣破壞後糧腐敗而軍縣乏姜維深入不待輜重士眾飢餓覆車上却文欽唐咨舉吳重兵昧利壽春身沒不及此皆逆事之驗戒也嘉平以來累有內難當今之宜當鎮安社稷撫寧上下力農務木懷柔百姓水且動眾以求外利也得之未足為多失之傷損威重文王累得基書意疑尋救諸軍已上道者且宜停住所在須後節度基又言於文王曰昔漢祖納酈生之說欲封六國寤張良之謀而趣銷印公謀慮淺短誠不及留侯亦懼襄陽有食其之謬文王於是遂罷軍嚴後由等果不降是歲基薨追贈司空諡曰景侯子徽嗣早卒咸熙中開建五等以基著勳前朝改封基孫廙而以東武餘邑賜一子爵關內侯晉室踐阼下詔曰故司空王基既著德立勳又治身清素不營產業久在重任家無私積可謂身沒行顯足用勵俗者也其以奴婢二人賜其家評曰徐邈清尚弘通胡質素業貞粹王昶開濟識度王基學行堅白皆掌統方任垂稱著績可謂國之良臣時之彥士矣

終身府
宋

魏書二十八

魏書卷一百一十七

王母丘諸葛鄧鍾傳第二十八

三國志二十八

王凌字彥雲太原祁人也叔父允為漢司徒誅董卓卓將李傕郭

汜等為卓報仇入長安殺允盡害其家凌及兄晨時年皆少踰城

得脫亡命歸鄉里凌舉孝廉為發干長

掾屬文帝踐阼拜散騎常侍出為兗州刺史與張遼等至廣陵討

孫權臨江夜大風吳將呂範等船漂至北岸凌與諸將逆擊捕斬

首虜獲舟船有功封宜成亭侯加建武將軍轉在青州是時海濱

乘喪亂之後法度未整凌布政施教賞善罰惡甚有綱紀百姓稱

之不容於口後從曹休征吳與賊遇於夾石休軍失利凌力戰決

圍休得免難仍徙為揚豫州刺史咸得軍民之歡心始至豫州旌

諸人推鍾會可加以逆名郡艾有功名郡王于三賢乃心王字李連云然而此午一物也

諸人推鍾會可加以逆名郡艾有功名郡王于三賢乃心王字李連云然而此午一物也

太祖曰此子師兄子也所坐亦公耳於是主者選為驍騎主簿

魏略曰凌為長遇事髡刑五歲當道掃除時太祖車過問此何徒左右以狀對

凌考之凌

曹爽死後
凌考皆忠
于魏者而臣者
為晉禪六年
臣考得史
官考

先賢之後求未顯之士各有條教意義甚美初凌與司馬朗賈逵
友善及臨兗豫繼其名跡正始初為征東將軍假節都督揚州諸
軍事二年吳大將全琮數萬眾寇芍陂凌率諸軍逆討與賊爭塘
力戰連日賊退走進封南鄉侯邑千三百五十戶遷車騎將軍儀
同三司是時凌外甥令狐愚以才能為兖州刺史屯平阿舅甥並
典兵專淮南之重凌就遷為司空司馬宣王既誅曹爽進凌為太
尉假節鉞凌愚密協計謂齊王不任天位楚王彪長而才欲迎立
彪都許昌嘉平元年九月愚遣將張式至白馬與彪相問往來凌
又遣舍人勞精詣洛陽語子廣廣言廢立大事勿為禍先漢晉春秋曰凌愚謀
以帝幼制於疆臣不堪為主楚王長而才欲迎立之以興曹氏凌使人告廣廣曰凡舉大事應本
人情今曹爽以驕奢失民何平叔虛而不治丁單桓鄧雖並有宿望皆專競於世加變易朝典政
令數改所存雖高而事不下接民習於舊眾莫之從故雖執領四沛聲震天下同日所舉士減
半而百姓安之莫或之哀失民故也今懿情雖難量事未有逆而擢用賢能廣樹聲色修先朝之
政令副眾心之所求爽之所以為惡者彼莫不必改夙夜匪懈以恤民為先父子兄弟並握兵要
未易亡也凌不從臣松之以為如此言之類皆前史所不載而猶出習氏且制言法體不似於

凌考之凌

昔魏悉鑿齒其所自造者也其十一月愚復遣式詣彪未還會愚病死魏書曰愚字公治本名

烏丸校尉田豫討胡有功小違節度愚以法繩之帝怒械繫愚免官治罪詔曰凌何愚遂以名之
正始中為曹爽長史後出為兖州刺史魏略曰愚聞楚王彪有智勇初東郡有謠言云白馬河
出妖馬夜過官牧邊鳴呼眾馬皆應明日見其迹大如斛行數里還入河中又有謠言曰馬素羈
西南馳其誰乘者朱虎騎楚王小字朱虎故愚與王凌陰謀立楚王乃先使人通意於王言使君
謝王天下事不可知願王自愛彪亦陰知其意答言謝使君知厚意也二年熒惑守南斗凌謂斗中有星當有暴

貴者魏略曰凌聞東平民浩詳知星呼問詳疑凌有所挾欲悅其意不言三年春吳賊

塞涂水凌欲因此發大嚴諸軍表求討賊詔報不聽凌陰謀滋甚

遣將軍楊弘以廢立事告兖州刺史黃華華弘連名以白太傅司

馬宣王宣王將中軍乘水道討凌先下赦赦凌罪又將尚書廣東

使為書喻凌大軍掩至百尺逼凌凌自知執窮乃乘船單出迎宣

王遣掾王或謝罪送印綬節鉞軍到丘頭凌面縛水次宣王承詔

遣主簿解縛反服見凌慰勞之還印綬節鉞遣步騎六百人送還

京都凌至項飲藥死魏略載凌與太傅書曰卒聞神軍密發已在百尺雖知命窮盡遲

此中軍捕于
禁中不及
樹視外軍以
中軍近也

監以東宮之舊甚見親待出為洛陽典農時取農民以治宮室儉
上疏曰臣愚以為天下所急除者二賊所急務者衣食誠使二賊
不滅士民饑凍雖崇美宮室猶無益也遷荊州刺史青龍中帝圖
討遼東以儉有幹策徒為幽州刺史加渡遼將軍使持節護烏丸
校尉率幽州諸軍至襄平屯遼隧右北平烏丸單于寇婁敦遼西
烏丸都督率眾王護留等昔隨袁紹奔遼東者率眾五千餘人降
寇婁敦遣弟阿羅槃等詣闕朝貢封其渠率二十餘人為侯王賜
輿馬繒采各有差公孫淵逆與儉戰不利引還明年帝遣太尉司
馬宣王統中軍及儉等眾數萬討淵定遼東儉以功進封安邑侯
邑三千九百戶正始中儉以高句驪數侵叛督諸軍步騎萬人出
玄菟從諸道討之句驪王宮將步騎二萬人進軍沸流水上大戰
梁口梁音過宮連破走儉遂東馬縣車以登丸都屠句驪所都斬獲首

源丹府

虜以千數句驪沛者名得來數諫宮臣松之按東夷傳沛者句驪國之官名宮不從其言得

來歎曰立見此地將生蓬蒿遂不食而死舉國賢之儉令諸軍不

壞其墓不伐其樹得其妻子皆放遣之宮單將妻子逃竄儉引軍

還六年復征之宮遂奔買溝儉遣玄菟太守王順追之世語曰順字孔碩東萊人晉承

嘉中大賊王彌頂之孫過沃沮千有餘里至肅慎氏南界刻石紀功刊丸都之山

銘不耐之城諸所誅納八千餘口論功受賞侯者百餘人穿山漑

灌民賴其利遷左將軍假節監豫州諸軍事領豫州刺史轉為征

南將軍諸葛誕戰於東關不利乃令誕儉對換誕為鎮南都督豫

州儉為鎮東都督揚州吳太傅諸葛恪圍合肥新城儉與文欽禦

之太尉司馬孚督中軍東解圍恪退還初儉與夏侯玄李豐等厚

善揚州刺史前將軍文欽曹爽之邑人也驍果麤猛數有戰功好

增虜獲以微寵賞多不見許怨恨日甚儉以計厚待欽情好歡洽

後漢書卷之六

此一事軍中
大閱拔不
通鑑之所
陽潛兵就
于紫衣飲
見大兵驚
未嘗不為
云言書帝
化之飲道
將攻文帝
軍術校行
並高而相
通此此
日何勝

使監軍王基督前鋒諸軍據南頓以待之令諸軍皆堅壁勿與戰
儉欽進不得鬪退恐壽春見襲不得歸計窮不知所為淮南將士
家皆在北衆心沮喪降者相屬惟淮南新附農民為之用大將軍
遣兗州刺史鄧艾督泰山諸軍萬餘人至樂嘉示弱以誘之大將
軍尋自洙至欽不知果夜來欲襲艾等會明見大軍兵馬盛乃引
還魏氏春秋曰欽中子淑小名贊年尚幼勇力絕人謂欽曰及其未定擊之可破也於是作為二
隊夜夾攻軍淑率壯士先至大呼大將軍軍中震擾欽後期不應會明淑退欽亦引還魏末
傳曰殿中人姓丹字大目小為曹氏家奴常侍在帝側大將軍將俱行大目知大將軍一目已突
出啓云文欽本是明公腹心但為人所誤耳又天子鄉里大目昔為文欽所信乞得追解語之令
還與公復好大將軍聽遣大目單身往乘大馬被鎧貫追及欽遙相與語大目心實欲曹氏安謬
言君侯何苦若不可復忍數日中也欲使欽解其首欽殊不悟乃更厲聲罵大目汝先帝家人不
念報恩而反與司馬師作逆不顧上天天不祐汝乃張
引傳矢欲射大目大目涕泣曰世事敗矣善自努力也

大將軍縱驍騎追擊大破之
欽遁走是日儉聞欽戰敗恐懼夜走衆潰比至慎縣左右人兵稍
棄儉去儉獨與小弟秀及孫重藏水邊草中安風津都尉部民張
屬就射殺儉傳首京都屬封侯秀重走入吳將士諸為儉欽所迫

脅者悉歸降

欽與郭淮書曰大將軍昭伯與太傅俱受顧命登牀把臂託付天下此遠近
所知後以執利乃絕其祀及其親黨皆一時之俊可為痛心奈何奈何公侯特

與大司馬公恩親分著義貫金石當此之時想益毒痛有不可堪也王太尉嫌其專朝潛欲舉兵
事竟不捷復受誅夷害及楚王想甚追恨太傅既亡然其子師繼承父業肆其虐暴日月滋甚放
主殺后殘戮忠良包藏禍心遂至篡弑此可忍也孰不可忍欽以名義大故事君有節忿憤內發
忘寢與食無所吝願也會母丘子那自與父書騰說公侯盡事主之義欲奮白髮同符太公惟須
東問影響相應間問之日能不慷慨是以不顧妻孥之痛即與母丘鎮東舉義兵三萬餘人西趨
京師欲扶持王室掃除姦逆企踵西望不得聲聞魯望高子不足喻矣夫當仁不讓况救君之難
度道遠艱故不果期要耳然同舟共濟安危執同禍福已連非言飾所解自公侯所明也共事曹
氏積信魏朝行道之人皆所知見然在朝之士冒利偷生烈士所恥公侯所賤賈豎所不忍為也
况當塗之士邪軍屯住項小人以閏月十六日別進兵就於樂嘉城討師師之徒衆尋時崩潰其
所斬截不復訾原但當長驅徑至京師而流言先至母丘不復詳之更謂小人為誤諸軍便爾瓦
解母丘還走追尋釋解無所及小人還項復過王基等十二軍追尋母丘進兵討之即時克破所
向全勝要那後無繼何孤軍梁昌進退失所還據壽春春復走狼狽蹟閱無復他計惟當歸命
大兵借兵乞食繼踵伍員耳不若僕隸如何快心復君之讐永使曹氏少享血食此亦大國之所
祐念也想公侯不使程嬰杵臼擅名於前代而使大魏獨無鷹揚之士與今人吳敦崇大義深見
愍悼然僕於國大分連接遠同一執日欲俱舉分分中國不願偏取以為已有公侯必欲共忍帥
冒懷宏廣大執恐秦川之卒不可孤舉今者之計宜屈已伸人託命歸漢東西俱舉爾乃可克定
帥黨耳深思鄙言若愚計可從宜使漢軍克制期要使六合校考與周召同封以託付兒孫此亦
非小事也大丈夫寧處其落落是以遠呈忠忠時望嘉應時郭淮已卒欽未知故有此書世語
曰母丘儉之誅黨與七百餘人傳侍御史杜友治獄惟舉首事十人餘皆奏
儉子甸為治

書侍御史先時知儉謀將發私出將家屬逃走新安靈山上別攻

杜子治

瓜元改

仙心術

何苦年
下若年

下之夷儉三族

世語曰：甸字子那，有名京邑，齊王之廢也。甸謂儉曰：大人居方嶽，重任國

問屈順所在，云不來，無能為也。儉初起兵，遣子宗四人入吳，太康中，吳平，宗兄弟皆還中國。宗字子仁，有儉風，至零陵太守。宗子與巴東監軍益州刺史習鑿齒曰：母丘儉感明帝之顧命，故為此役。君子謂母丘儉事雖不成，可謂忠臣矣。夫竭節而赴義者，我也。成之與敗者，時也。我苟無時，成何可必乎？忘我而不自必，乃所以為忠也。古人有言：死者復生，生者不愧。若母丘儉，可謂能不愧也。欽亡入吳，吳以欽為都護，假節鎮北大將軍，幽州牧，譙侯。欽降吳

此表後人仍
保其有
公之謀
也何自
二重

命不幸，常諫魏國，兩絕於天。雖側伏，隅都自知無路。司馬師滔天作逆，廢害一主，幸矣。高恭惡不足喻，欽累世受魏恩，烏鳥之情，竊懷憤踊。在三之義，期於弊仆，前與母丘儉郭淮等俱舉義兵，當共討師，掃除凶孽。誠臣懷憤，愚管所執，智慮淺薄，微節不騁，進無所依，悲痛切心，退惟不能扶翼。本朝愧愧，俯仰靡所自厝，冒緣古義，固有所歸。庶假天威，得展萬一，僭仆之日，亦所不恨。輒相率將歸命，聖化慙偷苟生，非辭所陳。謹上還所受魏使持節前將軍山桑侯印綬，臨表惶惑，伏須罪誅。魏書曰：欽字仲若，譙郡人。父穆，建安中為騎將，有勇力。欽少以名將子，材武見稱。魏風反，欽坐與諷辭語相連，及下獄，掠笞數百，當死。太祖以稷故赦之。太和中，為五營校督，出為牙門將。欽性剛暴，無禮所在，倨傲陵上，不奉官法，輒見奏遣。明帝抑之後，復以為淮南牙門將，轉為廬江太守。鷹揚將軍王凌奏欽貪殘，不空無邊，求免官治罪。由是徵欽還，曹爽以欽鄉里，厚養待之，不台。欽事復還廬江，加冠軍將軍，貴寵踰前。欽以故益驕，好自矜伐，以壯勇高人，頗得虛名於三軍。曹爽誅後，進欽為前將軍，以安其心。後代諸葛誕為揚州刺史，自曹爽之誅，欽常內懼與諸葛誕相惡，無所與謀。會誕去兵，母丘儉往，乃陰其結謀，戰敗走。晝夜間行，追者不及，遂得入吳。孫峻厚待之，欽雖在他國，不能屈節，下人自呂據、朱異等諸大將皆憎疾之。惟峻常左右之。

諸葛誕字公休，琅邪陽都人。諸葛豐後也。初以尚書郎為滎陽令。

魏氏春秋曰：誕為郎，與僕射杜幾試船，聞河遭風覆沒，誕亦俱溺。虎賁浮河救誕，誕曰：先救杜侯，誕飄于岸，絕而後蘇。入為吏部郎，人有所屬

言輒顯其言而承用之。後有當否，則公議其得失，以為褒貶。自是

羣僚莫不慎其所舉，累遷御史中丞。尚書與夏侯玄、鄧颺等相善，

收名朝廷，京都翕然言事者以誕颺等修浮華，合虛譽，漸不可長。

明帝惡之，免誕官。世語曰：是時當世俊士散歸，常時夏侯玄尚書，諸葛誕鄧颺之徒，其

復以誕為御史中丞。尚書出為揚州刺史，加昭武將軍，王凌之陰

謀也。太傅司馬宣王潛軍東伐，以誕為鎮東將軍，假節都督揚州

諸軍事，封山陽亭侯。諸葛恪與東關遣誕督諸軍討之，與戰不利，

還徙為鎮南將軍。後母丘儉、文欽反，遣使詣誕，招呼豫州士民，誕

斬其使，露布天下，令知儉、欽凶逆。大將軍司馬景王東征，使誕督

豫州諸軍，渡安風津，向壽春。儉、欽之破也，誕先至壽春。壽春中十

此後為
任任何中
不味去若不交
二千先為不美
世使夫人可及
濟之效
矣

水御覽
任也
字通能

卷之三
相有及其手
為心家第說
其志何不以
其心何不以

餘萬口聞儉欽敗恐誅悉破城門出流迸山澤或散走入吳以誕
久在淮南乃復以為鎮東大將軍儀同三司都督揚州吳大將孫
峻呂據留贊等聞淮南亂會文欽往乃帥眾將欽徑至壽春時誕
諸軍已至城不可攻乃走誕遣將軍蔣班追擊之斬贊傳首收其
印餽進封高平侯邑三千五百戶轉為征東大將軍誕既與玄颺
等至親又王凌母丘儉累見夷滅懼不自安傾帑藏振施以結眾
心厚養親附及揚州輕俠者數千人為死士魏書曰誕賞賜過度有犯死罪者制以活之甘露
元年冬吳賊欲向徐堪計誕所督兵馬足以待之而復請十萬眾
守壽春又求臨淮築城以備寇內欲保有淮南朝廷微知誕有自
疑心以誕舊臣欲入度之二年五月徵為司空誕被詔書愈恐遂
反召會諸將自出攻揚州刺史樂綝殺之世語曰司馬文王既秉朝政長史賈充以為空遣參佐慰勞四征於
是遣充至壽春充還各文王誕既在揚州有威名民望所歸今徵必不來禍小事淺不徵事遲禍
大乃以為司空書至誕曰我作公當在王文舒後今便為司空不遣使者健步齋書使以兵付樂

昭代先象改
未有恩威及
人委時以言
詳代衣誕之
忘其先之忠
若為之也

伶飲插出
改誕問日
守志何是故
猶為下天
三朋何事
去死若一
于子語不
以此

就斬之魏末傳曰賈充與誕相見談說時事因謂誕曰洛中諸賢皆願禪代君所知也君以為
云何誕厲色曰卿非賈豫州子世受魏恩如何負國欲以魏室輸人乎非吾所忍聞若洛中有難
吾當死之充默然誕既被徵請諸牙門置酒飲宴呼牙門徒兵皆賜酒令醉謂眾人曰前作千人
鎧杖始成欲以擊賊今當還洛不復得用欲暫出將見人游戲須臾還耳諸君且止乃嚴鼓將士
七百人出樂綝聞之閉州門誕歷南門宣言曰當還洛邑暫出游戲揚州何為閉門見備前至東
門東門復閉乃使兵緣城攻門州人悉走因風放火焚其府庫遂殺綝誕表曰臣受國重任統兵
在東揚州刺史樂綝專詐說臣與吳交通又言被詔當代臣位無狀日久臣奉國命以死自立終
無異端念綝不忠輒將步騎七百人以六月六日討綝即斬首函頭驛馬傳送若聖朝明臣臣
即魏臣不明臣臣即吳臣不勝發憤有且謹拜表陳愚悲感泣血哽咽斷絕不知所如乞朝廷察
臣至誠臣松之以為魏末傳所言欽淮南及淮北郡縣屯田口十餘萬官
率皆鄙陋疑誕表言曲不至於此也
兵揚州新附者勝兵四五萬人聚穀足一年食閉城自守遣長史
吳綱將小子覲至吳請救世語曰黃初末吳人發長沙王吳芮冢以其塋於臨湘為孫堅立廟芮容貌如生衣服不朽後像發者見吳綱曰君
何類長沙王吳芮但微短耳綱瞿然曰是先祖也君何由見之見者言所由綱曰君
曰更葬否答曰即更葬矣自芮之卒年至冢發四百餘年綱芮之十六世孫矣吳人大喜遣
將全懌全端唐咨王祚等率二萬眾密與文欽俱來應以誕為左
都護假節大司徒驃騎將軍青州牧壽春侯是時鎮南將軍王基
始至督諸軍圍壽春未合咨欽等從城東北因山乘險得將其眾

卷之三

突入城六月車駕東征至項大將軍司馬文王督中外諸軍二十
六萬衆臨淮討之大將軍屯丘頭使基及安東將軍陳騫等四面
合圍表裏再重塹壘甚峻又使監軍石苞兗州刺史州泰等簡銳
卒爲游軍備外寇欽等數出犯圍逆擊走之吳將朱異再以大眾
來迎誕等渡黎漿水泰等逆與戰每摧其鋒孫綝以異戰不進怒
而殺之城中食轉少外救不至衆無所恃將軍蔣班焦彝皆誕爪
牙計事者也棄誕踰城自歸大將軍漢晉春秋曰蔣班焦彝言於諸葛誕曰朱
異等以大眾來而不能進孫綝殺異而歸
江東所以發兵爲各而內實坐須成敗其歸可見矣今空及衆心尚固士卒思用并力決死攻其
一面雖不能盡殲猶可存全者欽曰江東乘戰勝之威久矣未有難北方者也况公今舉十餘
萬之衆內附而欽與全端等皆同居死地父兄弟盡在江表就孫綝不欲主上及其親戚豈肯
聽乎且中國無歲無車軍民並疲今守我一年執力已困異圖生心變故將起以往準今可計日
而望也班彝固勸之欽怒而誕欲殺班二人
懼且知誕之必敗也十一月相攜而降大將軍乃使反間以奇變說全懌等
懌等率其衆數千人開門來出城中震懼不知所爲三年正月誕
欽咨等大爲攻其晝夜五六日攻南圍欲決圍而出漢晉春秋曰欽
曰蔣班焦彝謂我

不能出而走全端全懌又率衆逆降此敵無備之時
也可以戰矣誕及唐咨等皆以爲然遂共悉衆出攻圍上諸軍臨高以發石車火

箭逆燒破其攻具弩矢及石雨下死傷者蔽地血流盈野復還入

城城內食轉竭降出者數萬口欽欲盡出北方人省食與吳人堅

守誕不聽由是爭恨欽素與誕有隙徒以計合事急愈相疑欽見

誕計事誕遂殺欽欽子鴛及虎將兵在小城中聞欽死勒兵馳赴

之衆不爲用鴛虎單走踰城出自歸大將軍軍吏請誅之大將軍

令曰欽之罪不容誅其子固應當戮然鴛虎以窮歸命且城未拔

殺之是堅其心也乃赦鴛虎使將兵數百騎馳巡城呼語城內云

文欽之子猶不見殺其餘何懼表鴛虎爲將軍各賜爵關內侯城

內喜且擾又曰飢困誕咨等智力窮大將軍乃自臨圍四面進兵

同時鼓譟登城城內無敢動者誕窘急單乘馬將其麾下突小城

門出大將軍司馬胡奮部兵逆擊斬誕傳首夷三族誕麾下數百

身力誠善作傳
多揚芳美矣
日一也

外國既合之
根多資其心
湯武不素不
財天字之無
士實恒性其
遠則何依矣
中一取身其
馬眼樹調其
勝更為其可
年

唐亦非巨補
日其由得生
并張三為四身

人坐不降見斬皆曰為諸葛公死不恨其得人心如此千寶晉紀曰數百人拱手為列

命其主以兵救人既不能克又束手於敵吾弗取也乃免曹曹陣而死唐各王祚及諸碑

將皆面縛降吳兵萬眾器仗軍實山積初圍壽春議者多欲急攻

之大將軍以為城固而眾多攻之必力屈若有外寇表裏受敵此

危道也今三叛相聚於孤城之中天其或者將使同就戮吾當以

全策縻之可坐而制也誕以二年五月反三年二月破滅六軍按

甲深溝高壘而誕自困竟不煩攻而克千寶晉紀曰初壽春每歲雨潦淮水溢常淹城邑故文王之築圍也誕笑之曰

是固不攻而自敗也及大軍之攻元早踰凡城既陷是日大雨圍壘皆毀誕

子觀字仲思吳平還晉觀子恢字道明位至尚書令追贈左光祿大夫開府及破壽春議

者又以為淮南仍為叛逆吳兵室家在江南不可縱空悉坑之大

將軍以為古之用兵全國為上戮其元惡而已吳兵就得亡還適

可以示中國之弘耳一無所殺分布三河近郡以安處之唐咨本

利城人黃初中利城郡反殺太守徐箕推咨為主文帝遣諸軍討

破之咨走入海遂亡至吳官至左將軍封侯持節誕欽屠戮咨亦

生禽三叛既獲天下快焉傅子曰宋建惟牛禱賽終自焚滅文欽曰祠祭事天斬於人手諸葛誕夫婦聚會神平淫祀求福伏尸淮南舉族誅

夷此天下所共見足為明鑒也拜咨安遠將軍其餘裨將咸假號位吳眾悅服江東感

之皆不誅其家其淮南將吏士民諸為誕所脅略者惟誅其首逆

餘皆赦之聽鴛虎收斂欽喪給其車牛致葬舊墓習鑿齒曰自是天下畏威懷德矣君子謂司馬

大將軍於是役也可謂能以德懷矣夫建業者異矣各行所向而不能兼并也故窮武之繼斃於

不仁有義之國喪於懦退今一征而禽三叛大虜吳眾席卷淮浦俘馘十萬可謂壯矣而未及安

坐喪王基之功種惠吳人結異類之情寵鴛莖欽忘疇昔之際不咎誕眾使揚上懷愧功高而人

樂其成業廣而敵懷其德武昭既敷文算又洽推此道也天下其孰能當之哉喪王基語在基傳

鴛一名倂晉諸公贊曰倂後為將軍破涼州虜各聞天下太康中為東夷校尉假節當之職入

辭武帝帝見而惡之託以他事免倂官東安公孫諸葛誕外孫欲殺倂因誅楊駿誣倂謀逆遂夷

族三

鄧艾字士載義陽棘陽人也少孤太祖破荊州徙汝南為農民養

犢年十二隨母至潁川讀故太丘長陳寔碑文言文為世範行為

士則艾遂自名範字士則後宗族有與同者故改焉為都尉學士

卷四十四

以口吃不得作幹佐為稻田守叢草吏同郡吏父憐其家貧資給甚厚艾初不稱謝每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軍營處所時人多笑焉後為典農綱紀上計吏因使見太尉司馬宣王宣王奇之辟

之為掾

世語曰鄧艾少為襄城典農部民與石苞皆年十二三謁者陽翟郭玄信武帝監軍郭誕元奔之子建安中少府吉本起兵許都玄信坐被刑在家從典農司馬求入御

相艾後為典農功曹奉使詣宣王由此見知遂被拔擢

為滅賊資使艾行陳項已東至壽春艾以為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引水澆溉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乃著濟

河論以喻其指又以為昔破黃巾因為屯田積穀於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為

大役陳蔡之間上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

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水豐

常收三倍於西計除眾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為軍資六七年間可

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眾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往而

不克矣宣王善之始二年乃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

大軍興眾汎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備而無水害艾所建也出

參征西軍事遷南安太守嘉平元年與征西將軍郭淮拒蜀偏將

軍姜維維退淮因西擊羌艾曰賊去未遠或能復還宜分諸軍以

備不虞於是留艾屯白水北三日維遣廖化自白水南向艾結營

艾謂諸將曰維今卒還吾軍人少法當來渡而不作橋此維使化

持吾令不得還維必自東襲取洮城洮城在水北去艾屯六十里

艾即夜潛軍徑到維果來渡而艾先至據城得以不敗賜爵關內

侯加討寇將軍後遷城陽太守是時并州右賢王劉豹并為一部

艾上言曰戎狄獸心不以義親疆則侵羸弱則內附故周宣有獫

狁之寇漢祖有平城之困每匈奴一盛為前代重患自單于在外

按音書食貨志宣王善之皆如艾計施行是北臨淮水自鐘離而南橫石以西盡泗水四百餘里五里置一營營六十人且田且守兼修廣漕渠百尺渠上引河流下河漕大於諸波于趙南魏北守渠三百餘里以田三萬頃唯西引比皆相連接自壽春到淮師東官兵田雜大九四官七種每東南有事三萬戶南府引四萬戶艾傳則志是也本善所當補入按音書同度廣渠在漢書地理志有魏所引數別有魏所引志五文按魏志比但表引引引引引

世修周大史
中何書補入

江使邪飲
前之志有
遠慮

親艾科位列
知一甚也
日馬昭謂格
格言以主格
者子于要也
格言國脈格
格于之政外
格者一後民
六未格也

世修周大史
中何書補入

世修周大史
中何書補入

莫能牽制長卑誘而致之使來入侍由是羌夷失統合散無主以

單于在內萬里順軌今單于之尊日疏外土之威寢重則胡虜不

可不深備也聞劉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為二國以分其勢去卑

功顯前朝而子不繼業宜加其子顯號使居屬門離國弱寇追錄

舊勲此御邊長計也又陳羌胡與民同處者宜以漸出之使居民

表崇廉恥之教塞姦宄之路大將軍司馬景王新輔政多納用焉

遷汝南太守至則尋求昔所厚已吏父久以死遺吏祭之重遺其

母舉其子與計吏艾所在荒野開闢軍民並豐諸葛恪圍合肥新

城不克退歸艾言景王曰孫權已沒大臣未附吳名宗大族皆有

部曲阻兵仗勢足以建命恪新秉國政而內無其主不念撫恤上

下以立根基競於外事虐用其民悉國之衆頓於堅城死者萬數

載禍而歸此恪獲罪之日也昔子胥吳起商鞅樂毅皆見任時君

主沒而敗況恪才非四賢而不慮大患其亡可待也恪歸果見誅

遷兗州刺史加振威將軍上言曰國之所急惟農與戰國富則兵

彊兵彊則戰勝然農者勝之本也孔子曰足食足兵食在兵前也

上無設爵之勸則下無財畜之功今使考績之賞在於積粟富民

小忘存之各邑乎臣之氣甚良高貴郎公即尊位進封方城亭侯

嘉城作浮橋司馬景王至遂據之文欽以後大軍破敗於城下艾

追之至丘頭欽奔吳吳大將軍孫峻等號十萬衆將渡江鎮東將

軍諸葛誕遣艾據肥陽艾以與賊執相遠非要害之地輒以屯陽

亭遣泰山太守諸葛緒等於黎漿拒戰逐走之其年徵拜長水校

尉以破欽等功進封方城鄉侯行安西將軍解雍州刺史王經圍

於狄道姜維退駐鍾提乃以艾為安西將軍假節領護東羌校尉

輒以此陽身 至後乃存以作移

陽元松
遂然遂

任世周大史行
中如吉補入

江使郭欽
前已志有世
遠子處

親父林格列
如王基忠於
日馬而謂格
格于王基忠
若于王基忠
也
格于王基忠
也
格于王基忠
也
格于王基忠
也

此格
與王基忠
人
性同

後漢以王基
格也作此非

莫能牽制長卑誘而致之使來入侍由是羌夷失統合散無主以
單于在內萬里順軌今單于之尊日疏外土之威寢重則胡虜不
可不深備也聞劉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為二國以分其勢去卑
功顯前朝而子不繼業宜加其子顯號使居屬門離國弱寇追錄
舊勲此御邊長計也又陳羌胡與民同處者宜以漸出之使居民
表崇廉恥之教塞姦宄之路大將軍司馬景王新輔政多納用焉
遷汝南太守至則尋求昔所厚已吏父久以死遺吏祭之重遺其
母舉其子與計吏艾所在荒野開闢軍民並豐諸葛恪圍合肥新
城不克退歸艾言景王曰孫權已沒大臣未附吳名宗大族皆有
部曲阻兵仗勢足以建命恪新秉國政而內無其主不念撫恤上
下以立根基競於外事虐用其民悉國之衆頓於堅城死者萬數
載禍而歸此恪復罪之日也昔子胥吳起商鞅樂毅皆見任時君
主沒而敗况恪才非四賢而不慮大患其亡可待也恪歸果見誅

遷兗州刺史加振威將軍上言曰國之所急惟農與戰國富則兵
彊兵彊則戰勝然農者勝之本也孔子曰足食足兵食在兵前也
上無設爵之勸則下無財畜之功今使考績之賞在於積粟富民
則交游之路絕浮華之原塞矣高貴鄉公即尊位進封方城亭侯
母丘儉作亂遣健步齋書欲疑惑大眾艾斬之兼道進軍先趣樂
嘉城作浮橋司馬景王至遂據之文欽以後大軍破敗於城下艾
追之至丘頭欽奔吳吳大將軍孫峻等號十萬眾將渡江鎮東將
軍諸葛誕遣艾據肥陽艾以與賊執相遠非要害之地輒以屯附
亭遣泰山太守諸葛緒等於黎漿拒戰逐走之其年徵拜長水校
尉以破欽等功進封方城鄉侯行安西將軍解雍州刺史王經圍
於狄道姜維退駐鍾提乃以艾為安西將軍假節領護東羌校尉

陽元板
逐其逐

議者多以為維力已竭未能更出。艾曰：洮西之敗非小失也。破軍殺將，倉廩空虛，百姓流離，幾於危亡。今以策言之，彼有乘勝之執，我有虛弱之實，一也。彼上下相習，五兵犀利，我將易兵新器，仗未復二也。彼以船行，吾以陸軍，勞逸不同，三也。狄道隴西南安祁山各當有守，彼專為一，我分為四，四也。從南安隴西因食羌穀，若趣祁山，熟麥千頃為之縣餌，五也。賊有點數，其來必矣。頃之維果向艾爭險不克，其夜渡渭東行緣山，趣上邽，艾與戰於段谷，大破之。甘露元年，詔曰：逆賊姜維連年狡黠，民夷騷動，西土不寧。艾等畫有方忠勇奮發，斬將十數，馘首千計，國威震於巴蜀，武聲揚於江岷。今以艾為鎮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進封鄧侯，分五百戶封子忠為亭侯。二年，拒姜維於長城，維退還，遷征西將軍，前後增邑

以不敘事故略
少結梅

凡六千六百戶。景元三年，又破維於侯和，維却保沓中。四年秋，詔諸軍征蜀，大將軍司馬文王皆指授節度，使艾與維相綴連。雍州刺史諸葛緒要維，令不得歸，艾遣天水太守王頌等直攻維營。隴西太守牽弘等邀其前，金城太守楊欣等詣甘松，維聞鍾會諸軍已入漢中，引退。還，欣等追躡於彊川口，大戰，維敗走，聞雍州已塞道，屯橋頭，從孔函谷入北道，欲出雍州。後諸葛緒聞之，却還三十里，維入北道三十餘里，聞緒軍却，尋還。從橋頭過，緒趣截維，較一日不及，維遂東引，還守劔閣。鍾會攻維，未能克。艾上言：今賊摧折，空遂乘之，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趣涪，出劔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劔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劔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軍志有之，曰：攻其不備，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虛，破之必矣。冬十月，艾自陰平遵行無人之地，七百

安漢云... 危殆艾以... 遣子惠唐亭侯忠等出其右司馬師纂等出其左忠纂戰不利並退還曰賊未可擊艾怒曰存亡之分在此一舉何不可之有乃叱忠纂出將斬之忠纂馳還更戰大破之斬瞻及尚書張遵等首進軍到雒劉禪遣使奉皇帝璽綬為箋詣艾請降艾至成都禪率太子諸王及羣臣六十餘人面縛輿櫬詣軍門艾執節解縛焚灑受而宥之檢御將士無所虜略綏納降附使復舊業蜀人稱焉輒依鄧禹故事承制拜禪行驃騎將軍太子奉車諸王駙馬都尉蜀羣司各隨高下拜為王官或領艾官屬以師纂領益州刺史隴西太守牽弘等領蜀中諸郡使於縣竹築臺以為京觀用彰戰功士卒

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為艱險又糧運將匱頻於危殆艾以羶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由蜀守將馬邈降蜀衛將軍諸葛瞻自涪還縣竹列陳待艾艾遣子惠唐亭侯忠等出其右司馬師纂等出其左忠纂戰不利並退還曰賊未可擊艾怒曰存亡之分在此一舉何不可之有乃叱忠纂出將斬之忠纂馳還更戰大破之斬瞻及尚書張遵等首進軍到雒劉禪遣使奉皇帝璽綬為箋詣艾請降艾至成都禪率太子諸王及羣臣六十餘人面縛輿櫬詣軍門艾執節解縛焚灑受而宥之檢御將士無所虜略綏納降附使復舊業蜀人稱焉輒依鄧禹故事承制拜禪行驃騎將軍太子奉車諸王駙馬都尉蜀羣司各隨高下拜為王官或領艾官屬以師纂領益州刺史隴西太守牽弘等領蜀中諸郡使於縣竹築臺以為京觀用彰戰功士卒

安漢云... 死事者皆與蜀兵同共埋藏艾深自矜伐謂蜀士大夫曰諸軍賴遭某故得有今日耳如遇吳漢之徒已殄滅矣又曰姜維身一時

死事者皆與蜀兵同共埋藏艾深自矜伐謂蜀士大夫曰諸軍賴遭某故得有今日耳如遇吳漢之徒已殄滅矣又曰姜維身一時雄兒也與某相值故窮耳有識者笑之十二月詔曰艾懼威奮武深入虜庭斬將塞旗梟其鯨鯢使僭號之主稽首係頸歷世通誅一朝而平兵不踰時戰不終日雲徹帝卷蕩定巴蜀雖白起破彊楚韓信克勁趙吳漢禽子陽亞夫滅七國計功論美不足比勲也其以艾為太尉增邑二萬戶封子二人亭侯各食邑千戶袁子曰諸也而驟用蜀兵此知小國弱民難以久存也今國家一舉而滅蜀自征伐之功未有如此之速者也方鄧艾以萬人入江由之危險鍾會以二十萬眾留劔閣而不得進三軍之士已飢艾雖戰勝克將使劉禪數日不降則二將之軍難以反矣故功業如此之難也國家所有壽春之役後有滅蜀之勞百姓貧而倉廩虛故小國之慮在於時立功以自存大國之慮在於既勝而力竭成功之後戒懼艾言司馬文王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執以乘吳吳人震恐席卷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使用且徐緩之留隴右兵二萬人蜀兵二萬人煮鹽興冶為軍農要用竝作

危殆艾以... 遣子惠唐亭侯忠等出其右司馬師纂等出其左忠纂戰不利並退還曰賊未可擊艾怒曰存亡之分在此一舉何不可之有乃叱忠纂出將斬之忠纂馳還更戰大破之斬瞻及尚書張遵等首進軍到雒劉禪遣使奉皇帝璽綬為箋詣艾請降艾至成都禪率太子諸王及羣臣六十餘人面縛輿櫬詣軍門艾執節解縛焚灑受而宥之檢御將士無所虜略綏納降附使復舊業蜀人稱焉輒依鄧禹故事承制拜禪行驃騎將軍太子奉車諸王駙馬都尉蜀羣司各隨高下拜為王官或領艾官屬以師纂領益州刺史隴西太守牽弘等領蜀中諸郡使於縣竹築臺以為京觀用彰戰功士卒

舟船豫順流之事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必歸化可不征而定也

今宜厚劉禪以致孫休安士民以來遠人若便送禪於京都吳以

為流徙則於向化之心不勸宜權停留須來年秋冬比爾吳亦足

平以為可封禪為扶風王錫其資財供其左右郡有董卓塢為之

宮舍爵其子為公侯食郡內縣以顯歸命之寵開廣陵城陽以待

吳人則畏威懷德望風而從矣文王使監軍衛瓘喻艾事當須報

不空輒行艾重言曰銜命征行奉指授之策元惡既服至於承制

拜假以安初附謂合權宜今蜀舉眾歸命地盡南海東接吳會宜

早鎮定若待國命往復道途延引日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

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今吳未賓執與蜀連不可拘常以失

事機兵法進不求名退不避罪艾雖無古人之節終不自嫌以損

于國也

徵艾

魏氏春秋曰艾仰天歎曰艾忠臣也一至此乎白起之酷復見於今日矣

艾父子既囚鍾會至成都先送艾然

後作亂會已死艾本營將士追出艾檻車迎還瓘遣田續等討艾

遇於縣竹西斬之子忠與艾俱死餘子在洛陽者悉誅徙艾妻子

及孫於西域

漢晉春秋曰初艾之下江由也以續不進欲斬既而捨之及瓘遣續謂曰可

坐山上而有流水以問殄虜護軍爰邵邵曰按易卦山上有水曰

蹇蹇繇曰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孔子曰蹇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

東南其道窮也往必克蜀殆不還乎艾憮然不樂

荀綽冀州記曰邵起自

尉王凌謀廢齊王而王竟不足以守位征西將軍鄧艾矜功失節

實應大辟然被書之曰罷遣人衆束手受罪比於求生遂為惡者

并討曹芳

自魏不空

艾且許還

王虎中畏其
力屬士載
情其被也
此
王虎中畏其
力屬士載
情其被也
此

誠復不同。今大赦得還，若無子孫者，聽使立後，令祭祀不絕。三年議郎段灼上疏理艾曰：艾心懷至忠，而荷反逆之名，平定巴蜀，而受夷滅之誅，臣竊悼之，惜哉！言艾之反也。艾性剛急，輕犯雅俗，不能協同朋類，故莫肯理之。臣敢言艾不反之狀。昔姜維有斷隴右之志，艾修治備守，積穀強兵，值歲凶旱，艾為區種，身被烏衣，手執耒耜，以率將士，上下相感，莫不盡力。艾持節守邊，所統萬數，而難僕虜之勞，士民之役，非執節忠勤，孰能若此？故落門段谷之戰，以少擊多，摧破彊賊。先帝知其可任，委艾廟勝，授以長策。艾受命忘身，束馬縣車，自投死地，勇氣陵雲，士眾乘執，使劉禪君臣面縛，义手屈膝。艾功名以成，當書之竹帛，傳祚萬世。七十老公，反欲何求？艾誠恃養育之恩，心不自疑，矯命承制，權安社稷。雖違常科，有合古義，原心定罪，本在可論。鍾會忌艾威名，構成其事，忠而受誅。

信而見疑，頭懸馬市，諸子并斬，見之者垂泣，聞之者歎息。陛下龍興闡弘大度，釋諸嫌疑，忌受誅之家，不拘敘用。昔秦民憐白起之無罪，吳人傷子胥之冤酷，皆為立祠。今天下民人為艾悼，心痛恨亦猶是也。臣以為艾身首分離，捐棄草土，宜收尸喪，還其田宅，以平蜀之功，紹封其孫，使闔棺定諡，死無餘恨，赦冤魂於黃泉，收信義於後世，葬一人而天下慕其行，埋一魂而天下歸其義，所為者寡而悅者衆矣。九年詔曰：艾有功勲，受罪不逃刑，而子孫為民隸，朕常愍之。其以嫡孫朗為郎中。艾在西時，修治障塞，築起城塢，秦始中羌虜大叛，頻殺刺史，涼州道斷，吏民安全者，皆保艾所築塢焉。

史家評艾有
信譽

世語曰：咸寧中，積射將軍樊震為西成牙門，得見魏武帝問震所由進，震自陳曾為鄧艾伐蜀時，帳下將帝遂嘉問艾震，其中艾之忠言之流涕，先是以艾孫朗為丹水令，由此遷為定陵令。次孫千秋有時望，光祿大夫子戎，府為掾，永京中朗為新都太守，未之官，在襄陽失火，朗及母妻子舉室燒死，惟子韜子行得免。千秋先卒，二子亦燒死。艾州里時輩南陽州秦亦好立功業，善用兵官，至征虜將軍，假節都督江南諸軍。

事景元二年薨追贈衛將軍諡曰壯侯

世語曰初荊州刺史裴潛以泰為從事司馬宣王鎮宛潛數遣詣宣王由此為

宣王所知及征孟達泰又導軍遂辟泰泰頓喪考妣祖九年居喪宣王留缺待之至二十六年擢為新城太守宣王為泰會使尚書鍾繇調泰君釋褐登宰府三十六日擢為太子舍人

鍾會字士季潁川長社人太傅繇小子也少敏慧夙成

會為其母傳曰夫人張氏字昌

蒲太原茲氏人太傅定陵成侯之命婦也世長吏二千石夫人少喪父母成侯家修身正行非禮不動為上下所稱述貴妾孫氏攝嫡專家心害其賢數讒毀無所不至孫氏辯博有智巧言足以飾非文過然竟不能傷也及如姬愈更嫉妒乃置藥食中夫人中食覺而吐之瞋眦者數日或以何不向公言之答曰嫡庶相害破家危國古今以為鑒誠假如公信我眾誰能明其事彼以心度我謂我必言固將先我事由彼發顧不快邪遂稱疾不見孫氏果謂成侯曰妾欲其得男故飲以得男之藥反謂毒之成侯曰得男藥佳事闌於食中與人非人情也遂訊侍者具服孫氏由是得罪出成侯問夫人何能不言夫人言其故成侯大驚蓋以此賢之黃初六年生會恩寵愈隆成侯既出孫氏更納正嫡賈氏臣松之按鍾繇下時老矣而方納正室蓋禮所云宗子雖七十無主婦之義也魏氏春秋曰會母見寵於繇繇為之出其夫人下

太后以為言文帝詔繇復之繇悲憤將引鴆弗獲餐飯致噤帝亦止中護軍蔣濟著論謂觀其眸子足以知人會年五歲繇遣見濟濟甚異之曰非常人也

及壯有才數技藝而博學精練名理以夜績書由是獲聲譽正始中以為秘書郎遷尚書中書侍郎

世語曰司馬景王命書令虞松作表再呈輒不可意命松更定以經時松思竭不能改心存之形

於顏色會察其有憂問松松以實答會取視為定五字松悅服以呈景王王曰不當爾邪誰所定也松曰鍾會向亦欲啓之會公見問不敢贊其能王曰如此可大用可令來會問松王所能松曰博學明識無所不貫會乃絕賓客精思十日平旦入見至鼓二乃出出後王獨拊手歎息曰此真王佐才也松字叔茂陳留人也九江太守邊讓外孫松弱冠有本從司馬宣王征遼東宣王命作檄及破賊作露布松從還宣王辟為掾時年二十四遷中書郎遂至太守松子濟字顯弘晉廷尉臣松之以為鍾會各公之子聲譽夙著弱冠登朝已歷顯位景王為相何容不悉而於於定虞松表然後乃蒙接引乎設使先不相識但見五字而便知可大用雖聖人其猶病諸而況景王哉高貴鄉公即尊位賜爵關內侯

母丘儉作亂大將軍司馬景王東征會從典知密事衛將軍司馬

文王為大軍後繼景王薨於許昌文王總統六軍會謀護帷幄時

中詔敕尚書傅嘏以東南新定權留衛將軍屯許昌為內外之援

令嘏率諸軍還會與嘏謀使嘏表上輒與衛將軍俱發還到雒水

南屯住於是朝廷拜文王為大將軍輔政會遷黃門侍郎封東武

亭侯邑三百戶甘露二年徵諸葛誕為司空時會喪寧在家策誕

必不從命馳白文王文王以事已施行不復追改

會時遭所生母喪其母傳曰夫人性矜嚴明於

教訓會雖童稚勤見規誨年四歲授孝經七歲誦論語八歲誦詩十歲誦尚書十一歲誦易十二歲誦春秋左氏傳國語十三誦周禮禮記十四誦成敗易記十五使入太學問四方奇文異訓謂會曰

此似漢初問

少子云孤付完
十九七書齊王
記為書門侍郎
必為尚書其
後思職
本典部時飲
先成心
心在律相
多正室
此律法
此律法

衡案書人劉
長時書人
是別致三二始
二年時驛騎
後中書監七年
遊任正嘉年
年是列不特
法因王治也

學復則倦倦則意怠吾懼汝之意怠故以漸訓汝今可以獨學矣雅好書籍涉歷眾書特好易老子每讀易孔子說鳴鶴在陰勞謙君子籍用白茅不出戶庭之義每使會反覆讀之曰易三百餘字仲尼特說此者以謙恭慎密樞機之發行已至要築身所由故也順斯術已往足為君子矣正始八年會為尚書郎夫人執會手而誨之曰汝弱冠見敘人情不能不自足則損在其中矣勉思其戒是時大將軍曹爽專朝政日縱酒沈醉會兄侍中毓宴還言其事夫人曰樂則樂矣然難久也居上不驕制節謹度然後乃無危溢之患今奢僭若此非長守富貴之道嘉平元年車駕朝高平陵會為中書郎從行相國宣文侯始舉兵眾人恐懼而夫人自若中書令劉放侍郎衛瓘夏侯和等家皆怪問夫人一子在危難之中何能無憂答曰大將軍奢僭無度吾常疑其不安太傅義不危國必為大將軍舉耳吾兒在帝側何憂聞且出兵無他重器其執必不久戰果如其言一時稱明會歷機密十餘年頗豫政謀夫人謂曰昔范氏少子為趙簡子設伐邾之計事從民悅可謂功矣然其母以為乘偽作詐末業鄙事必不能久其識本深遠非近人所言吾常樂其為人汝居心正吾知免矣但當修所志以輔益時化不忝先人耳常言人誰能皆體自然但力行不倦抑亦其次雖接鄙賤必以言信取與之間分畫分明或問此無乃小乎答曰君子之行皆積小成高大若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此乃小人之事耳希通慕大者吾所不好會自幼少衣不過一營家事自知恭儉然見得思義臨財必讓會前後賜錢帛數百萬計悉送供公家之用一無所取年五十有九甘露二年二月暴疾薨比葬天子有手詔命大將軍高都侯厚加贈喪事無巨細一皆供給議者以為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妾有妾所謂外命婦也依春秋成風定及誕辰

策密為輝儀作書使輝儀所親信齋入城告惲等說吳中怒惲等不能拔壽春欲盡誅諸將家故逃來歸命惲等恐懼遂將所領開東城門出降皆蒙封寵城中由是乖離壽春之破會謀居多親待日隆時人謂之子房軍還遷為太僕固辭不就以中郎在大將軍府管記室事為腹心之任以討諸葛誕功進爵陳侯屢讓不受詔曰會典綜軍事參同計策料敵制勝有謀謨之勲而推寵固讓辭指款實前後累重志不可奪夫成功不處古人所重其聽會所執以成其美遷司隸校尉雖在外司時政損益當世與奪無不綜典嵇康等見誅皆會謀也文王以蜀大將姜維屢擾邊陲料蜀國小民疲資力單竭欲大舉圖蜀惟會亦以為蜀可取豫其籌度地形考論事執景元三年冬以會為鎮西將軍假節都督關中諸軍事文王敕青徐兗豫荆揚諸州並使作船又令唐咨作浮海大船外

卷之四

爲將伐吳者四年秋乃下詔使鄧艾諸葛緒各統諸軍三萬餘人
艾趣甘松沓中連緹維緝趣武御橋頭絕維歸路會統十餘萬衆
分從斜谷駱谷入先命牙門將許儀在前治道會在後行而橋穿
馬足陷於是斯儀儀者許褚之子有功王室猶不原貸諸軍聞之
莫不震悚蜀令諸圍皆不得戰退還漢樂二城守魏興太守劉欽
趣子午谷諸軍數道平行至漢中蜀監軍王含守樂城護軍蔣斌
守漢城兵各五千會使護軍荀愷前將軍李輔各統萬人愷圍漢
城輔圍樂城會徑過西出陽安口遣人祭諸葛亮之墓使護軍胡
烈等行前攻破關城得庫藏積穀姜維自沓中還至陰平合集士
衆欲赴關城未到聞其已破退趣白水與蜀將張翼廖化等合守
劔閣拒會會移檄蜀將吏士民曰往者漢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
之命幾於泯滅太祖武皇帝神武聖哲撥亂反正拯其將墜造我

區夏高祖文皇帝應天順民受命踐祚烈祖明皇帝奕世重光恢
拓洪業然江山之外異政殊俗率土齊民未蒙皇化此三祖所以
顧懷遺恨也今主上聖德欽明紹隆前緒宰輔忠肅明允劬勞王
室布政垂惠而萬邦協和施德百蠻而肅慎致貢悼彼巴蜀獨爲
匪民愍此百姓勞役未已是以命授六師龔行天罰征西雍州鎮
西諸軍五道並進古之行軍以仁爲本以義治之王者之師有征
無戰故虞舜舞干戚而服有苗周武有散財發廩表閭之義今鎮
西奉辭銜命攝統戎重庶弘文告之訓以濟元元之義非欲窮武
極戰以快一朝之政故略陳安危之要其敬聽話言益州先主以
命世英才興兵朔野困躡冀徐之郊制命紹布之手太祖拯而濟
之與隆大好中更背違棄同卽異諸葛孔明仍規秦川姜伯約屢
出隴右勞動我邊境侵擾我氏羌方國家多故未遑修九伐之征

也今邊境又清方內無事蓄力待時并兵一向而巴蜀一州之衆分張守備難以禦天下之師段谷候和沮傷之氣難以敵堂堂之陣比年以來曾無寧歲征夫勤瘁難以當子來之民此皆諸賢所親見也蜀相杜見禽於秦公孫述授首於漢九州之險是非一姓此皆諸賢所備聞也明者見危於無形智者窺禍於未萌是以微子去商長爲周賓陳平肯項立功於漢豈晏安醜毒懷祿而不變哉今國朝隆天覆之恩宰輔弘寬恕之德先惠後誅好生惡殺往者吳將孫壹舉衆內附位爲上司寵秩殊異文欽唐咨爲國大害叛主讐賊還爲戎首咨困逼禽獲欽二子還降皆將軍封侯咨與聞國事壹等窮蹙歸命猶加盛寵況巴蜀賢知見機而作者哉誠能深鑒成敗邈然高蹈投跡微子之蹤錯身陳平之軌則禍同古人慶流來裔百姓士民安堵舊業農不易畝市不回肆去累卵之

以上敘次亦同

以此對會之與
有也切但任
等不收艾行危
地之也誠夜
拒劍閣會之殊
前此于年功身

危就永安之福豈不美與若偷安旦夕迷而不反大兵一發玉石皆碎雖欲悔之亦無及已其詳擇利害自求多福各具宣布咸使聞知鄧艾追姜維到陰平簡選精銳欲從漢德陽入江由左僭道詣縣竹趣成都與諸葛緒共行緒以本受節度邀姜維西行非本詔遂進軍前向白水與會合會遣將軍田章等從劍閣西徑出江由未至百里章先破蜀伏兵三校艾使章先登遂長驅而前會與諸軍向劍閣會欲專軍執密白緒畏懦不進檻車徵還軍悉屬會按百官名緒入晉爲太常崇禮簡尉子冲廷尉荀綽兖州刺史冲子銓字德林政字仁林並知名顯達銓兖州刺史政侍中御中丞進攻劍閣不克引退蜀軍保險拒守艾遂至縣竹大戰斬諸葛瞻維等聞瞻已破率其衆東入于巴會乃進軍至涪遣胡烈田續龐會等追維艾進軍向成都劉禪詣艾降遣使敕維等令降于會維至廣漢郫縣令兵悉放器仗送節傳於胡烈便從東道詣會降會上言曰賊姜維張

按百官名緒入晉爲太常崇禮簡尉子冲廷尉荀綽兖州刺史冲子銓字德林政字仁林並知名顯達銓兖州刺史政侍中御中丞進攻劍閣不克引

退蜀軍保險拒守艾遂至縣竹大戰斬諸葛瞻維等聞瞻已破率其衆東入于巴會乃進軍至涪遣胡烈田續龐會等追維艾進軍向成都劉禪詣艾降遣使敕維等令降于會維至廣漢郫縣令兵悉放器仗送節傳於胡烈便從東道詣會降會上言曰賊姜維張

翼廖化董厥等逃死遁走欲趣成都臣輒遣司馬夏侯咸護軍胡烈等經從劔閣出新都大渡截其前參軍爰彰將軍句安等躡其後參軍皇甫闔將軍王買等從涪南出衝其腹臣據涪縣爲東西執援維等所統步騎四五萬人擐甲厲兵塞川填谷數百里中首尾相繼憑恃其衆方軌而西臣敕咸闔等令分兵據執廣張羅罔南杜走吳之道西塞成都之路北絕越逸之徑四面雲集首尾並進蹊路斷絕走伏無地臣又手書申喻開示生路羣寇困逼知命窮數盡解甲投戈面縛委質印綬萬數資器山積昔舜舞于戚有苗自服牧野之師商旅倒戈有征無戰帝王之盛業全國爲上破國次之全軍爲上破軍次之用兵之令典陛下聖德侔蹤前代翼輔忠明齊軌公且仁育羣生義征不譴殊俗向化無思不服師不踰時兵無血刃萬里同風九州共貫臣輒奉宣詔命導揚恩化復

其社稷安其閭伍舍其賦調弛其征役訓之德禮以移其風示之

軌儀以易其俗百姓欣欣人懷逸豫後來其蘇義無以過會於是

禁檢士衆不得鈔略虛已誘納以接蜀之群司與維情好歡甚

曰夏侯霸奔蜀蜀朝問司馬公如何德霸曰自當作家門京師俊士曰有鍾士季其人管朝政吳蜀之憂也漢晉春秋曰初夏侯霸降蜀姜維問之曰司馬懿既得彼政當復有征伐之志不霸曰彼方營立家門未遑外事有鍾士季者其人雖小彼爲大蜀之憂然非非常之人亦不能用也後十五年而會果滅蜀按習鑿齒此言非出心書故採用世語而附益也十二月

詔曰會所向摧弊前無疆敵緘制衆城罔羅迸逸蜀之豪帥面縛

歸命謀無遺策舉無廢功凡所降誅動以萬計全勝獨克有征無

戰拓平西夏方隅清晏其以會爲司徒進封縣侯增邑萬戶封子

二人亭侯邑各千戶會內有異志因鄧艾承制專事密白艾有反

狀世語曰會善效人書於劔閣要文章表白事皆易其言令辭指悖傲多自矜伐又毀文王報書手作以疑之也於是詔書檻車徵艾司馬

文王懼艾或不從命救會並進軍成都監軍衛瓘在會前行以文

王手筆令宣喻艾軍艾軍皆釋仗遂收艾入檻車會所憚惟艾艾

既會而會尋至獨統大衆威震西土自謂功名蓋世不可復爲人下加猛將銳卒皆在巴手遂謀反欲使姜維等皆將蜀兵出斜谷會自將大衆隨其後既至長安令騎士從陸道步兵從水道順流浮渭入河以爲五日可到孟津與騎會洛陽一旦天下可定也會得文王書云恐鄧艾或不就徵今遣中護軍賈充將步騎萬人徑入斜谷屯樂城吾自將十萬屯長安相見在近會得書驚呼所親語之曰但取鄧艾相國知我能獨辦之今來大重必覺我異矣更當速發事成可得天下不成退保蜀漢不失作劉備也我自淮南以來畫無遺策四海所共知也我欲持此安歸乎會以五年正月十五日至其明日悉請護軍郡守牙門騎督以上及蜀之故官爲太后發喪於蜀朝堂矯太后遺詔使會起兵廢文王皆班示坐上人使下議訖書版署置更使所親信代領諸軍所請羣官悉閉著

益州諸曹屋中城門宮門皆閉嚴兵圍守會帳下督丘建本屬胡烈烈薦之文王會請以自隨任愛之建愍烈獨坐啓會使聽內一親兵出取飲食諸牙門隨例各內一人烈給語親兵及疏與其子曰丘建密說消息會已作大坑白楮楮數千欲悉呼外兵入人賜白帽苦洽反拜爲散將以次楮殺坑中諸牙門親兵亦咸說此語一夜傳相告皆徧或謂會可盡殺牙門騎督以上會猶豫未決十八日甲中烈軍兵與烈兒雷鼓出門諸軍兵不期皆鼓譟出會無督促之者而爭先赴城時方給與姜維鎧仗白外有匈匈聲似失火有頃白兵走向城會驚謂維曰兵來似欲作惡當云何維曰但當擊之耳會遣兵悉殺所閉諸牙門郡守內人共舉机以柱門兵斫門不能破斯須門外倚梯登城或燒城屋蟻附亂進矢下如雨牙門郡守各緣屋出與其卒兵相得姜維率會左右戰手殺五六人衆

既格斬維爭赴殺會會時年四十將士死者數百人

晉諸公贊曰胡烈見名淵字世元遵

之孫也遵安定人以才兼文武累居藩鎮至車騎將軍子奮字玄威亦歷方任女為晉武帝貴人有寵太康中以奮為尚書僕射加鎮軍大將軍開府弟廣字宣祖少府次烈字玄武秦州刺史次岐字玄疑并州刺史廣子喜涼州刺史淵小字鶴鳴時年十八既殺會救父名震遠近後趙玉倫篡位三主興義倫使淵與張泓將兵禦齊王屢破齊軍會成都戰克淵乃歸降伏法

艾為太尉會為司徒皆持節都督諸軍如故咸未受命而斃會兄

毓以四年冬薨會竟未知問會兄子邕隨會與俱死會所養兄子

毅及峻迎勅迎反等下獄當伏誅司馬文王表天子下詔曰峻等祖父

繇三祖之世極位台司佐命立勲饗食廟庭父毓歷職內外幹事

有績昔楚思子文之治不滅鬬氏之祀晉錄成宣之忠用存趙氏

之後以會邕之罪而絕繇毓之類吾有愍然峻迎兄弟特原有官

爵者如故惟毅及邕息伏法或曰毓曾密啓司馬文王言會挾術

難保不可專任故有峻等云漢晉春秋曰文王嘉其忠亮笑答毓曰若如卿言必不以及宗矣初文王欲遣

會伐蜀西曹屬邵悌求見曰今遣鍾會率十餘萬眾伐蜀愚謂會

單身無重任不若使餘人行文王笑曰我寧當復不知此邪蜀為

天下作患使民不得安息我今伐之如指掌耳而眾人皆言蜀不

可伐夫人心豫怯則智勇並竭智勇並竭而彊使之適為敵禽耳

惟鍾會與人意同今遣會伐蜀必可滅蜀滅蜀之後就如卿所慮

當何所能一辨邪凡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亡國之大夫不可與

圖存心膽以破故也若蜀以破遺民震恐不足與圖事中國將士

各自思歸不肯與同也若作惡祇自族滅耳卿不須憂此慎莫使

人聞也及會白鄧艾不軌文王將西悌復曰鍾會所統五六倍於

鄧艾但可救會取艾不足自行文王曰卿忘前時所言邪而更云

可不須行乎雖爾此言不可宣也我要自當以信意待人但人不

當負我我豈可先人生心哉近日賈護軍問我言頗疑鍾會不我

答言如今遣卿行寧可復疑卿邪賈亦無以易我語也我到長安

安法云觀此
亦其時矣
情也

得之

善和階費氏疏本

則自了矣。軍至長安，會果已死，咸如所策。按咸熙元年，百官各邵悌，字元伯，漢晉春秋曰：文王聞鍾

會功曹向雄之收葬會也。召而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而我不問。今鍾會躬為叛逆，而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其如王法何？雄曰：昔先王掩骼埋骸，仁流朽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後收葬哉？今王誅既加，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闕。法立於上，教弘於下，以此訓物，雖曰可矣。何必使雄背死違生，以立於時？

王悅與宴談而遣之。習鑿之曰：向伯茂可謂勇於蹈義也。哭王經而哀感市人，蓋鍾會而義動明主，彼皆忠烈奮動，知死而往，非存生也。況使經會處世，或身任急難，而有不赴者乎？故尋其奉死之心，可以見事生之情，覽其忠貞之節，足以愧背義之士矣。王知禮而遠，可謂明達也。

會嘗論易無互體，才性同異及會死。後於會家得書二十篇，名曰道論，而實刑名家也。其文似會初會

弱冠與山陽王弼並知名，弼好論儒道，辭才逸辯，注易及老子為

尚書郎年二十餘卒。弼字輔嗣，何劭為其傳曰：弼幼而察惠，年十餘好老氏，通辯能言，父業為尚書郎，時裴徽為吏部郎，弼未弱冠往造焉，徽一見而異

之問弼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也，然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者，何？弼曰：聖人體無，又不可以訓，故不說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無所不足，尋亦為傳，假所知於時，何晏為吏部尚書，其奇弼歎之曰：仲尼稱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乎？

始中黃門侍郎，累缺，晏既用賈充，裴秀朱整又議用弼，時丁謐與晏爭衡，致高邑王黎於曹爽，爽用黎，於是弼補臺郎，初除親爽，請間爽為屏左右，而弼與論道，移時無所他及，爽以此嗤之，時爽專朝政，黨與共相進用，弼通雋不治，名高，尋黎無幾，時病亡，爽用王沈代黎，弼遂不得在門下，晏為之歎，恨弼在臺既淺，事功亦雅非所長，蓋不留意焉。淮南人劉陶善論縱橫，為當時所推，每與弼語，常屈弼，弼天才卓出，當其所得，莫能奪也。性和理樂游，宴解音律，善投壺，其論道賦會文辭，不知何晏自然有所技

得多，晏也。願以所長笑人，故時為士君子所疾。弼與鍾會善，會論議以校練為家，然每服弼之高，致何晏以為聖人無喜怒哀樂，其論甚精，鍾會等述之，弼與不同，以為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沖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今以其無累，便謂不復應物，失之多矣。弼注易，頌川人荀融難弼大衍義，弼答其意，白書以戲之曰：夫明足以尋極幽微，而不能去自然之性，頌子之量，孔父之所預在，然遇之不能無樂喪之不能無哀，又常狹斯人以為未能以情從理者也。而今乃知自然之不可革，是足下之量雖已定乎胸懷之內，然而隔喻旬朔，何其相思之多乎？故知尼父之於頌子，可以無大過矣。弼注老子為之指略，致有理統，注道略論注易，往往有高麗言，太原王濟好談病，老莊常云見弼易注，所悟者多，然弼為人淺而不識物情，初與王黎荀融善，黎奪其黃門郎，於是恨黎與融亦不終，正始十年，曹爽廢以公事，免其秋，遇癘疾，云時年二十四，無子，絕嗣，弼之卒也。弼王聞之嗟歎者，累日，其為高議，所惜如此。孫盛曰：易之為書，窮神知化，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世之注解，始皆妄也。況弼以附會之辨，而欲籠統玄旨者乎？故其敘浮義，則麗辭溢口，陰陽則妙蹟無間，至於六爻變化，群象所效，日時歲月，五氣相推，弼皆攢落，多所不關，雖有可觀者，焉忍將泥夫大道。博物記曰：初王黎與兄魏俱避地荊州，劉表欲以女妻黎，而嫌其形陋，而用黎以覲，有風貌，乃以妻魏，魏生業，業即劉表外孫也。蔡邕有書近，蓋卷中載黎與黎黎云：後相國掾魏諷，謀反，黎子與焉，既被誅，豈所與書悉入業，業字長緒，位至謁者僕射，子玄字正宗，司隸校尉，宏弼之兄也。魏氏春秋曰：文帝既誅黎，二子以業嗣黎。

評曰：王凌風節格尚，母丘儉才識拔幹，諸葛誕嚴毅威重，鍾會精練策數，咸以顯名，致茲榮任，而皆心大志迂，不慮禍難，變如發機，宗族塗地，豈不謬惑邪？鄧艾矯然疆壯，立功立事，然闇於防患，咎

史家則謂其

正始十年改元

正始十年改元

正始十年改元

正始十年改元

正始十年改元

正始十年改元

正始十年改元

正始十年改元

在右則女人爲在左於是爲湯下之果下男形卽愈 縣吏尹世
苦四支煩口中乾不欲聞人聲小便不利佗曰試作熟食得汗則
愈不汗後三日死卽作熟食而不汗出佗曰藏氣已絕於內當啼
泣而絕果如佗言 府吏兒尋李延共止俱頭痛身熱所苦正同
佗曰尋當下之延當發汗或難其異佗曰尋外實延內實故治之
宜殊卽各與藥明日竝起 鹽漬嚴昕與數人共候佗適至佗
謂昕曰君身中佳否昕曰自如常佗曰君有急病見於面莫多飲
酒坐畢歸行數里昕卒頭眩墮車人扶將還載歸家中宿死 故
督郵頓子獻得病已差詣佗視脉曰尚虛未得復勿爲勞事御內
卽死臨死當吐舌數寸其妻聞其病除從百餘里來省之止宿交
接中間三日發病一如佗言 督郵徐毅得病佗往省之毅謂佗
曰昨使醫曹吏劉租針胃管訖便苦欬欲臥不安佗曰刺不得

胃管誤中肝也食當日減五日不救遂如佗言 東陽陳叔山小
男二歲得疾下利常先啼日以羸困問佗佗曰其母懷軀陽氣內
養乳中虛冷兒得母寒故令不時愈佗與四物如宛丸十日卽除
彭城夫人夜之廁蠶螫其手呻呼無賴佗令溫湯近熱漬手其
中卒可得寐但旁人數爲易湯湯令煖之其旦卽愈 軍吏梅平
得病除名還家家居廣陵未至二百里止親人舍有頃佗偶至主
人許主人令佗視平佗謂平曰君早見我可不至此今疾已結促
去可得與家相見五日卒應時歸如佗所刻 佗行道見一人病
咽塞嗜食而不得下家人車載欲往就醫佗聞其呻吟駐車往視
語之曰向來道邊有賣餅家蒜齏大酢從取三升飲之病自當去
卽如佗言立吐蛇一枚縣車邊欲造佗佗尚未還小兒戲門前逆
見自相謂曰似逢我公車邊病是也疾者前入坐見佗北壁縣此

郡守事以依託
世民春秋文宇
齊王親為之

此最通理也
可以男於我
世民先龍三期
當及元不為
陰此相名亦可
為春耳為日
人多可檢之
不過百曾習
夫托此位不
情仁德之人
以此心志為
民全之也

致生中間為全
侍一誠

若應之元化
胸中如有所
可于操者

蚰輩約以十數 又有一郡守病佗以為其人盛怒則差乃多受

其貨而不加治無何棄去留書罵之郡守果大怒令人追捉殺佗

郡守子知之屬使勿逐守瞋恚既甚吐黑血數升而愈 又有一

士大夫不快佗云君病深當破腹取然君壽亦不過十年病不能

殺君忍病十歲壽俱當盡不足故自剗裂士大夫不耐痛癢必欲

除之佗遂下手所患尋差十年竟死 廣陵太守陳登得病胸中

煩懣面赤不食佗脉之曰府君胃中有蟲數升欲成內疽食腥物

所為也即作湯二升先服一升斯須盡服之食頃吐出三升許蟲

赤頭皆動半身是生魚膾也所苦便愈佗曰此病後三期當發遇

良醫乃可濟救依期果發動時佗不在如言而死 太祖聞而召

佗佗常在左右太祖苦頭風每發心亂目眩佗針鬲隨手而差他

傳曰有人病兩脚蹩不能行舉謂佗望見云已飽針灸服藥矣不復須看脉便使解衣點背數

十處相去或一寸或五寸縱橫邪不相當言灸此各十壯灸創愈即行後灸處夾脊一寸上下行端

直均調如 李將軍妻病甚呼佗視脉曰傷娠而胎不去將軍言聞

實傷娠胎已去矣佗曰按脉胎未去也將軍以為不然佗舍去婦

稍小差百餘日復動更呼佗佗曰此脉故事有胎前當生兩兒一

兒先出血出甚多後兒不及生母不自覺旁人亦不寤不復迎遂

不得生胎死血脉不復歸必燥著母脊故使多脊痛今當與湯并

針一處此死胎必出湯針既加婦痛急如欲生者佗曰此死胎久

枯不能自出空使人探之果得一死男手足完具色黑長可尺許

佗之絕技凡類此也然本作士人以醫見業意常自悔後太祖親

理得病篤重使佗專視佗曰此近難濟恒事攻治可延歲月佗久

遠家思歸因曰當得家書方欲暫還耳到家辭以妻病數乞期不

反太祖累書呼又敕郡縣發遣佗恃能厭食事猶不上道太祖大

怒使人往檢若妻信病賜小豆四十斛寬假限日若其虛詐便收

送之於是傳付許獄考驗首服荀或請曰佗術實工人命所縣宜
含宥之太祖曰不憂天下當無此鼠輩邪遂考竟佗佗臨死出一
卷書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受佗亦不彊索火燒之佗
死後太祖頭風未除太祖曰佗能愈此小人養吾病欲以自重然
吾不殺此子亦終當不為我斷此根原耳及後愛子倉舒病困太
祖歎曰吾悔殺華佗令此兒彊死也 初軍吏李成苦欬晝夜
不寤時吐膿血以問佗佗言君病腸臃欬之所吐非從肺來也與
君散兩錢當吐二升餘膿血訖快自養一月可小起好自將愛一
年便健十八歲當一小發服此散亦行復差若不得此藥故當死
復與兩錢散成得藥去五六歲親中人有病如成者謂成曰卿今
彊健我欲死何忍無急去藥臣松之按古語以癘為去以待不祥先持貸我我差
為卿從華佗更索成與之已故到譙適值佗見收怒怒不忍從求

後十八歲成病竟發無藥可服以至於死

佗別傳曰人有在青龍中見山陽太守廣陵劉景宗景宗說中平

如史中百事

小史注詞仙
念真同按字
長命玉鹿
此效信之化
志為之

數見華佗其治病手脈之候其驗若神琅邪劉勳為河內太守有女年幾一十左腳膝裏上有瘡
瘻而不痛瘡愈數十日復發如此七八年迎佗使視佗曰是易治之當得稻糠黃色犬一頭好馬
二匹以繩繫犬頸使走馬牽犬馬極輒易計馬走三十餘里犬不能行復令步人拖曳計向五十
里乃以藥飲女女即安卧不知人因取大刀斷犬腹近後脚之前以所斷之處向瘡只令去二三
寸停之須臾有若蛇者從瘡中而出便以鐵錐橫貫蛇頭蛇在皮中動搖良久須臾不動乃牽出
長三尺許純是地但有眼處而無童子又逆鱗耳以膏散膏瘡中七日愈又有人苦頭眩頭不能
舉目不能視積年佗使悉解衣倒懸令頭去地一二寸濡布拭身體令周匝候視諸脈盡出五色
佗令弟子數人以鉞刀決脈五色血盡視赤血乃下以膏摩被覆汗自出周匝飲以亭麻大血散
立愈又有婦人長病經年世謂寒熱注病者冬十一月中佗令坐石槽中平旦用寒水及灌云當
滿百始七八灌會戰欲死灌者懼欲止佗令滿數將至八十灌熱氣乃蒸出置高二三尺滿百
灌佗乃使然火温沐厚覆良久汗洽出著粉汗燥便愈又有人病腹中半切痛十餘日中鬢眉墮
落佗曰是脾牛腐可剝腹養治也使飲藥令卧破腹就視脾果半腐壞以刀斷之刮去惡肉以膏
傅瘡飲之以藥百日平復

廣陵吳普彭城樊阿皆從佗學普依準佗治多所全濟佗
語普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爾動搖則穀氣得消血脉流
通病不得生譬猶戶樞不朽是也是以古之僊者為導引之事熊
頸鴟顧引輓腰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
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亦以除疾並利蹄足以當導

引體中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沾濡汗出因上著粉身體輕便腹中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餘耳目聰明齒牙完堅阿善鍼術凡醫咸言背及胃藏之間不可妄鍼鍼之不過四分而阿鍼背入一二寸巨闕胃藏鍼下五六寸而病輒皆瘳阿從佗求可服食益於人者佗授以漆葉青黏散漆葉屑一升青黏屑十四兩以是為率言久服去三蟲利五藏輕體使人頭不白阿從其言壽百餘歲漆葉處所而有青黏生於豐沛彭城及朝歌云佗別傳曰青黏者一名地節一名黃芝太理五藏並精氣本出於迷入山者見

仙人服之以告佗佗以為佳輒語阿阿又祕之近者人見阿之壽而氣力強盛怪之遂責阿所服因醉亂誤道之法一施人多服者皆有大驗文帝典論論節儉等事曰穎川節儉能辟穀餌伏苓甘陵甘始亦善行氣老有少容廬江左慈知補導之術並為軍史初儉之至市伏苓價暴數倍議郎安平李暉學其辟穀餐伏苓飲寒水中利始至隕命後始來眾人無不嗚視狼顧呼吸吐納軍謀祭酒弘農董奉為之過差氣悶不通良久乃蘇左慈到又競受其補導之術至寺人嚴峻往從問受關賢真無事於斯術也人之逐聲乃至於是光和中北海王和平亦好道術自以當仙濟南係邑少事之從至京師會和平病死邑因葬之東陶有書百餘卷藥數囊悉以送之後弟子夏榮言其尸解也至今恨不取其寶書仙藥劉向惑於鴻寶之說君游眩於子政之言古今愚謬豈惟一人哉東阿王作辨道論曰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鄧陵始能行氣導引懸腕房中之術儉善辟穀悉號數百歲卒所以集之於魏國者誠恐斯人之徒接軒苑以欺眾行妖隱以惑民豈復欲觀神仙於瀛洲求安期於海島釋金輅而履雲輿棄去驥而美飛龍哉自家王與太子及余兄弟咸以為調笑不信之矣然始等知上過之有恒奉不過於員吏賞不加於無功海島難得而游六轍難得而佩終不敢進虛誕之言出非常之語余常試卻儉紀穀百日躬與之寢處行步起居自若也夫人不食七日則死而儉乃如是然不必並壽可以療疾而不憚饑饉左慈善修房內之術差可終命然自非有志至精莫能行也甘始者老而有少容自諸術士咸共歸之然始辭繁寡實頗有怪言余常辟左右獨與之談問其所行溫顏以誘之美辭以導之始語余吾本師姓韓字世雄嘗與師於南海作金前後數四投數萬斤金於海又言諸梁時西域胡獻香罽腰帶割玉刀時梅不取也又言車師之西國兒生孽背出脾欲其食少而等行也又言取鯉魚五寸一雙合其一煮藥似投沸膏中有藥者奮尾鼓鰓游行沉浮有若處淵其一者已熟而可噉余時問言率可試不言是藥去此逾萬里當出塞始不自行不能得也言不盡於此頗難悉載故粗舉其巨怪者始若遭秦始皇漢武帝則復為徐市樂大之徒也

杜夔字公良河南人也以知音為雅樂郎中平五年疾去官州郡司徒禮辟以世亂奔荊州荊州牧劉表令與孟暉為漢主合雅樂樂備表欲庭觀之夔諫曰今將軍號不為天孫各樂而庭作之無乃不可乎表納其言而止後表子琮降太祖太祖以夔為軍謀祭酒參太樂事因令創制雅樂夔善鍾律聰思過人絲竹八音靡所不能惟歌舞非所長時散郎鄧靜尹齊善詠雅樂歌師尹胡能歌

杜夔字公良河南人也

杜夔字公良河南人也

杜夔字公良河南人也

宗廟郊祀之曲舞師馮肅服養曉知先代諸舞夔總統研精遠考
諸經近采故事教習講肄備作樂器紹復先代古樂皆自夔始也
黃初中為太樂令協律都尉漢鑄鐘工柴玉巧有思想形器之中
多所造作亦為時貴人見知夔令玉鑄銅鍾其聲均清濁多不如
法數毀改作玉甚厭之謂夔清濁任意頗拒捍夔夔玉更相白於
太祖太祖取所鑄鐘雜錯更試然知夔為精而玉之妄也於是罪
玉及諸子皆為養馬士文帝愛待玉又嘗令夔與左願等於賓客
之中吹笙鼓琴夔有難色由是帝意不悅後因他事繫夔使願等
就學夔自謂所習者雅仕官有本意猶不滿遂黜免以卒弟子河
南邵登張秦桑馥各至太樂丞下邳陳頌司律中郎將自左延年
等雖妙於音咸善鄭聲其好古存正莫及夔

少子云... 夔之... 引向... 夔之... 為... 也

十二躡其奇文異變因感而作者猶自然之成形陰陽之無窮此輪扁之對不可以言言者又
可以言校也先生為給事中與常侍高堂隆驍騎將軍秦朗爭論於朝言及指南車二子謂古無
指南車記言之虛也先生曰古有之未之思耳夫何遠之有二子晒之曰先生名鈞字德衡鈞者
器之模而衡者所以定物之輕重輕重無準而莫不樸哉先生曰空爭虛言不知試之易效也於
是二子遂以白明帝詔先生作之而指南車成此一異也又不可以言言者也從是天下服其巧矣
居京都城內有坡可為園患無水以灌之乃作翻車令童兒轉之而灌水自覆更入更其巧百
倍於常此二異也其後人有上百戲者能設而不能動也帝以問先生可動否對曰可動帝曰其
巧可並否對曰可並受詔作之以大木彫構使其形若輪平地施之潛以水發焉設為樂舞象
至今木人擊鼓吹簫作山嶽使木人跳瓦擲劍緣繩倒立出入自在百官行署春磨鬪雞變巧百
端此三異也先生見諸葛亮連弩曰巧則巧矣未盡善也言作之可令加五倍又患發石車敵人
之於樓邊懸牛皮中之則墮石不能連屬而至欲作一輪縣大石數十以機鼓輪為常則以斷
縣石飛擊敵城使首尾雷至嘗試以車輪縣瓦甃數十飛之數百步矣有裴子者上國之士也精
通見理聞而晒之乃難先生先生口屈不對裴子自以為難得其要言之不已傅子謂裴子曰子
所長者言也所短者巧也馬氏所長者巧也所短者言也以子所長擊彼所短則不得不屈以子
所短難彼所長則必有所不解者矣夫巧天下之微事也有所不解而難之不已其相擊刺必已
遠矣心乎於內口屈於外此馬氏所以不對也傅子見安鄉侯言及裴子之論安鄉侯又與裴子
同傅子曰聖人體備物取人不以一揆也有以神取之者有以言取之者有以事取之者有以
神取之者不言而誠心先達德行頹淵之倫是也以言取之者以變辭是非言語宰我子貢是也
以事取之者若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雖聖人之明盡物如有所用必有所試然則試冉
季以政試游夏以學矣游夏猶然况自此而降者乎何者懸言物理不可以言盡也施之於事言
之難盡而試之易知也今若馬氏所欲作者國之精器軍之要物也費十尋之木勞二人之力不
經時而是非定難試易驗之事而輒以言抑人與能此猶以已智法天下之事不易其道以獨難
盡之物此所以多廢也馬氏所作因變而得是則初所言者不皆是矣其不皆是因不用之是不
世之巧無由出也夫同情者相妒同事者相害中人所不能免也故君子不以人害人必以考試

動車... 指南車... 巧... 馬氏... 可... 主... 詳...

朱和... 考... 試...

為衡石廢衡石而不用此美玉所以見誣為石荆和所以抱璞而哭之也於是安鄉侯悟遂言之武安侯武安侯忽之不果試也此既易試之事又馬氏巧名已定猶忽而不察况幽深之才無名之樸乎後之君子其鑒之哉馬先生之巧雖古公輸般墨翟王爾近漢世張平子不能過也公輸般墨翟皆見用於時乃有益於世乎子雖為侍中馬先生雖給事省中俱不典工官巧無益於世用人不當其才聞賢不試以事良可恨也裴子者裴秀安鄉侯者曹羲武安侯者曹爽也

朱建平沛國人也善相術於閭巷之間效驗非一太祖為魏公聞之召為郎文帝為五官將坐上會客三十餘人文帝問已年壽又令徧相眾賓建平曰將軍當壽八十至四十時當有小厄願謹護之謂夏侯威曰君四十九位為州牧而當有厄厄若得過可年至七十致位公輔謂應璩曰君六十二位為常伯而當有厄先此一年當獨見一白狗而旁人不見也謂曹彪曰君據藩國至五十七當厄於兵宜善防之初賴川荀攸鍾繇相與親善攸先亡子幼繇經紀其門戶欲嫁其妾與人書曰吾與公達曾共使朱建平相建平曰荀君雖少然當以後事付鍾君吾時啗之曰惟當嫁卿阿鵞耳何意此子竟早隕沒戲言遂驗乎今欲嫁阿鵞使得善處追思建平之妙雖唐舉許負何以復加也文帝黃初七年年四十病困謂左右曰建平所言八十謂晝夜也吾其決矣頃之果崩夏侯威為兖州刺史年四十九十二月上旬得疾念建平之言自分必死豫作遺令及送喪之備咸使素辦至下旬轉差垂以平復三十日晁景請紀綱大吏設酒曰吾所苦漸平明日雞鳴年便五十建平之戒真必過矣威罷客之後合眼疾動夜半遂卒璩六十一為侍中直省內欵見白狗問之眾人悉無見者於是數聚會并急游觀田里飲宴自娛過期一年六十三卒曹彪封楚王年五十七坐與王凌通謀賜死凡說此輩無不如言不能具詳故粗記數事惟相司空王昶征北將軍程喜中領軍王肅有蹉跌云肅年六十二疾篤眾醫並以為不愈肅夫人問以遺言肅云建平相我踰七十位

三國志卷之九

至三公今皆未也將何慮乎而肅竟卒建平又善相馬文帝將出取馬外入建平道遇之語曰此馬之相今日死矣帝將乘馬馬惡衣香驚齧文帝膝帝大怒即便殺之建平黃初中卒

周宣字孔和樂安人也爲郡吏太守楊沛夢人曰八月一日曹公當至必與君杖飲以藥酒使宣占之是時黃巾賊起宣對曰夫杖起弱者藥治人病八月一曰賊必除滅至期賊果破後東平劉楨夢蛇生四足穴居門中使宣占之宣曰此爲國夢非君家之事也當殺女子而作賊者頃之女賊鄭姜遂俱夷討以蛇女子之祥足非蛇之所宜故也文帝問宣曰吾夢殿屋兩瓦墮地化爲雙鴛鴦此何謂也宣對曰後宮當有暴死者帝曰吾詐卿耳宣對曰夫夢者意耳苟以言便占吉凶言未畢而黃門令奏宮人相殺無幾帝復問曰我昨夜夢青氣自地屬天宣對曰天下當有貴女子冤

死是時帝已遣使賜甄后璽書聞宣言而悔之遣人追使人不及帝復問曰吾夢摩錢文欲令滅而更愈明此何謂邪宣悵然不對帝重問之宣對曰此自陛下家事雖意欲爾而太后不聽是以文欲滅而明耳時帝欲治弟植之罪偏於太后但加貶爵以宣爲中郎屬太史嘗有問宣曰吾昨夜夢見芻狗其占何也宣答曰君欲得美食耳有頃出行果遇豐膳後又問宣曰昨夜復夢見芻狗何也宣曰君欲墮車折脚宜戒慎之頃之果如宣言後又問宣昨夜復夢見芻狗何也宣曰君家欲失火當善護之俄遂火起語宣曰前後三時皆不夢也聊試卿耳何以皆驗邪宣對曰此神靈動君使言故與真夢無異也又問宣曰三夢芻狗而其占不同何也宣曰芻狗者祭神之物故君始夢當得飲食也祭祀既訖則芻狗爲車所轆故中夢當墮車折脚也芻狗既車轆之後必載以爲樵故

後夢憂失火也。宣之敘夢凡此類也。十中八九世以比建平之相矣。其餘效故不次列明帝末卒。

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容貌粗醜無威儀而嗜酒飲食言戲不擇

非類故人多愛之而不敬也。輅別傳曰輅年八九歲便喜仰視星辰得人輒問其名

中喜視天文常云家雞野鶴尚知時況於人乎與鄰比兒共戲土壤中輒畫地作天文及日月

星辰每答言說事語皆不常宿學耆人不能折之皆知其當有大異之才及成人舉朝咸仰觀

風角占相之道無不精微體性寬大多所愛憎已不覺每欲以德報怨嘗謂忠孝信

義人之根本不可不厚廉介細直士之浮論不足為務也自言知其昔稀則我貴矣安能斷江漢

之流為激石之清樂與季主論道不欲與漁父同舟此吾志也其事父母孝篤兄弟順愛士友皆

仁和發中終無所闕臧否之士晚亦服焉父為琅邪即丘長時年十五來至官舍讀書始讀詩論

語及易本便開淵布筆辭義斐然于時譽上有遠方及國內諸生四百餘人皆服其才也琅邪太

守單子春雅有材度聞輅一覺之傳欲得見輅父即遣輅造之大會賓客百餘人坐上有能言之

士輅問子春府君名士如有雄貴之姿輅既年少膽未堅剛若欲相觀懼失精神請先飲三升清

酒然後而言之子春大喜便飲三升清酒獨使飲之酒盡之後問子春今欲與輅為對者若府君

四坐之士和子春曰吾欲自與卿相當輅言始讀詩論易本學問微淺未能上引聖人之道

陳秦漢之事但欲論金木水火土鬼神之情耳子春言此最難者而卿以為易邪於是唱大論之

端遂經於陰陽文采絕流枝葉橫生少引聖籍多發天然子春及眾士互共攻劫論難鋒起而輅

人人答對言皆有餘至日向草酒食不行子春語眾人曰此年必盛有才器聽其言論正似司馬

犬子游獵之賦何其磊落雄壯英神以茂必能明天文地理變化之數不徒有言也於是發聲徐風號之神童

父為利漕利漕民郭恩兄弟

三人皆得瘖疾使輅筮其所由輅曰卦中有君本墓墓中有女鬼

非君伯母當叔母也昔饑荒之世當有利其數升米者排著井中

嘖嘖有聲推一大石下破其頭孤魂冤痛自訴於天於是恩涕泣

服罪輅別傳曰利漕民郭恩字義博有才學善周易春秋又能仰觀輅就義博讀易數十日申

意就為... 仙人... 故... 吉... 大... 天... 地... 人... 仙... 神... 鬼... 妖... 怪... 精... 靈... 妖... 怪... 精... 靈... 妖... 怪... 精... 靈...

便走入竈中死又牀上當有一大蛇銜筆小大共視須臾去之也
又烏來入室中與鷺共鬪鷺死烏去有此三怪基大驚問其吉凶
輅曰直窘舍久遠魑魅魍魎為怪耳兒生便走非能自走直宋無
忌之妖將其入竈也大蛇銜筆直老書佐耳烏與鷺鬪直老鈴下
耳今卦中見象而不見其凶知非妖咎之徵自無所憂也後卒無
患輅別傳曰基與輅共論易數日中大以為喜樂語輅言俱相聞善下定其清論若一時果不當
易一鳴武丁為高宗桑穀誓上天戊以典焉知三事不為
吉祥願府君安身善德從容光大勿以知神奸汙累天真時信都令家婦女驚恐更
互疾病使輅筮之輅曰君此堂西頭有兩死男子一男持矛一男
持弓箭頭在壁內脚在壁外持矛者主刺頭故頭重痛不得舉也
持弓箭者主射胃腹故心中縣痛不得飲食也晝則浮游夜來病
人故使驚恐也於是掘徙骸骨家中皆愈
輅別傳曰王基即遣信都令遷掘
其室中入地八尺果得二棺一棺
中有矛一棺中有箭弓及箭箭久遠木皆消爛但有鐵及角完耳及徙骸骨去城一十里埋之無
復疾病基曰吾卜好讀易玩之以久不謂神明之數其如此便從輅學以推論天文輅每開變

此... 化... 非... 老... 何... 無... 蒼... 白... 以...

化之象演吉凶之兆未嘗不纖微委曲盡其精神基曰始聞君言如何可得終以首亂此自天授
非人力也於是藏周易絕思慮不復學卜筮之事輅鄉里乃太原閭輅君往者為王府君論怪云
老書佐為蛇老鈴下為鳥此本皆人何化之微賤乎為見於象象出君意乎輅言苟非性與天道
何由肯交象而任留心者乎夫萬物之化無有常形人之變異無有常體或人為小或人為大固
無優劣夫萬物之化一例之道也是以夏鯀天子之文趙王如意漢祖之子而蘇為黃熊如意為
蒼狗斯亦至尊之位而為黔喙之類也况蛇者協辰巳之位為者棲太陽之精此乃騰黑之明象
白日之流景如書佐鈴下各
以微軀化為蛇鳥不亦過乎
清河王經去官還家輅與相見經曰近有一怪
大不喜之欲煩作卦卦成輅曰爻吉不為怪也君夜在堂戶前有
一流光如燕爵者入居懷中殷殷有聲內神不安解衣彷彿招呼
婦人覓索餘光經大笑曰實如君言輅曰吉遷官之徵也其應行
至頃之經為江夏太守
輅別傳曰經欲使輅卜而有疑難之言輅笑而答之曰君備
州里達人何吉之辭百司馬季主有言夫卜者必法天地象
四時順仁義伏羲作八卦周文王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
事或以成嫁女娶妻或以生長豈直數千錢哉以此推之急務也苟道之明聖賢不讓况吾小人
敢以為難彥緯敏手謝輅前言戲之耳於是輅為作卦其言皆驗
輅又至郭恩家有飛
鳩來在梁頭鳴甚悲輅曰當有老公從東方來攜豚一頭酒一壺
主人雖喜當有小故明日果有客如所占恩使客節酒戒肉慎火

佳... 依...

而射雞作食箭從樹間激中數歲女子手流血驚怖輅別傳曰義博從輅學鳥鳴之候輅

言君雖好道天不既以又不解音律恐難為師也輅為說八風之變五音之數以律呂為眾鳥之商六甲為時日之端反覆變曲出入無窮義博靜然沉思馳精數日卒無所得義博言才不出位難以追徵遂於此止輅至安德令劉長仁家有鳴鵲來在閣屋上其聲甚急輅

曰鵲言東北有婦昨殺夫牽引西家人夫離婁候不過日在虞淵之際告者至矣到時果有東北同伍民來告鄰婦手殺其夫詐言

西家人與夫有嫌來殺我婿輅別傳曰勃海劉長仁有辯木初雖聞輅能曉鳥鳴後每見輅輅曰夫生民之音曰言鳥獸之音曰鳴故言者

則有知之貴靈鳴者則無知之賤名何由以鳥鳴為詭亂神明之所異也孔子曰吾不與鳥獸同羣明其賤也輅答曰夫天雖有大象而不能言故運星精於上流神明於下驗風雲以表異役鳥獸以通靈表異者必有符沉之候通靈者必有宮商之應是以宋喪夫德六鳴能進前婦將焚鳥鳴其災四國未火融風已發亦鳥來曰歎在刑楚此乃上天之所使自然之明考之律呂則音聲有本求之人事則吉凶不失昔在秦祖以功受封萬盧聽音者在秦伏斯皆典讀之實非聖賢之虛名也商之將興由一燕卵也文王受命丹鳥銜書此乃聖人之靈神則室之休神何處之有乎夫鳥鳴之聽精在鴉火妙在八神自非斯倫猶子路之於死生也長仁言君辭雖茂華而不實未敢之信須更有鳴鵲之驗長仁乃服輅至列人典農王弘直許有飄風高二尺餘從申上來在庭中幢幢回轉息以復起良久乃止直以問輅輅曰東方有馬吏至恐父哭子如何明日膠

東吏到直子果亡直問其故輅曰其日乙卯則長子之候也木落

於申斗建申申破寅死喪之候也日加午而風發則馬之候也離

為文章則吏之候也申未為虎虎為大人則父之候也有雄雉飛

來登直內鈴柱頭直大以不安令輅作卦輅曰到五月必遷時三

月也至期直果為渤海太守輅別傳曰輅又曰夫風以時動又以象應時者神之驅使象者神之形表一時其道不足為難王弘直亦

大學問有道術皆不能精問輅風之推變乃可爾乎輅言此但風之毛髮何足為異若夫列宿不守眾神亂行八風橫起怒氣雷飛山崩石飛樹木摧傾湯塵萬里仰不見天鳥獸藏竄兆民駭驚於是使梓慎之徒登高臺望風氣分災館陶令諸葛原遷新興太守輅往祖餞

之賓客並會原自起取燕卵蠶窠蠶窠著器中使射覆卦成輅曰

第一物含氣須變依乎宇堂雄雌以形翅翼舒張此燕卵也第二

物家室倒縣門戶眾多藏精育毒得秋乃化此蠶窠也第三物殼

觶長足吐絲成羅尋網求食利在宵夜此蠶窠也舉坐驚喜輅別傳曰諸葛

原字景春亦學士好卜筮數與輅共射覆不能窮之景春與輅有榮辱之分因輅饒之大有高譚之客知人多聞其善卜仰觀不知其有大異之才於是有與輅共論聖人著作之源又敘五帝三

格言卦意何不
詳載心後反
後句失其實
矣

王受命之符輅解景春微旨遂開張戰地示以不固藏匿孤虛以待來攻景春奔北軍師推自
言吾觀卿旌旗城池已壞也其欲戰之士於此鳴鼓角舉雲梯弓弩大起牙旗雨集然後登城曜
威開門受敵上論五帝如江如漢下論三王如翻如翰其英者若春華之俱發其攻者若秋風之
落葉聽者眩惑不達其義言者收聲莫不心服雖白起之坑趙卒項羽之塞淮水無以尚之于時
客皆欲面縛銜璧求束手於軍鼓之下輅猶總一山立未便許之至明日離別之際然後有腹心始
終一時海內俊士八九人矣蔡元才在朋友中言有清才在衆人中言本聞卿作狗何意為龍輅言
潛陽未變非卿所知焉有狗耳得聞龍聲乎景春言今當遠別後會何期且復共一射覆輅占既
皆中景春大笑卿為我論此卦意舒我心懷輅為開爻散理分賦形象言微辭合妙不可述景春
及衆客莫不言聽後論之美勝於射覆之樂景春與輅別戒以二事言卿性樂酒量雖温克然不
可保寧當節之卿有水鏡之才所見者妙仰觀雖神禍如膏火不可不慎持卿敵才游於雲漢之
間不憂不富貴也輅言酒不可極才不可竭也輅族兄孝國居在厝丘輅往從之與
盡吾欲持酒以禮持才以愚何患之有也輅族兄孝國居在厝丘輅往從之與
二客會客去後輅謂孝國曰此二人天庭及口耳之間同有凶氣
異變俱起雙魂無宅輅別傳曰輅又口厚味嗜毒天
精幽又坎為植則允為喪車流魂于海骨歸于家少
許時當並死也復數十日二人飲酒醉夜共載車牛驚下道入漳
河中皆即溺死也當此之時輅之隣里外戶不閉無相偷竊者清
河太守華表召輅為文學掾安平趙孔曜薦輅於冀州刺史裴徽
曰輅雅性寬大與世無忌仰觀天文則同妙甘公石申俯覽周易

則齊思孝主今明使君方垂神幽藪留精九臯輅空蒙陰和之應
得及羽儀之時徽於是辟為文學從事引與相見大善友之徒部
鉅鹿遷治中別駕初應州召與弟季儒共載至武城西自卦吉凶
語儒云當在故城中見三狸爾者乃顯前到河西故城即正見三
狸其踞城側兄弟並喜正始九年舉秀才輅別傳曰輅為華清河所召為北
齊文學一時士女無不歎慕安平
趙孔曜明敏有思識與輅有管鮑之分故從發于來就郡嶺上與輅相見言卿腹中汪汪故時死
人半今生人無雙當去俗騰飛翔翔吳雲云何在此聞卿消息便吾食不甘味也冀州刺史君才
理清明能釋玄虛每論易及老莊之道未嘗不注精於嚴聖之徒也又春吾意重能謂信者今
當故往為卿陳感虎開石之誠輅言吾非四洲之龍安能使白日晝陰卿若能動東風與朝雲吾
志所不讓也於是遂至冀州見裴使君使君言君顏色何以消滅於故邪孔曜言體中無藥石之
疾然見清河郡內有一騏驎拘繫後廢歷年去王良伯樂百八十里不殊跡天骨起風塵以此
倅耳使君言騏驎今何在也孔曜言平原管輅字公明年三十六雅性寬大與世無忌可為士雄
仰觀天文則能同妙甘公石申俯覽周易則能思濟季主游帝道術開神無窮可為士英抱荆山
之璞懷夜光之寶而為清河郡所錄此發文學可為痛心疾首也使君方欲流精九臯垂神幽藪
欲令明主不獨治逸才不久滯高風遐被莫不草靡交使輅特蒙陰和之應得及羽儀之時必能
翼宣隆化揚聲九圍也裴使君聞言則慷慨曰何乃爾邪雖在大州未見異才可用釋人問者
思還京師得共論道耳况草間自有清妙之才乎如此便相為取之莫使騏驎更為凡馬荆山反
成凡石即檄召輅為文學從事一相見清論終日不覺罷倦天時大熱移牀在庭前樹下乃至雞
向晨然後出再相見便轉為鉅鹿從事三見轉治中四見轉為別駕至十月舉為秀才輅辭裴使

別傳空言於
但陳以可引用
則其正通管
者耳

君使君言丁鄧二尚書有經國才略於物理不精也何尚書神明精微言皆巧妙之志殆破
秋毫君當慎之自言不解易九事必當以相問此至洛宜善精其理也幣言何若巧妙以攻難之
才游形之表未入於神夫入神者當步天元陰陽探玄虛極幽明然後覺道無窮未暇細言若
欲差次老莊而參爻象愛微辯而興浮藻可謂射侯之巧非能破秋毫之妙也若九事皆至義者
不足勞思也若陰陽者精之以久略去之後歲則當有時刑十二月二十八日吏部尚
大風風必摧破樹木若發於乾者必有天威不口其清譚者

書何晏請之鄧颺在晏許晏謂輅曰聞君著爻神妙試為作一卦
知位當至三公不又問連夢見青蠅數十頭來在鼻上驅之不肯
去有何意故輅曰夫飛鴉天下賤鳥及其在林食椹則懷我好音
況輅心非草木敢不盡忠昔元凱之弼重華宣慈惠和周公之翼
成王坐而待旦故能流光六合萬國咸寧此乃履道休應非卜筮
之所明也今君侯位重山岳若雷電而懷德者鮮畏威者衆殆
非小心翼翼多懼之仁又鼻者良此天中之山臣松之案相書謂鼻之所
在為天中鼻有山象故曰
天中之山也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今青蠅臭惡而集之焉位峻者顛輕
豪者口不可不思害盈之數盛衰之期是故山在地中曰謙雷在

平姑目是上能
士信且歸於
富貴耳

天上曰壯謙則哀多並寡壯則非禮不履未有損已而不光大行
非而不傷敗願君侯上追文王六爻之旨下思尼父彖象之義然
後三公可決青蠅可驅也颺曰此老生之常譚輅答曰夫老生者
見不生常譚者見不譚晏曰過歲更當相見輅別傳曰輅為何晏所請果共
論易九事九事皆明晏曰君論
陰陽此世無雙時鄧颺與晏共坐颺言君見謂善易而語不及易中辭義何故也輅尋聲答之
曰夫善易者不論易也晏含笑而讚之可謂要言不煩也因請輅為卦輅既稱引靈誠安謝之曰
知機其神乎古人以為難交疏而吐其誠今人以為難君今一面
而盡二難之道可謂明德惟馨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輅還邑舍具以此言

語舅氏舅氏責輅言太切至輅曰與死人語何所畏邪舅大怒謂
輅狂悖歲朝西北大風塵埃蔽天十餘日聞晏颺皆誅然後舅氏

乃服輅別傳曰舅夏大夫問輅前見何鄧之目為已有凶氣未也輅言與禍人共會然後知神
明交錯與吉人相近又知聖賢求精之妙夫鄧之行步則筋不來骨脈不制起立傾倚
若無手足謂之鬼蹠何之視候則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煙浮容若槁木謂之鬼蹠故鬼蹠者
為風所收鬼幽者為火所燒自然之符不可以蔽也輅後因得休表使君問何平叔一代才名其
實何如輅曰其才若盆盎之水所見者清不見者濁神在廣博志不務學非能成才欲以盆盎之
水求一山之形形不可得則智由此惑故說老莊則巧而多華說易生義則美而多偽華則道淺
偽則神虛得上才則淺而流絕得中才則游精而獨出輅以為少功之才也表使君曰誠如來論
吾數與平叔共說老莊及易常覺其辭妙於理不能折之又時人吸習皆歸服之焉益令不不相

以疑作命

輅狂悖歲朝西北大風塵埃蔽天十餘日聞晏颺皆誅然後舅氏
乃服輅別傳曰舅夏大夫問輅前見何鄧之目為已有凶氣未也輅言與禍人共會然後知神
明交錯與吉人相近又知聖賢求精之妙夫鄧之行步則筋不來骨脈不制起立傾倚
若無手足謂之鬼蹠何之視候則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煙浮容若槁木謂之鬼蹠故鬼蹠者
為風所收鬼幽者為火所燒自然之符不可以蔽也輅後因得休表使君問何平叔一代才名其
實何如輅曰其才若盆盎之水所見者清不見者濁神在廣博志不務學非能成才欲以盆盎之
水求一山之形形不可得則智由此惑故說老莊則巧而多華說易生義則美而多偽華則道淺
偽則神虛得上才則淺而流絕得中才則游精而獨出輅以為少功之才也表使君曰誠如來論
吾數與平叔共說老莊及易常覺其辭妙於理不能折之又時人吸習皆歸服之焉益令不不相

表如周書之說

見得清言然始輅過魏郡太守鍾毓其論易義輅因言卜可知君生死

後灼灼耳之日毓使筮其生日月如言無蹉跌毓大愕然曰君可畏也死以

付天不以付君遂不復筮毓問輅天下當太平否輅曰方今四九

天飛利見大人神武升建王道夫明何憂不平毓未解輅言無幾

曹爽等誅乃覺寤云輅別傳曰魏郡太守鍾毓清逸有才難輅易二十餘事自以為難

輅下知毓生日月毓愕然曰聖人通神通化連屬事物何聰明乃爾輅言幽明同化死生一道悠

悠太極終而復始文王損命不以為憂仲尼曳杖不以為懼緒煩著筮空盡其意毓曰生者好事

死者惡事哀樂之分吾所不能齊且以付天不以付君也石苞為郭典農與輅相見問曰聞君鄉

里崔文耀能隱形其事可信乎輅言此但陰陽蔽匿之數苟得其數則四岳可藏河海可逃况以

七尺之形游變化之內散雲霧以幽身布金木以滅迹術足數成不足為難苞曰欲聞其妙君且

善論其數也輅言夫物不精不為神數不外不為術故精者神之所舍妙者智之所遇合之幾微

可以性通難以言論是故舉其大體以驗之夫白日登天運景萬里無物不

照也言不盡意意之微也舉其大體以驗之夫白日登天運景萬里無物不

照及其入地一炭之光不可得見三五盈月清耀燭夜可以遠望及其在書明不如鏡今逃日月

若必陰陽之數陰陽之數通於萬類鳥獸猶化況於人乎夫得數者外得神者靈非徒生者有驗

死亦有徵是以山崩地陷人鬼相感使然也苞曰自見陰陽之理不過於君君何以不隱輅

曰夫陵虛之鳥其清高不願江漢之魚淵沼之魚樂其濡澤不易騰風之鳥由性異而分不同

也僕自欲正身以明道直也必欲義見數不以為異知術不以為奇夙夜研機等學温故而素隱

行怪未暇平原太守劉邠取印囊及山鷄毛著器中使筮輅曰內方

外員五色成文含寶守信出則有章此印囊也高嶽巖巖有鳥朱

身羽翼玄黃鳴不失晨此山鷄毛也邠曰此郡官舍連有變怪使

人恐怖其理何由輅曰或因漢末之亂兵馬擾攘軍尸流血汗染

丘山故因昏夕多有怪形也明府道德高妙自天祐之願安百祿

以光休寵輅別傳曰故郡將劉邠字令元清和有思想好易而不能精與輅相見意甚喜歡

自後注向以法實
余亦亦實性分位
石同此心明之也

三國志卷之九

七

卷之九

達此數者其理何由也。輅言此郡所以名平原者本有原山無木石與地自然含陰不能吐雲含陽不能激風陰陽雖弱猶有微神微神不真多聚凶氣以類相求魍魎成群或因漢末兵馬擾攘軍尸流血汗染丘岳疆魂相感變化無常故因昏夕之時多有怪形也昔夏禹文明不怪於黃龍周武信時不惑於暴風今明府道德高妙神不懼妖自天祐之吉無不利願安百祿以光休寵也

邪曰聽雅論為近其理毋有變怪輅聞鼓角聲音或見弓劍形象夫以土山之精伯有之鬼實能合會干犯明靈也邪問輅易言剛健為實輝光日新斯為同不也輅曰不同之名朝日為輝日中為光

晉諸公贊曰邪本名炎犯晉太子諱改為邪位至太子僕子粹字純嘏侍中次宏字終嘏太常次漢字仲嘏光祿大夫漢清中有貴識名亞樂廣宏子咸徐州刺史次耽晉陵內史耽子恢字真長尹丹陽

清河令徐季龍使人行獵令輅筮其所得輅曰當獲小獸復非食禽雖有爪牙微而不彊雖有文章蔚而不明非虎非雉

其名曰狸獵人暮歸果如輅言季龍取十三種物著大篋中使輅射云器中藉藉有十三種物先說雞子後道蠶螟遂一一各之惟

以梳為枇耳輅別傳曰清河令徐季龍字開明有才機與輅相見共論龍動則景雲起虎嘯則谷風至以為火星者龍星者虎火出則雲應參出則風到此乃陰陽之感

化非龍虎之所致也輅言夫論龍當先審其本然後求其理理失則機變參星為虎則谷風更為寒霜之風我霜之氣非東風之名是以龍者陽精以潛為靈幽靈上通和氣感神二物相扶故能與雲夫虎陰精而和於陽依木長嘯動於與林二氣相感故能連風若磁石之取鐵不見其神而金自來有徵應以相感也況龍有潛飛之化虎有文明之變招雲召風何足為疑季龍言夫龍之在淵不過一井之底虎之悲嘯不過百步之中形氣淺弱所通者近何能測景雲而馳東風輅言龍不見於陽陽在掌握之中形不出手乃上引太陽之火下引如陰之

水噓吸之間煙氣相感輅象應乎二變苟不相感則二女同居志不相得自然之道

無有遠近季龍曰世有軍事則感鷄雉先鳴其道何由復有他占惟在鷄雉而已輅言貴人有事

其應在天則日月星辰也兵動民憂其應在物則山林鳥獸也夫鷄者兌之畜金者兵之精

雉者離之鳥獸者武之禮故太白揚輝則雞鳴熒惑流行則雉驚各感數而動又兵之神道布在

六甲六甲推移共占無常是以晉樞牛喻果有西軍鴻嘉石鼓鳴則有兵不專述在於鷄雉也季

龍言晉昭公八年有石言於晉師曠以為作事不時恐驚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於理為合

不輅言晉平奢泰崇飾宮室斬伐林木破破金石民力既盡怨及山澤神痛人感二精並作金石

同氣則兌為口舌口舌之妖動于金石傳曰輕自飾城廓則全不從革此之謂也季龍欽嘉留

輅經數日輅占獵既驗季龍曰君雖神外但不多藏物耳何能皆得之輅言吾與天地參神著龜

通靈抱日月而游杳冥極變化而覽未然況茲近物能蔽聰明季龍大笑吾既不謙又念窮在也

矣輅言君尚未識謙言焉能論道夫天地者則乾坤之卦晉龍者則卜筮之數日月者離坎之象

變化者陰陽之交查冥者神化之源未然而幽冥之先此皆周易之紀綱何僕之不謙季龍於

是取十三種物欲以窮之輅射之皆中季龍乃輅隨軍西行過母丘儉墓下倚樹

哀吟精神不樂人問其故輅曰林木雖茂無形可久碑誅雖美無

後可守玄武藏頭蒼龍無足白虎銜尸朱雀悲哭四危以備法當

滅族不過二載其應至矣卒如其言後得休過清河倪太守時天

旱倪問輅雨期輅曰今夕當雨是日暘燥晝無形似府丞及令在

坐咸謂不然到鼓一中星月皆沒風雲並起竟成快雨於是倪盛

修主人禮共為歡樂

輅別傳曰輅與倪清河相見既刻雨期倪猶未信輅曰夫造化之

氣水氣之發動於卯辰此必至之應也又天昨傲召五星宣布星符刺下東井告命南箕使召雷公電父風伯雨師群岳吐陰眾川激精雲漢垂澤蛟龍含靈燁燁朱電吐咀查冥殷殷雷聲噓吸雨靈習習谷風六合皆同欬唾之間品物流形天有常期道有自然不足為難也倪曰譚高信寡相為憂之於是便留輅住請府丞及清河令若夜雨者當為啖二百斤贖肉若不雨當住十日輅曰言念費損至日向暮了無雲氣眾人並嗤輅輅言樹上已有小女微風樹間又有陰鳥和鳴又小男風起眾鳥和翔其應至矣須臾果有良風鳴鳥日未入東南有山雲樓起黃昏之後雷聲動天到鼓一中星月皆沒風雲並與玄氣四合大雨河傾倪謂輅言誤中耳不為神也輅曰誤中與天期不亦正乎

正元二年弟辰謂輅曰大

將軍待君意厚莫當富貴乎輅長歎曰吾自知有分直耳然天與

我才明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間不見女嫁兒娶婦也若得免

此欲作洛陽令可使路不拾遺袍鼓不鳴但恐至太山治鬼不得

治生人如何辰問其故輅曰吾額上無生骨眼中無守精鼻無梁

柱脚無天根背無三甲腹無三壬此皆不壽之驗又吾本命在寅

加月食夜生天有常數不可得諱但人不知耳吾前後相當死者

過百人略無錯也是歲八月為少府丞明年二月卒年四十八

輅別傳

輅別傳

既有明才遭朱陽之運于時名執赫奕若火猛風疾當塗之士莫不枝附葉連賓客如雲無多少皆為設食賓無貴賤候之以禮京城紛紛非徒歸其名執而已然亦懷其德焉向不天命輅之榮華非世所測也弟辰嘗欲從輅學卜及仰觀事輅言卿不可教耳夫卜非至精不能見其數非至妙不能觀其道孝經詩論是為三公無用知之也於是遂止子弟無能傳其術者辰敘曰夫晉魏之士見輅道術神妙占候無錯以為有隱書及象甲之數辰每觀輅書傳惟有易林風角及鳥鳴仰觀星書三十餘卷世所共有然輅獨在少府官舍無家人子弟隨之其亡沒之際好奇不哀喪者盜輅書惟餘易林風角及鳥鳴書還耳夫術數有百數十家其書有數千卷書不少也然而世鮮名人皆由無才不由無書也裴真州何鄧二尚書及鄉里劉太常賴川兄弟以輅稟受天亦明陰陽之道吉凶之情一得其源遂涉其流亦不為難常歸服之輅自言與此五君共語使人精神清發昏不寐寐自此以下殆白日欲寢矣又自言當世無所願欲得與輅伴慎鄭裨竈晉卜偃末子彙楚甘公魏石申共登靈臺披神圖步三光測災異運音龜次狐疑無所復恨也辰不以聞淺得因孔懷之親數與輅有所諮論至於辨人物析臧否說近義彈曲直拙而不凶也若敷皇義之典揚文孔之辭周流五曜經緯三度口滿聲溢微言屢集若仰眺飛鴻漂漂兮景沒若俯臨深溪杳杳兮精絕偪以攻難而失其端欲受學求道尋以迷昏無不扼腕推指追響長嘆也昔京房雖善卜及風律之占卒不免禍而輅自知四十八當亡可謂明哲相殊又京房目見遺議之黨耳聽青蠅之聲面諫不從而猶道路紛紜輅處魏晉之際藏智以林卷詔有時妙不見求遇不見遺可謂知幾相邈也京房上不至萬乘之主下不避佞諂之徒欲以天文洪範利國利身困不能用卒陷大刑可謂枯龜之餘智營燭之木景豈不哀哉世人多以輅疇之京房辰不敢許也至於仰察星辰俯定吉凶遠期不失年歲近期不失日月辰以甘石之妙不先也射覆名物見術流連東方朔不過也觀骨形而審貴賤覽形色而知生死許負唐舉不超也若夫疏風氣而探微候聽鳥鳴而識神機亦一代之奇也向使輅官達為宰相大臣膏腴流於明世華驛列于竹帛使幽險皆舉祕言不遺于載之後有道者必信而貴之無道者必疑而怪之信者以妙過真夫妙與神合者得神則無所惑也恨輅才長命短道貴時賤親賢遐滯不宣於良史而為鄙弟所見追述既自閭濁又從來久遠所載卜占事雖不識本卦拈拾殘餘十得二焉至於仰觀靈曜說魏晉興衰及五運

輅別傳

知守宮蝴蝶二物皆亡兄於此為安卦生象辭喻交錯微義豪起變化相推會於辰巳分別龍蛇
 各使有理言絕之後孟荆州長歎息曰吾聞君論精神騰躍殆欲飛散何其汪汪乃至於斯邪
 臣松之按辰所稱鄉里劉太常者謂劉寔也辰撰輅傳寔時為太常頓川則寔弟智也寔智並以
 儒學為名無能言之世語稱寔博辯猶不足以並裴何之流也又按輅自說云本命在寅則建安
 十五年生也至正始九年應三十九而傳云三十六以正元三年卒應四十七傳云四十八皆為
 不相應也近有閩續伯者各錄該微通物有良史風為天下補綴遺脫敢以所聞列于篇左皆從
 受之於大人先哲足以取信者其免虛誣之譏云爾嘗受辰傳所謂劉太常者曰輅始見輅由於
 為鄰婦卜二牛云當在西面窮牆中縣頭上向教婦人令視諸丘冢中果得牛婦人因以為藏已
 牛告官按驗乃知以術知故裴與州遂聞焉又云路中小人失妻者輅為卜教使明且於東陽城
 門中伺擔豚人牽與共鬪具如其言豚逸走即其追之豚入人舍突破主人驚婦從寔中出劉侯
 云甚多此類辰所載纔十一二耳劉侯云辰孝廉才也中書令史紀玄龍輅鄉里人云輅在田舍
 嘗候遠隣主人患穀失火輅卜教使明日於南陌上伺當有一角巾諸生駕黑牛故車必引留為
 設賓主此能消之即從輅戒諸生有急求去不聽遂留當宿意大不安以為圖已主人罷入生乃
 把刀出門倚兩薪積間側立假寐歛有一小物直來過前如獸手中持火以口吹之生驚舉刀所
 正斷腰視之則狐自此主人不復有災前長廣太守陳承祐口授城門投尉華長駿語云昔其父
 為清河太守時召輅作吏駿與少小後以鄉里遂加恩意常與同載同旋具知其事云諸要驗三
 倍於傳辰既短才又奸猾小又多在田舍故益不詳辰仕宦至州上簿部從事太康之初物故駿
 又云輅卜亦悉中十得七八駿問其故輅云理無差錯來卜者或言不足以宣事實故使爾華
 城門夫人者婦故司空涿郡盧公女也得疾連年不差華家時居西城下南纏里中三廡在其東
 南輅卜當有師從東方來自言能治便聽使之必得其力後無何有南征廢驛當充甲卒來詣盧
 公占能治女病公即表請留之專使其子將詣華氏療疾初用散藥後復用丸治尋有效即奏除
 驛名以補太醫又云隨輅父在利漕時有治下也民捕鹿者其長行還見毛血人取鹿處來詣廡

台輅輅為卦語云此有盜者是汝東巷中第三家也汝徑往門前伺無人時取一瓦子密發其確
 屋東頭第七椽以瓦著下不過明日食時自送還汝其夜盜者父病頭痛壯熱煩疼然亦來詣輅
 卜輅為發祟盜者具服輅令擔皮肉藏還著故處病當自愈乃密教鹿主往取又語使復往如前
 舉椽棄瓦盜父病差又都尉治內史有失物者輅使明晨於寺門外看當逢一人使指天畫地舉
 手四向自當得之
 暮果獲於故處矣

評曰華佗之醫診杜夔之聲樂朱建平之相術周宣之相夢管輅
 之術筮誠皆玄妙之殊巧非常之絕技矣昔史遷著扁鵲倉公曰
 者之傳所以廣異聞而表奇事也故存錄云爾

魏書三十

三國志三十

烏丸鮮卑東夷傳第三十

書載蠻夷猾夏詩稱獫狁孔熾久矣其為中國患也秦漢以來匈奴久為邊害孝武雖外事四夷東平兩越朝鮮西討貳師大宛開邛笮夜郎之道然皆在荒服之外不能為中國輕重而匈奴最逼於諸夏胡騎南侵則三邊受敵是以屢遣衛霍之將深入北伐窮追單于奪其饒衍之地後遂保塞稱藩世以衰弱建安中呼廚泉南單于入朝遂留內侍使右賢王撫其國而匈奴折節過於漢舊然烏丸鮮卑稍更強盛亦因漢末之亂中國多事不遑外討故得擅漢南之地寇暴城邑殺略人民北邊仍受其困會袁紹兼河北乃撫有三郡烏丸寵其名王而收其精騎其後尚熙又逃於蹋頓蹋頓又驍武邊長老皆比之冒頓恃其阻遠敢受亡命以控百蠻

此三郡烏丸似指下支盧也若石北平三郡皆

亞川屯同

三國志

去延等從烏丸校尉耿曄出塞擊鮮卑有功還皆拜為率眾王賜束帛

漢末遼西烏丸大人丘力居眾五千餘落上谷烏丸大人難樓眾九千餘落各稱王而遼東屬國烏丸大人蘇僕延眾千餘落自稱峭王右北平烏丸大人烏延眾八百餘落自稱汗魯王皆有計策勇健中山太守張純叛入丘力居眾中自號彌天安定王為三郡烏丸元帥寇略青徐幽冀四州殺略吏民靈帝末以劉虞為幽州牧募胡斬純首北州乃定後丘力居死子樓班年小從子蹋頓有武略代立總攝三王部眾皆從其教令袁紹與公孫瓚連戰不決蹋頓遣使詣紹求和親助紹擊瓚破之紹矯制賜蹋頓難峭王汗魯王印綬皆以為單于英雄記曰紹遣使即拜烏丸三王為單于皆安居華蓋羽旄黃承制詔遼東屬國率眾王頒下烏丸遼西率眾王蹋頓右北平率眾王汗盧維乃相慕義遷善款塞內附北捍獫狁東拒濊貊世守北陲為百姓保軌雖時侵犯王略命將徂征厥罪率不旋時悔愆變改方之外夷最又聰惠者也始有千夫長百夫長以相統領用能悉乃心克有勳力於國家稍受王侯之命自我王室多故公孫瓚作難殘夷厥土之君以侮天慢主是以四海之內並執干

戈以衛社稷三王會氣奔土忿姦憂國控弦與漢兵為表裏誠甚忠孝朝所嘉焉然而虎兕長蛇相隨塞路王官爵命否而無聞夫有勳不賞俾勤者息今遣行謁者楊林齎單于璽綬車服以對爾勞其各緩靜部落致以謹慎無使作凶作惡世復爾祀位長為百蠻長厥有咎有不滅者泯於爾祿而喪於乃庸可不勉乎烏丸單于都護部眾左右單于受其節度他如故事

班大峭王率其部眾奉樓班為單于蹋頓為王然蹋頓多畫計策

廣陽閻柔少沒烏丸鮮卑中為其種所歸信柔乃因鮮卑眾殺烏

丸校尉邢舉代之紹因寵尉以安北邊後表尚敗奔蹋頓憑其執

復圖冀州會太祖平河北柔帥鮮卑烏丸歸附遂因以柔為校尉

猶持漢使節治廣甯如舊建安十一年太祖自征蹋頓於柳城潛

軍詭道未至百餘里虜乃覺尚與蹋頓將眾逆戰於凡城兵馬甚

盛太祖登高望虜陣柳軍未進觀其小動乃擊破其眾臨陣斬蹋

頓首死者被野速附丸樓班烏延等走遼東遼東悉斬傳送其首

其餘遺進皆降及幽州并州柔所統烏丸萬餘落悉徙其族居中

國帥從其侯王大人種眾與征伐由是三郡烏丸為天下名騎魏略

及元叔 諸元叔 諸書

柳城

殺扶羅韓扶羅韓子泄歸泥及部衆悉屬比能比能自以殺歸泥
父特又善遇之步度根由是怨比能文帝踐阼田豫爲烏丸校尉
持節并護鮮卑屯昌平步度根遣使獻馬帝拜爲王後數與軻比
能更相攻擊步度根部衆稍寡弱將其衆萬餘落保太原鴈門郡
步度根乃使人招呼泄歸泥曰汝父爲比能所殺不念報仇反屬
怨家今雖厚待汝是欲殺汝計也不如還我我與汝是骨肉至親
豈與仇等由是歸泥將其部落逃歸步度根比能追之弗及至黃
初五年步度根詣闕貢獻厚加賞賜是後一心守邊不爲寇害而
軻比能衆遂彊盛明帝卽位務欲綏和戎狄以息征伐羈縻兩部
而已至青龍元年比能誘步度根深結和親於是步度根將泄歸
泥及部衆悉保比能寇鈔并州殺略吏民帝遣驍騎將軍秦朗征
之歸泥叛比能將其部衆降拜歸義王賜幢麾曲蓋鼓吹於并州
如故步度根爲比能所殺

軻比能本小種鮮卑以勇健斷法平端不貪財物衆推以爲大人
部落近塞自袁紹據河北中國人多亡叛歸之教作兵器鎧楯頗
學文字故其勒御部衆擬則中國出入弋獵建立旌旄以鼓節爲
進退建安中因閻柔上貢獻太祖西征關中田銀反河間比能將
三千餘騎隨柔擊破銀後代郡烏丸反比能復助爲寇害太祖以
鄴陵侯彰爲驍騎將軍北征大破之比能走出塞後復通貢獻延
康初比能遣使獻馬文帝亦立比能爲附義王黃初二年比能出
諸魏人在鮮卑者五百餘家還居代郡明年比能帥部落大人小
子代郡烏丸修武盧等三千餘騎驅牛馬七萬餘口交市遣魏人
千餘家居上谷後與東部鮮卑大人素利及步度根三部爭鬪更
相攻擊田豫和合使不得相侵五年比能復擊素利豫帥輕騎徑

力扶以
力我七惟此

進倚其後比能使別小帥瑣奴拒豫豫進討破走之由是懷貳乃與輔國將軍鮮于輔書曰夷狄不識文字故投尉閻柔保我於天子我與素利爲讐往年攻擊之而田投尉助素利我臨陣使瑣奴往聞使君來即便引軍退步度根數數鈔盜又殺我弟而誣我以鈔盜我夷狄雖不知禮義兄弟子孫受天子印綬牛馬尚知美水草況我有人心邪將軍當保明我於天子輔得書以聞帝復使豫招納安慰比能衆遂彊盛控弦十餘萬騎每鈔略得財物均平分付一決目前終無所私故得衆死力餘部大人皆敬憚之然猶未能及檀石槐也太和二年豫遣譯夏舍詣比能女壻鬱築鞬部舍爲鞬所殺其秋豫將西部鮮卑蒲頭泄歸泥出塞討鬱築鞬大破之還至馬城比能自將三萬騎圍豫七日上谷太守閻志柔之弟也素利爲鮮卑所信志往解喻即解圍去後幽州刺史王雄并領

投尉撫以恩信比能數款塞詣州奉貢獻至青龍元年比能誘納步度根使叛并州與結和親自勒萬騎迎其累重於陘北并州刺史畢軌遣將軍蘇尚董弼等擊之比能遣子將騎與尚等會戰於樓煩臨陣害尚弼至三年中雄遣勇士韓龍刺殺比能更立其弟素利彌加厥機皆爲大人在遼西右北平漁陽塞外道遠初不爲邊患然其種衆多於比能建安中因閻柔上貢獻通市太祖皆表寵以爲王厥機死又立其子沙末汗爲親漢王延康初又各遣使獻馬文帝立素利彌加爲歸義王素利與比能更相攻擊太和二年素利死子小以弟成律歸爲王代攝其衆

書稱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其九服之制可得而言也然荒域之外重譯而至非足跡車軌所及未有知其國俗殊方者也自虞暨周西戎有白環之獻東夷有肅慎之貢皆曠世而至其遐遠也如

此及漢氏遣張騫使西域窮河源經歷諸國遂置都護以總領之
然後西域之事具存故史官得詳載焉魏興西域雖不能盡至其
大國龜茲于寘康居烏孫疎勒月氏鄯善車師之屬無歲不奉朝
貢略如漢氏故事而公孫淵仍父祖三世有遼東天子爲其絕域
委以海外之事遂隔斷東夷不得通於諸夏景初中大興師旅誅
淵又潛軍浮海收樂浪帶方之郡而後海表謐然東夷屈服其後
高句麗背叛又遣偏師致討窮追極遠踰烏丸骨都過沃沮踐肅
慎之庭東臨大海長老說有異面之人近日之所出遂周觀諸國
采其法俗小大區別各有名號可得詳紀雖夷狄之邦而俎豆之
象存中國失禮求之四夷猶信故撰次其國列其同異以接前史
之所未備焉

夫餘在長城之北去玄菟千里南與高句麗東與挹婁西與鮮卑

犬家本休大至
今充爲國官
名有大如之號

用殷正月而石
白猶其少
遠教也

衡按女送作
子

接北有弱水方可二千里戶八萬其民土著有宮室倉庫牢獄多
山陵廣澤於東夷之域最平敞土地宜五穀不生五果其人麤大
性强勇謹厚不寇鈇國有君王皆以六畜名官有馬加牛加豬加
狗加大使犬使者使者邑落有豪民民下戶皆爲奴僕諸加別主
四出道大者主數千家小者數百家食飲皆用俎豆會同拜爵洗
爵揖讓升降以殷正月祭天國中大會連日飲食歌舞名曰迎鼓
於是時斷刑獄解囚徒在國衣尚白白布大袂袍袴履華鞞出國
則尚繒繡錦罽大人加狐狸狁白黑貂之裘以金銀飾冑譯人傳
辭皆跪手據地竊語用刑嚴急殺人者死沒其家人爲奴婢竊盜
一責十二男女淫婦人妒皆殺之尤憎妒已殺尸之國南山上至
腐爛女家欲得輸牛馬乃與之兄死妻嫂與匈奴同俗其國善養
牲出名馬赤玉貂狁美珠珠大者如酸棗以弓矢刀矛爲兵家家

自有鎧仗國之耆老自說古之亡人作城柵皆員有似牢獄行道
晝夜無老幼皆歌通日聲不絕有軍事亦祭天殺牛觀蹄以占吉
凶蹄解者為凶合者為吉有敵諸加自戰下戶俱擔糧飲食之其
死夏月皆用冰殺人殉葬多者百數厚葬有棺無槨魏畧曰其俗停喪
五月以久為榮其
祭二者有生有熟喪主不欲速而他人殮之常諱外以此為其
居喪男女皆純白婦人著布面衣去環釵大體與中國相彷彿也
公孫度雄張海東威服外夷夫餘王尉仇台更屬遼東時句麗鮮
卑強度以夫餘在二虜之間妻以宗女尉仇台死簡位居立無適
子有孽子麻余位居死諸加共立麻余牛加兄子名位居為大使
輕財善施國人附之歲歲遣使詣京都貢獻正始中幽州刺史母
丘儉討句麗遣玄菟太守王順詣夫餘位居遣天加郊迎供軍糧
季父牛加有二心位居殺季父父子籍沒財物遣使簿斂送官舊
夫餘俗水旱不調五穀不熟輒歸咎於王或言當易或言當殺麻

余死其子依慮年六歲立以為王漢時夫餘王葬用玉匣常豫以

付玄菟郡王死則迎取以葬公孫淵伏誅玄菟庫猶有玉匣一具

今夫餘庫有玉璧珪瓚數代之物傳世以為寶者老言先代之所

賜也魏畧曰其國殷富自
先世以來未嘗破壞其印文言滅王之印國有故城名滅城蓋本滅

貊之地而夫餘王其中自謂亡人抑有似也魏畧曰舊志又言昔北方有橐
離之國者其王者侍婢有身王

欲殺之婢云有氣如雞子來下我故有身後生子王捐之於溷中猪以喙噓之徙至馬開馬以氣
噓之不死王疑以為天子也乃令其母收畜之名曰東明常令牧馬東明善射王恐奪其國也欲
殺之東明走南至施掩水以弓擊水魚鼈浮為橋東明
得度魚鼈乃解散追兵不得渡東明因都王夫餘之地

高句麗在遼東之東千里南與朝鮮濊貊東與沃沮北與夫餘接

都與九都之下方可二千里戶三萬多大山深谷無原澤隨山谷

以為居食澗水無良田雖力佃作不足以實口腹其俗節食好治

宮室於所居之左右立大屋祭鬼神又祠靈星社稷其人性凶急

喜寇鈔其國有王其官有相加對盧沛者古雛加主簿優台丞使

方後漢
閩語
生折覽

者卑衣先人尊卑各有等級夷魯語以爲夫餘別種言語諸事
多與夫餘同其性氣衣服有異本有五族有洵奴部絕奴部順奴
部灌奴部桂婁部本洵奴部爲王稍微弱今桂婁部代之漢時賜
鼓吹技人常從玄菟郡受朝服衣幘高句麗令主其名籍後稍驕
恣不復詣郡於東界築小城置朝服衣幘其中歲時來取之今胡
猶名此城爲幘溝洶溝洶者句麗名城也其置官有對盧則不置
沛者有沛者則不置對盧王之宗族其大加皆稱古雛加洵奴部
本國主今雖不爲王適統大人得稱古雛加亦得立宗廟祠靈星
社稷絕奴部世與王婚加古雛之號諸大加亦自置使者卑衣先
人名皆達於王如卿大夫之家臣會同坐起不得與王家使者卑
衣先人同列其國中大家不佃作坐食者萬餘口下戶遠擔米糧
魚鹽供給之其民喜歌舞國中邑落暮夜男女羣聚相就歌戲無

大倉庫家家自有小倉名之爲桴京其人潔清自喜善藏釀跪拜
申一脚與夫餘異行步皆走以十月祭天國中大會名曰東盃其
公會衣服皆錦繡金銀以自飾大加主簿頭著幘如幘而無後其
小加著折風形如弁其國東有大穴名隧穴十月國中大會迎隧
神還於國東上祭之置木隧於神坐無牢獄有罪諸加評議便殺
之没入妻子爲奴婢其俗作婚姻言語已定女家作小屋於大屋
後名壻屋壻暮至女家戶外自名跪拜乞得就女宿如是者再三
女父母乃聽使就小屋中宿傍頓金帛至生子已長大乃將婦歸
家其俗淫男女已嫁娶便稍作送終之衣厚墓金銀財幣盡於送
死積石爲封列種松柏其馬皆小便登山國人有氣力習戰鬪沃
沮東濊皆屬焉又有小水貊句麗作國依大水而居西安平縣北
有小水南流入海句麗別種依小水作國因名之爲小水貊出好

弓所謂貊弓是也王莽初發高句麗兵以伐胡不欲行彊迫遣之皆亡出塞爲寇盜遼西大尹田譚追擊之爲所殺州郡縣歸咎於句麗侯駒嚴尤奏言貊人犯法罪不起於駒且宜安慰今猥被之大罪恐其遂反莽不聽詔尤擊之尤誘期句麗侯駒至而斬之傳送其首詣長安莽大悅布告天下更名高句麗爲下句麗當此時爲侯國漢光武帝八年高句麗王遣使朝貢始見稱王至殤安之間句麗王宮數寇遼東更屬玄菟遼東太守蔡風玄菟太守姚光以宮爲二郡害興師伐之宮詐降請和二郡不進宮密遣軍攻玄菟焚燒候城入遼隧殺吏民後宮復犯遼東蔡風輕將吏士追討之軍敗沒宮死子伯固立順桓之間復犯遼東寇新安居鄉又攻西安平於道上殺帶方令略得樂浪太守妻子靈帝建寧二年玄菟太守耿臨討之斬首虜數百級伯固降屬遼東熹平中伯固乞

屬玄菟公孫度之雄海東也伯固遣大加優居主簿然人等助度擊富山賊破之伯固死有二子長子拔奇小子伊夷摸拔奇不肯國人便共立伊夷模爲王自伯固時數寇遼東又受二胡五百餘家建安中公孫康出軍擊之破其國焚燒邑落拔奇怨爲兄而不得立與涓奴加各將下戶三萬餘口詣康降還住沸流水降胡亦叛伊夷模伊夷模更作新國今日所在是也拔奇遂往遼東有子留句麗國今古雛加駁位居是也其後復擊玄菟玄菟與遼東合擊大破之伊夷模無子淫灌奴部生子名位宮伊夷模死立以爲王今句麗王宮是也其曾祖宮生能開目視其國人惡之及長大果凶虐數寇鈔國見殘破今王生憶地亦能開目視人句麗呼相似爲位似其祖故名之爲位宮位宮有力勇便鞍馬善獵射景初二年太尉司馬宣王率衆討公孫淵宮遣主簿大加將數千人助

軍正始三年宮寇西安平其五年爲幽州刺史母丘儉所破語在儉傳

東沃沮在高句麗蓋馬大山之東濱大海而居其地形東北狹西南長可千里北與挹婁夫餘南與濊貊接戶五千無大君王世世邑落各有長帥其言語與句麗大同時時小異漢初燕亡人衛滿王朝鮮時沃沮皆屬焉漢武元封二年伐朝鮮殺滿孫右渠分其地爲四郡以沃沮城爲玄菟郡後爲夷貊所侵徙郡句麗西北今所謂玄菟故府是也沃沮還屬樂浪漢以土地廣遠在單單大領之東分治東部都尉治不耐城別主領東七縣時沃沮亦皆爲縣漢光武六年省邊郡都尉由此罷其後皆以其縣中渠帥爲縣侯不耐華麗沃沮諸縣皆爲侯國夷狄更相攻伐唯不耐濊侯至今猶置功曹主簿諸曹皆濊民作之沃沮諸邑落渠帥皆自稱三老

則故縣國之制也國小迫於大國之間遂臣屬句麗句麗復置其

中大人爲主者使相主領又使大加統責其租賦貊布魚鹽海中

食物千里擔負致之又送其姜女以爲婢妾遇之如奴僕其土地

肥美背山向海宜五穀善田種人性質直彊勇少牛馬便持矛步

戰食飲居處衣服禮節有似句麗魏略曰其嫁娶之法女年十歲已相設許婿家

錢畢乃復還婿其葬作大木槨長十餘丈開一頭作戶新死者皆假埋之才

使覆形皮肉盡乃取骨置槨中舉家皆共一槨刻木如生形隨死

者爲數又有瓦鑿置米其中編縣之於槨戶邊母丘儉討句麗句

麗王宮奔沃沮遂進師擊之沃沮邑落皆破之斬獲首虜三千餘

級宮奔北沃沮北沃沮一名置溝濶去南沃沮八百餘里其俗南

北皆同與挹婁接挹婁喜乘船寇鈇北沃沮畏之夏月恒在山巖

深穴中爲守備冬月冰凍船道不通乃下居村落王頎別遣追討

宮盡其東界。問其耆老，海東復有人不耆老，言國人嘗乘船捕魚，遭風見吹，數十日，東得一島，上有人，言語不相曉，其俗常以七月取童女沈海。又言有一國亦在海中，純女無男。又說得一布衣從海中浮出，其身如中國人衣，其兩袖長三丈。又得一破船，隨波出在海岸邊，有一人，項中復有面，生得之，與語不相通，不食而死。其域皆在沃沮東大海中。

挹婁在夫餘東北千餘里，濱大海南，與北沃沮接。未知其北所極，其土地多山險，其人形似夫餘，言語不與夫餘同。有五穀、牛馬、麻布，人多勇力，無大君長，邑落各有大人，處山林之間，常穴居，大家深九楹，以多爲好。土氣寒，劇於夫餘，其俗好養豬，食其肉，衣其皮，冬以豬膏塗身，厚數分，以禦風寒。夏則裸袒，以尺布隱其前後，以蔽形體。其人不潔，作溷在中央，人圍其表，居其弓長四尺，力

如弩矢，用楛，長尺八寸，青石爲鏃。古之肅慎氏之國也。善射，射人皆入，因矢施毒，人中皆死。出赤玉，好貂，今所謂挹婁貂是也。自漢以來，臣屬夫餘，夫餘責其租賦，重以黃初中叛之。夫餘數伐之，其人衆雖少，所在山險，鄰國人畏其弓矢，卒不能服也。其國便乘船，寇盜鄰國，患之。東夷飲食類皆用俎豆，唯挹婁不法。俗最無綱紀也。

濊南與辰韓北，與高句麗沃沮接。東窮大海，今朝鮮之東皆其地也。戶二萬，昔箕子旣適朝鮮，作八條之教，以教之，無門戶之閉，而民不爲盜。其後四十餘世，朝鮮侯准僭號稱王，陳勝等起天下叛，秦燕齊趙民避地朝鮮，數萬口。燕人衛滿魁結夷服，復來王之。漢武帝伐滅朝鮮，分其地爲四郡。自是之後，胡漢稍別，無大君長。自漢已來，其官有侯、邑、君、三老，統主下戶。其耆老舊自謂與句麗同。

衛按此書作不
可句此語句力
白如安博一
字也

種其人性愿慤少嗜欲有廉恥不請句麗言語法俗大抵與句麗
同衣服有異男女衣皆著曲領男子繫銀花廣數寸以為飾自單
單大山領以西屬樂浪自領以東七縣都尉主之皆以濊為民後
省都尉封其渠帥為侯今不耐濊皆其種也漢末更屬句麗其俗
重山川山川各有部分不得妄相涉入同姓不婚多忌諱疾病死
亡輒捐棄舊宅更作新居有麻布蠶桑作絲曉侯星宿豫知年歲
豐約不以珠玉為寶常用十月節祭天晝夜飲酒歌舞名之為舞
天又祭虎以為神其邑落相侵犯輒相罰責生口牛馬名之為責
禍殺人者償死少寇盜作矛長三丈或數人共持之能步戰樂浪
檀弓出其地其海出班魚皮土地饒文豹又出果下馬漢桓時獻
之臣松之按果下馬高三尺乘之可於果
樹下行故謂之果下見博物志魏都賦正始六年樂浪太守劉茂帶方太守
弓遵以領東濊屬句麗與師伐之不耐侯等舉邑降其八年詣闕

朝貢詔更拜不耐濊王居處雜在民間四時詣郡朝謁二郡有軍
征賦調供給役使遇之如民

韓在帶方之南東西以海為限南與倭接方可四千里有三種

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韓辰韓者古之辰國也馬韓在西其

民土著種植知蠶桑作絲布各有長帥大者自名為臣智其次為

邑借散在山海間無城郭有爰襄國牟水國桑外國小石索國大

石索國優休牟涿國臣濟活國伯濟國速盧不斯國日華國古誕

者國古離國怒藍國月支國各離牟盧國素謂乾國古爰國莫盧

國卑離國占離卑國臣釁國支侵國狗盧國卑彌國監奚卑離國

古蒲國致利鞠國冉路國兒林國駟盧國內卑離國感奚國萬盧

國辟卑離國曰斯烏旦國一離國不彌國支牟國狗素國捷盧國
牟盧卑離國臣蘇塗國莫盧國古臘國臨素牟國臣雲新國如來

白即拘字而
回不同

治於本

後序書曰
五十四國不詳
其名
未詳其後

卑離國楚山塗卑離國一難國狗奚國不雲國不斯濱邪國爰池
國乾馬國楚離國凡五十餘國大國萬餘家小國數千家總十餘
萬戶辰王治月支國臣智或加優呼臣雲遣支報安邪跋支濱臣
離兒不例拘邪秦支廉之號其官有魏率善邑君歸義侯中郎將
都尉伯長侯淮既僭號稱王為燕亡人衛滿所攻奪魏略曰昔箕子之
後朝鮮侯見周衰
燕自尊為王欲東略地朝鮮侯亦自稱為王欲與兵逆擊燕以尊周室其大夫禮諫之乃止使禮
西說燕燕止之不攻後子孫稍驕虐燕乃遣將秦開攻其西及取地二千餘里至滿潘汗為界朝
鮮遂弱及秦并天下使蒙恬築長城到遼東時朝鮮王不立畏秦襲之略服屬秦不肯朝會否死
其子準立二十餘年而陳項起天下亂燕齊趙民愁苦稍稍亡往準準乃置之於西友及漢以盧
縮為燕王朝鮮與燕界於溟水及縮反入匈奴燕人衛滿亡命為胡服東度溟水詣準降說準求
居西界故中國亡命為朝鮮藩屏準信龍之拜為博士賜以圭封之百里令守西邊滿誘亡黨眾
稍多乃詐遣人告準言漢兵十道至求
入宿衛遂還攻準準與滿戰不敵也 將其左右宮人走入海居韓地自號韓
王魏略曰其子及親留在國者因其姓
韓氏準王海中不與朝鮮相往來 其後絕滅今韓人猶有奉其祭祀者漢
時屬樂浪郡四時朝謁魏略曰初右渠未破時朝鮮相孫登以諫右渠不用東之辰
國時民隨出居者一餘戶亦與朝鮮言番不相往來至王莽
地皇時廉斯鏑為辰韓右軍帥聞樂浪土地美人民饒樂亡欲來降出其邑落見田中驅雀男子
一人其語非韓人問之男子曰我等漢人各戶來我等輩千五百人伐材木為韓所擊得皆斷髮

為奴積三年矣鏑曰我嘗降漢樂浪汝欲去不戶來曰可辰鏑因將戶來來出詣舍資縣縣言辭
郡印以鏑為譯從岑中乘大船入辰韓逆取戶來降伴輩尚得千人其五百人已死鏑時曉謂辰
韓汝還五百人若不者樂浪當遣萬兵乘船來擊汝辰韓曰五百人已死我當出贖且耳乃出辰
韓萬五千人半韓布萬五千匹鏑收取直還郡表鏑功義賜冠幘田宅子孫數世至安帝延光四
年時故桓靈之末韓濊疆盛郡縣不能制民多流入韓國建安中公
孫康分屯有縣以南荒地為帶方郡遣公孫模張敞等收集遺民
興兵伐韓濊舊民稍出是後倭韓遂屬帶方景初中明帝密遣帶
方太守劉昕樂浪太守鮮于嗣越海定二郡諸韓國臣智加賜邑
君印綬其次與邑長其俗好衣幘下戶詣郡朝謁皆假衣幘自服
印綬衣幘千有餘人部從事吳林以樂浪本統韓國分割辰韓八
國以與樂浪吏譯轉有異同臣智激韓忿攻帶方郡崎離營時太
守弓遵樂浪太守劉茂興兵伐之遵戰死二郡遂滅韓其俗少綱
紀國邑雖有主帥邑落雜居不能善相制御無跪拜之禮居處作
草屋土室形如冢其戶在上舉家共在中無長幼男女之別其葬

戶在上者
中書之遺志
乎

原書二
卷四十四
韓濊

改註

有棺無槨不知乘牛馬牛馬盡於送死以瓔珠爲財寶或以綴衣爲飾或以縣頸垂耳不以金銀錦繡爲珍其人性彊勇魁頭露絲如炁兵衣布袍足履革躡蹠其國中有所爲及官家使築城郭諸年少勇健者皆鑿脊皮以大繩貫之又以丈許木鍤之通日嚙呼作力不以爲痛旣以勸作且以爲健常以五月下種訖祭鬼神羣聚歌舞飲酒晝夜無休其舞數十人俱起相隨踏地低昂手足相應節奏有似鐸舞十月農功畢亦復如之信鬼神國邑各立一人主祭天神名之天君又諸國各有別邑名之爲蘇塗立大本縣鈴鼓事鬼神諸亡逃至其中皆不還之好作賊其立蘇塗之義有似浮屠而所行善惡有異其北方近郡諸國差曉禮俗其遠處直如囚徒奴婢相聚無他珍寶禽獸草木略與中國同出大栗大如梨又出細尾鷄其尾皆長五尺餘其男子時時有文身又有州胡在

馬韓之西海中大島上其人差短小言語不與韓同皆髡頭如鮮卑但衣韋好養牛及豬其衣有上無下略如裸執乘船往來市買中韓

辰韓在馬韓之東其耆老傳世自言古之亡人避秦役來適韓國馬韓割其東界地與之有城柵其言語不與馬韓同名國爲邦弓爲弧賊爲寇行酒爲行觴相呼皆爲徒有似秦人非但燕齊之名物也名樂浪人爲阿殘東方人名我爲阿謂樂浪人本其殘餘人今有名之爲秦韓者始有六國稍分爲十二國

弁辰亦十二國又有諸小別邑各有渠帥大者名臣智其次有險側次有樊濊次有殺奚次有借邑有已祗國不斯國弁辰彌離彌凍國弁辰接塗國勤耆國難彌離彌凍國弁辰古淳是國冉奚國弁辰半路國弁樂奴國軍彌國弁軍彌國弁辰

彌烏邪馬國如湛國弁辰甘路國戶路國州鮮國馬延國弁辰狗
 邪國弁辰走漕馬國弁辰安邪國馬延國弁辰瀆盧國斯盧國優
 由國弁辰韓合二十四國大國四五千家小國六七百家總四五
 萬戶其十二國屬辰王辰王常用馬韓人作之世世相繼辰王不
 得自立為王魏略曰明其為流移之人故為馬韓所制土地肥美宜稼種五穀及稻曉蠶桑作
 縑布乘駕牛馬嫁娶禮俗男女有別以大鳥羽送死其意欲使死
 者飛揚魏略云其國作屋橫累木為之有似牢獄也國出鐵韓濊倭皆從取之諸市買皆用鐵
 如中國用錢又以供給二郡俗喜歌舞飲酒有瑟其形似筑彈之
 亦有音曲兒生便以石壓其頭欲其禰今辰韓人皆禰頭男女近
 倭亦文身便步戰兵仗與馬韓同其俗行者相逢皆往讓路
 弁辰與辰韓雜居亦有城郭衣服居處與辰韓同言語法俗相似
 祠祭鬼神有異施竈皆在戶西其瀆盧國與倭接界十二國亦有

王其人形皆大衣服潔清長髮亦作廣幅細布法俗特嚴峻

今有對馬島
 巨州縣日本
 原姓

倭人在帶方東南大海之中依山島為國邑舊百餘國漢時有朝
 見者今使譯所通三十國從郡至倭循海岸水行歷韓國乍南乍
 東到其北岸狗邪韓國七千餘里始度一海千餘里至對馬國其
 大官曰卑狗副曰卑奴母離所居絕島方可四百餘里土地山險
 多深林道路如禽鹿徑有千餘戶無良田食海物自活乘船南北
 市糴又南渡一海千餘里名曰瀚海至一大國官亦曰卑狗副曰卑
 奴母離方可三百里多竹木叢林有三千許家差有田地耕田猶
 不足食亦南北市糴又渡一海千餘里至末盧國有四千餘戶濱
 山海居草木茂盛行不見前人好捕魚鱧水無深淺皆沈沒取之
 東南陸行五百里到伊都國官曰爾支副曰泄謨觚柄渠觚有千
 餘戶世有王皆統屬女王國郡使往來常所駐東南至奴國百里

官曰兕馬觚副曰卑奴母離有二萬餘戶東行至不彌國百里官曰多模副曰卑奴母離有千餘家南至投馬國水行二十日官曰彌彌副曰彌彌那利可五萬餘戶南至邪馬壹國女王之所都水行十日陸行一月官有伊支馬次曰彌馬升次曰彌馬獲支次曰奴佳鞮可七萬餘戶自女王國以北其戶數道里可略載其餘旁國遠絕不可得詳次有斯馬國次有已百支國次有伊邪國次有郡支國次有彌奴國次有好古都國次有不呼國次有姐奴國次有對蘇國次有蘇奴國次有呼邑國次有華奴蘇奴國次有鬼國次有爲吾國次有鬼奴國次有邪馬國次有躬臣國次有巴利國次有支惟國次有烏奴國次有奴國此如王境界所盡其南有狗奴國男子爲王其官有狗古制卑狗不屬如王自郡至女王國萬二千餘里男子無大小皆黥面文身自古以來其使詣中國皆自

稱大夫夏后少康之子封於會稽斷髮文身以避蛟龍之害今倭水人好沈沒捕魚蛤文身亦以厭大魚水禽後稍以爲飾諸國文身各異或左或右或大或小尊卑有差計其道里當在會稽東治之東其風俗不淫男子皆露紒以木緜招頭其衣橫幅但結束相連略無縫婦人被髮屈紒作衣如單被穿其中央貫頭衣之種禾稻紵麻蠶桑緝績出細紵縑絲其地無牛馬虎豹羊鵠兵用矛楯木弓木弓短下長上竹箭或鐵鏃或骨鏃所有無與儋耳朱崖同倭地溫暖冬夏食生菜皆徒跣有屋室父母兄弟臥息異處以朱丹塗其身體如中國用粉也食飲用籩豆手食其死有棺無槨封土作冢始死停喪十餘日當時不食肉喪主哭泣他人就歌舞飲酒已葬舉家詣水中澡浴以如練沐其行來渡海詣中國恒使一人不梳頭不去蟣蝨衣服垢污不食肉不近婦人如喪人名之爲

持衰若行者吉善共顧其生口財物若有疾病遭暴害便欲殺之

謂其持衰不謹出真珠青玉其山有丹其木有柗杆豫樟榑櫪投

檀烏號楓香其竹篠籜桃支有薑橘椒蘘荷不知以為滋味有彌

猴黑雉其俗舉事行來有所云為輒灼骨而卜以占吉凶先告所

卜其辭如令龜法視火坼占兆其會同坐起父子男女無别人性

嗜酒魏略曰其俗不知正歲四節但記春耕秋收為年紀見大人所敬但搏手以當跪拜其人壽考

或百年或八九十年其俗國大人皆四五婦下戶或二三婦婦人

不淫不如忌不盜竊少諍訟其犯法輕者沒其妻子重者滅其門

戶及宗族尊卑各有差序足相臣服收租賦有邸閣國國有市交

易有無使大倭監之自如玉國以北特置一大率檢察諸國諸國

畏憚之常治伊都國於國中有如刺史王遣使詣京都帶方郡諸

韓國及郡使倭國皆臨津搜露傳送文書賜遺之物詣女王不得

差錯下戶與大人相逢道路逡巡入草傳辭說事或蹲或跪兩手

據地為之恭敬對應聲曰噫比如然諾其國本亦以男子為玉佳

七八十年倭國亂相攻伐歷年乃共立一女子為王名曰卑彌呼

事鬼道能惑眾年已長大無夫婿有男弟佐治國自為王以來少

有見者以婢千人自侍唯有一男子一人給飲食傳辭出入居處宮

室樓觀城柵嚴設常有人持兵守衛女王國東渡海千餘里復有

國皆倭種又有侏儒國在其南人長三四尺去女王四千餘里又

有裸國黑齒國復在其東南船行一年可至參問倭地絕在海中

洲島之上或絕或連周旋可五千餘里景初二年六月倭女王遣

大夫難升米等詣郡求詣天子朝獻太守劉夏遣吏將送詣京都

其年十二月詔書報倭女王曰制詔親魏倭王卑彌呼帶方太守

劉夏遣使送汝大夫難升米次使都市牛利奉汝所獻男生口四

人女生口六人班布二匹二丈以到汝所在踰遠乃遣使貢獻是
 汝之忠孝我甚哀汝今以汝為親魏倭王假金銀紫綬裝封付帶
 方太守假授汝其綬撫種人勉為孝順汝來使難升米牛利涉遠
 道路勤勞今以難升米為率善中郎將牛利為率善校尉假銀印
 青綬引見勞賜遣還今以絳地交龍錦五匹臣松之以為地應為綠漢文帝
 著皂衣謂之弋絳是也此字不
體非魏朝之失
 則傳為者誤也絳地縹罽十張舊絳五匹緝青五匹答汝所獻
 貢直又特賜汝緝地句文錦三匹細班華罽五張白絹五十匹金
 八兩五尺刀二口銅鏡百枚真珠鉛丹各五十斤皆裝封付難升
 米牛利還到錄受悉可以示汝國中人使知國家哀汝故鄭重賜
 汝好物也正始元年太守弓遵遣建中校尉梯儁等奉詔書印綬
 詣倭國拜假倭王并齋詔賜金帛錦罽刀鏡采物倭王因使上表
 答謝詔恩其四年倭王復遣使大夫伊聲耆掖邪狗等八人上獻

當是時倭
 乃地不交
 龍身張說
 似此

倭王拜
 如拜也

生口倭錦絳青縑絲衣帛布丹木狝短弓矢掖邪狗等壹拜率善
 中郎將印綬其六年詔賜倭難升米黃幢付郡假授其八年太守
 王順到官倭女王卑彌呼與狗奴國男王卑彌弓呼素不和遣倭
 載斯烏越等詣郡說相攻擊狀遣塞曹掾史張政等因齋詔書黃
 幢拜假難升米為檄告喻之卑彌呼以死大作家徑百餘步徇葬
 者奴婢百餘人更立男王國中不服更相誅殺當時殺千餘人復
 立卑彌呼宗女壹與年十三為王國中遂定政等以檄告喻壹與
 壹與遣倭大夫率善中郎將掖邪狗等二十人送政等還因詣臺
 獻上男女生口三十人貢白珠五千孔青大句珠二枚異文雜錦
 二十四

評曰史漢著朝鮮兩越東京撰錄西羌魏世匈奴遂衰更有烏丸
 鮮卑爰及東夷使譯時通記述隨事豈常也哉魏略曰西戎傳曰氏人有
 王所從來久矣自漢開益

州置武都郡排其種人分竄山谷間或在福祿或在汧隴左右其種非一稱槃瓠之後或號青氏
或號白氏或號蚺氏此皆之類而處中國人即其服色而名之也其自相號曰蓋雅各有王侯
多受中國封拜近去建安中興國氏王阿貴白項氏王千萬各有部落萬餘至十六年從馬超為
亂超破之後阿貴為夏侯淵所攻滅于萬西南人蜀其部落不能去皆降國家分徙其前後兩端
者置扶風美陽今之安夷撫夷二部護軍所典是也其太守善分留天水南安安界今之廣平魏郡
所守是也其俗語不與中國同及羌雜胡同各自有姓姓如中國之姓矣其衣服尚青絲俗能織
布善田種畜養豕牛馬驢騾其婦人嫁時著袒露其緣飾之制有似羌袒露有似中國皆編髮
多知中國語由與中國錯居故也其自還種落間則自氏語其嫁娶有似於羌此蓋乃昔所謂西
戎在於街莫源道者也今雖都統於郡國然故自有王侯在其虛落間有故武都地陰平街左右
亦有萬餘落皆屬本匈奴也匈奴名奴婢為貴始建武時匈奴衰分去其奴婢亡匿在金城武威
酒泉北黑水西河東西畜牧逐水草抄盜涼州部落稍多有數萬不與東部鮮卑同也其種非一
有大胡有丁令或頗有羌雜處由本亡匈奴故也當漢魏之際其大人有權拓死後其枝大人南
近在廣魏今居界有禿魂來數反為涼州所殺今有石提或降來或遁去常為西州道路患也
燉煌西域之南山中從姑羌西至葱嶺數千里有月氏餘種葱嶺羌白馬黃牛羌各有酋豪北與
諸國接不知其道里廣狹傳聞黃牛羌各有種類身如月生南與白馬羌隣西域諸國漢初開
其道時有三十六後分為五十餘從建武以來更相吞滅於今有二道從燉煌玉門關入西域
前有二道今有三道從玉門關西出經姑羌轉西越葱嶺經懸度入大月氏為南道從玉門關西
出發都護井回三龍沙北頭經居盧倉從沙西并轉西北過龍堆到故樓蘭轉西詣龜茲至葱嶺
為中道從玉門關西北出經樓坑碎三龍沙及龍堆出五船北到車師界戎已校尉所治高昌轉
西與中道合龜茲為西道北出西域所出有前史已具詳今故略說南道西行且志國小宛國絕精
國樓蘭國皆并屬善也戎盧國并彌國渠勒國皮穴國皆并屬于高昌國大夏國高附國天
竺國皆并屬大月氏 臨兒國浮屠經云其國王生浮屠淨太子也父曰肩頭那母曰莫訶浮
屠身服色黃髮青如青絲乳青毛如銅始莫邪夢白象而孕及生從母左脅出生而有結璣
地能行七步此國在天竺城中天竺又有神人名沙律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

此國在西北
其俗與匈奴
同也

其俗與匈奴
同也

其俗與匈奴
同也

月氏上使伊存口受浮屠經曰復立者其人也浮屠所載臨蒲塞桑門伯開疏問白疏問比丘晨
門皆弟子號也浮屠所載與中國老子經相出入蓋以為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敘胡浮屠
屬弟子別號合有二十九不能詳載故略之如此 車離國一名禮惟特一名沛隸王在天竺東
南三千餘里其地卑溼暑熱其王治沙合城有別城數十人民怯弱月氏天竺擊服之其地東西
南北數千里人民男女皆長一丈八尺乘象囊駝以戰今月氏役稅之盤越國一名漢越正在天
竺東南數千里與益都相近其人小與中國人等蜀人賈似至焉南道而西極轉東南盡矣中道
西行尉黎國危須國山王國皆并屬焉善姑墨國温宿國尉頭國皆屬龜茲也積中國茲車國竭
石國渠沙國西夜國依耐國滿梨國皆屬焉今國指毒國休修國琴國皆并屬疏勒自是以西
大宛安息條支烏弋烏丸一名排特此四國次在西本國也無增損前世謬以為條支在大秦西
今其實在東前世又謬以為強於安息今更役屬之號為安息西界前世又謬以為弱水在條支
西今弱水在大秦西前世又謬以為從條支西行二百餘里近日所入今從大秦西近日所入大
秦國一號犁靽在安息條支西大海之西從安息界安谷城乘船直截海西過風到二月到風遲
或一歲無風或三歲其國在海西故俗謂之海西有河出其國西又有大海海西有遲散城從國
下直北至烏丹城西南又渡一河乘船一日乃過西南又渡一河一日乃過凡有三大都三却從安
谷城陸道直北行之海北復直西行之海西復直南行之海東復散城渡一河乘船一日乃過周
迴繞海凡當渡大海六日乃到其國國有小城邑合四百餘家西南北數千里其王治濱側河海
以石為城郭其土地有松柏槐梓竹葦楊柳梧桐百草民俗田種五穀畜有馬騾驢騾象羶俗
多奇幻口中出火自縛自解跳二十九巧如其國無常主國中有一更立賢人以為王而生
其故王王亦不敢怨其俗人長大平正似中國人而胡服自云本中國一別也常欲通使於中國
而安息圖其利不能得過其俗能胡書其制度公私宮室為重屋旌旗擊鼓白蓋小車郵驛亭置
如中國從安息繞海北到其國人民相屬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終無盜賊但有猛虎獅子為害
行道不詳則不得過其國置小王數十其王所治城周回百餘里有官曹文書王有五宮一宮間
相去十里其王平日之一宮聽事至日暮一宿明日復至一宮五日一周置三十六將每議事一
將不至則不議也王出行常使人持一韋囊自隨有白言者受其辭授囊中還宮乃省為決理

此國在西北
其俗與匈奴
同也

其俗與匈奴
同也

其俗與匈奴
同也

其俗與匈奴
同也

其俗與匈奴
同也

其俗與匈奴
同也

其俗與匈奴
同也

其俗與匈奴
同也

其俗與匈奴
同也

西序既多水出
與石柱河吳海
而心形柱也
又高皆出千水
心形不可少也

志在天下
國前大

以水晶作宮柱及器物作弓矢其別枝封小國曰澤散王曰驢分王曰且蘭王曰賢督王曰泥復
王曰于羅王其餘小國甚多不能二詳之也國出細絲作金銀錢金錢一當十有織成細布言
用水羊毳名曰海西布此國六畜皆出水或云非獨用羊毛也亦用木皮或野繭絲作織成氍毹
氍毹蜀帳之屬皆好其色又鮮於海東諸國所作也又常利得中國絲解以為胡綾故數與安息
諸國交市於海中海水苦不可食故往來者希到其國中山出九色次玉石一曰青二曰赤三曰
黃四曰白五曰黑六曰綠七曰紫八曰紅九曰紺今伊吾山中有九色石即其類陽嘉三年時疎
勒王臣槃獻海西青石金帶各一又西域舊圖云罽賓條支諸國出琦石即次玉石也大秦多金
銀銅鐵鉛錫神龜白馬朱髦駭鷄犀羴犀玄熊赤螭辟毒鼠犬貝車渠瑪瑙南金翠爵羽翮象牙
符采玉明月珠夜光珠真白珠虎珀珊瑚赤白黑綠黃青紺縹紅紫十種流離翠琅玕水精玳
瑁雄黃雌黃碧五色玉黃白黑綠紫紅絳緋金黃縹留黃十種氍毹五色氍毹五色九色首下氍
毹金縷繡雜色綾金塗布緋持布發陸布緋持渠布火浣布阿羅得布巴則布度代布溫色布五
色桃布絳地金織帳五色斗帳一微木二蘇合狄提迷迷兜納白附子黑陸鬱金芸膠薰草木十
二種香大秦道既從海北陸通又循海而南與交趾七郡外夷北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
出異物前世但論有水道不知有陸道今其略如此其民人戶數不能備詳也自葱嶺西此國最
大置諸小王甚多故錄其屬大者矣澤散王屬大秦其治在海中火北至羅分水行半歲風疾
時一月到最與安息安谷城相近西南諸大秦都不知里數驢分王屬大秦其治去大秦都二
里從驢分城西之大秦渡海北行長二百三十里渡海道西南行繞海道西行且蘭王屬大秦從
恩陶國直南渡河乃直西行之且蘭三千里道出河南乃西行從且蘭復直西行之泥復國六百
里南道會泥復乃西南之醫留國且蘭泥復直南乃有積石積石南乃有大海出珊瑚真珠且蘭
泥復斯賓阿蠻北有一山東西行大秦海東各有一山皆南北行醫留王屬大秦其治東北去
泥復六百里泥復王屬大秦其治東北去于羅三百四十里渡海也于羅屬大秦其治在泥復東
北渡河從于羅東北又渡河斯羅東北又渡河斯羅國屬安息與大秦接也大秦西有海水海水
西有河水河水西南北行有大山山西有赤水赤水西有白玉山白玉山有西王母西王母西有修
流沙流沙西有大夏國擊沙國屬羅國月氏國四國西有黑水所傳聞西之極矣北新道西行

東至且彌國西且彌國單桓國畢陸國蒲陸國烏貪國皆并屬車師後部王王治于賴城魏賜其
王壹多維守魏侍中號大都尉受魏王印轉西北則烏孫康居本國無增損也北烏伊別國在康
居北又有柳國又有巖國又有奄蔡國一名阿蘭皆與康居同俗西與大秦東南與康居接其國
多名貂畜牧逐水草臨大澤故時羈屬康居今不屬也呼得國在葱嶺北烏孫西北康居東北勝
兵萬餘人隨畜牧出好馬有貂堅昆國在康居西北勝兵三萬人隨畜牧亦多貂有好馬丁令
國在康居北勝兵六萬人隨畜牧出名鼠皮白昆子青昆子皮此上三國堅昆中央俱去匈奴單
于庭安習水七千里南去車師六國五千里西南去康居界三千里西去康居王治八千里或以
為此丁令即匈奴北丁令也而北丁令在烏孫西似其種別也又匈奴北有渾窳國有屈射國有
丁令國有隔昆國有新黎國明北海之南自復有丁令非此烏孫之西丁令也烏孫長老言北丁
令有馬脛國其人音聲似鷹鷲從膝以上身頭人也膝以下生毛馬脛馬蹄不騎馬而走疾馬其
為人勇健敢戰也短人國在康居西北男女皆長三尺人眾甚多去奄蔡諸國甚遠康居長老傳
聞常有商度此國去康居可萬餘里魚豢議曰俗以為營廷之魚不知江海之大浮游之物不
知四時之氣是何也以其所在者小與其生之短也余今汎覽外夷大秦諸國猶尚曠若發蒙矣
况夫鄒衍之所推出大易太玄之所測度乎徒限處牛蹄之涔又無彭祖之年無緣託景風以迅
游載驟裹以遐觀但勞眺乎三辰而飛思乎八荒耳

此表觀者所忽并錯不其甚哉不可後今就其能知者稍寬敘焉云

胸不胸以說又
長身厚地志不同

之六十五
曉疑有脫誤

焉通家乃募將焉諸孫入蜀時焉被天火燒城車具蕩盡延及民
冢焉徙治成都既痛其子又感祆災興平元年癰疽發背而卒州
大吏趙韙等貪璋溫仁其上璋為益州刺史詔書因為監軍使
者領益州牧以韙為征東中郎將率眾擊劉表英雄記曰焉死子璋代為
刺史會長安拜穎川扈瑁

為刺史入漢中荆州別駕劉闔璋將沈彌婁發甘寧反擊璋
不勝走入荆州璋使趙韙進攻荆州屯胸臆上蠢蠢下如振反

璋字季玉既襲焉位而張魯稍驕恣不承順璋璋殺魯母及弟遂

為讎敵璋累遣龐羲等攻魯所破魯部曲多在巴西故以羲為巴

西太守領兵禦魯英雄記曰龐羲與璋有信又免璋諸子於難
故璋厚德義以羲為巴西太守遂專權勢後羲與璋情好攜

隙趙韙稱兵內向眾散見殺皆由璋明斷少而外言入故也英雄記
曰先是

南陽三輔人流入益州數萬家收以為兵名曰東州兵璋性寬柔無威略東州人侵暴舊民璋不
能禁政令多闕益州頗怨趙韙素得人心璋委任之韙因民怨謀叛乃厚賂荆州請和陰結州中
大姓與俱起兵還擊璋蜀郡廣漢健為皆應韙璋馳入成都城守東州人畏韙咸同心并力助璋
皆殊死戰遂破反者進攻韙於江州韙將龐樂李異反殺韙軍斬韙漢獻帝春秋曰漢朝聞益
州亂遣五官中郎將牛覓為益州刺史徵璋為卿不至璋聞曹公征荆州已定漢中遣河內陰溥致敬

於曹公加璋振威將軍兄瑁平寇將軍瑁狂疾物故臣松之案魏臺訪
物故之義高堂隆

答曰聞之先師物無也故
事也言無復所能於事也璋復遣別駕從事蜀郡張肅送叟兵三百人并

雜御物於曹公曹公拜肅為廣漢太守璋復遣別駕張松詣曹公

曹公時已定荆州走先主不復存錄松松以此怨會曹公軍不利

於赤壁兼以疫死松還疵毀曹公勸璋自絕漢晉春秋曰張松見曹公曹公
方自矜伐不存錄松歸乃勸

璋自絕習鑿齒曰昔齊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國曹操暫自驕我而天下三分皆勸之於數十
年之內而棄之於俯仰之頃豈不惜乎是以君子勞謙日昃慮以下人功高而居之以讓勢尊而
守之以卑情近於物故雖貴而人不厭其重德洽羣生故業廣而天下愈欣其慶夫然故能有其
富貴保其功業隆顯當時傳福百世何驕矜之有哉君子是以知曹操之不能遂兼天下者也

因說璋曰劉豫州使君之肺腑可與交通璋皆然之遣法正連好

先主尋又令正及孟達送兵數千助先主守禦正遂還後松復說

璋曰今州中諸將龐羲李異等皆恃功驕豪欲有外意不得豫州

則敵攻其外民政攻其內必敗之道也璋又從之遣法正請先主璋

主簿黃權陳其利害從事廣漢王累自倒縣於州門以諫璋一無

所納勅在所供奉先主先主入境如歸先主至江州北由墊江水

墊音徒詣涪音浮去成都三千六十里是歲建安十六年也璋率步騎

三萬餘人車乘帳幔精光曜日往就與會先主所將將士更相之

適歡飲百餘日璋資給先主使討張魯然後分別吳書曰璋以米二十萬

送劉備明年先主至葭萌還兵南向所在皆克十九年進圍成都

數十日城中尚有精兵三萬人穀帛支二年吏民咸欲死戰璋言

父子在州二十餘年無恩德以加百姓攻戰三年肌膚草野者以

璋故也何心能安遂開城出降羣下莫不流涕先主遷璋于南郡

公安盡歸其財物故佩振威將軍印綬孫權殺關羽取荊州以璋

為益州牧駐秭歸璋卒南中豪率雍闓據益郡反附於吳權復以

璋子闡為益州刺史處交益界首丞相諸葛亮平南土闡還吳為

御史中丞吳書云闡一名緯為人恭恪輕財初璋長子循妻龐羲女也先主

定蜀義為左將軍司馬璋時從義啓留循先主以為奉車中郎將

是以璋二子之後分在吳蜀

評曰昔魏豹聞許負之言則納薄姬於室孔衍漢魏春秋曰許負河內溫縣

臣松之以為今東人呼母為負衍以許負為婦人如為有劉歆見圖識之文則名字

改易終於不免其身而慶鍾二主此則神明不可虛要天命不可

妄冀必然之驗也而劉焉聞董扶之辭則心存益土聽相者之言

則求婚吳氏遽造輿服圖竊神器其惑甚矣璋才非人雄而據土

亂世負乘致寇自然之理其見奪取非不幸也張璠曰劉璋愚弱而守善

徒未為無道之主也張松法正雖君臣之義不正然固以委名附質進不顯陳事勢若韓嵩

劉光之說劉表退不告絕奔亡若陳平韓信之去項羽而兩端攜貳為謀不忠罪之次也

二牧不從董表群雄之例而列蜀志首非夷昭烈於割據也王者之興先有驅

除許云慶鍾二主即以漢家故事明統緒所歸天祚真主即二牧猶不得

序及事則正禮不先於討逆多漢統則二牧乃前乎興王受其例遊其祠所以待後之人自過其旨於奉銘述謬之中故非當時所測也

蜀書二

三國志三十一

先主傳第二

先主姓劉諱備字玄德涿郡涿縣人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

也勝子貞元狩六年封涿縣陸城亭侯坐酎金失侯因家焉典略曰備本臨

邑侯枝屬也先主祖雄父弘世仕州郡雄舉孝廉官至東郡范令先主少

孤與母販履織席為業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生高五丈餘遙望

見童童如小車蓋往來者皆怪此樹非凡或謂當出貴人漢晉春秋曰涿人李

益車叔父子敬謂曰汝勿妄語滅吾門也年十五母使行學與同

宗劉德然遼西公孫瓚俱事故九江太守同郡盧植德然父元起

常資給先主與德然等元起妻曰各自一家何能常爾邪起曰吾

宗中有此兒非常人也而瓚深與先主相友瓚年長先主以兄事

漢書王子侯表陸城侯貞元初三年六月甲午封十五年元鼎五年生耐金免蓋以始封之明年為元年也此云元狩六年少十年去誤後曰漢志宗正卿注云郡國歲同計上宗官名以爵補注相慶曰又歲一治法王正潘差序秩第於如系枝屬其後表者補守考

之先主不甚樂讀書喜狗馬音樂美衣服身長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顧自見其耳少語言善下人喜怒不形於色好交結豪俠年少爭附之中山大商張世平蘇雙等皆累千金販馬周旋於涿郡見而異之乃多與之金財先主由是得用合徒眾靈帝末黃巾起州郡各舉義兵先主率其屬從校尉鄒靖討黃巾賊有功除安喜尉典略曰平原劉子平知備有武勇時張純反叛青州被詔遣從事將兵討純過平原子平薦備於從事遂與相隨遇賊於野備中創陽死賊去後故人以車載之得免後以軍功為中山安喜尉

督郵以公事到縣先主求謁不通直入縛督郵杖二百解綬繫其頸著馬柳五葬棄官亡命典略曰其後州郡被詔書其有軍功為長吏者當沙汰之備疑在遣中督郵至縣當遣備備素知之聞督郵在傳舍備欲求見督郵督郵稱疾不肯見備備恨之因還治將吏卒更詣傳舍突入門言我被府君密教收督郵遂就牀縛之將出到界自解其綬以繫督郵頸縛之著樹鞭杖百餘下欲殺之督郵求哀乃釋去

項之大將軍何進遣都尉毋丘毅詣丹陽募兵先主與俱行至下邳遇賊力戰有功除為下密丞復去官後為高唐尉遷為令英雄記云

靈帝末年備嘗在京師後與曹公俱還沛國募召為賊所破往奔中郎將公孫瓚合眾會靈帝崩天下大亂備亦起軍從討董卓

後宋本

瓚表為別部司馬使為青州刺史田楷以拒冀州牧袁紹數有戰功試守平原令後領平原相郡民劉平素輕先主恥為之下使客刺之客不忍刺語之而去其得人心如此魏書曰劉平結客刺備備不知而待客甚厚客以狀語之而去是時

人民飢饉屯聚鈔暴備外禦寇難內豐財施士下者必與同席而坐同簋而食無所簡擇眾多歸焉

袁紹攻公孫瓚先主與田楷東屯齊曹公征徐州徐州牧陶謙遣使告急於田楷楷與先主俱救之時先主自有兵千餘人及幽州烏丸雜胡騎又略得飢民數千人既到謙以丹楊兵四千益先主先主遂去楷歸謙表先主為豫州刺史屯小沛謙病篤謂別駕糜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謙死竺率州人迎先主先主未敢當下邳陳登謂先主曰今漢室陵遲海內傾覆立功立事在於今日彼州殷富戶口百萬欲屈使君撫臨州事先主曰袁公路近在壽春此君四世五公海內所歸君可以州與之登曰公路驕豪非治亂之主今欲為使君合步騎

十萬上可以匡主濟民成五霸之業下可以割地守境書功於竹

帛若使君不見聽許登亦未敢聽使君也北海相孔融謂先主曰

袁公路豈憂國忘家者邪冢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與

能天與不取悔不可追先主遂領徐州獻帝春秋曰陳登等遣使詣袁紹曰天

恐懼姦雄一且承隙以貽盟主口鼻之憂輒共奉故平原相劉備府君以為宗主永使百姓知有

依歸方今寇難縱橫不遑釋申謹遣下吏奔告于執事紹答曰劉玄德弘雅有信義今徐州樂戴

之誠副袁術來攻先主先主拒之於盱眙淮陰曹公表先主為鎮東

將軍封宜城亭侯是歲建安元年也先主與術相持經月呂布乘

虛襲下邳下邳守將曹豹反間迎布布虜先主妻子先主轉軍海

西英雄記曰備留張飛守下邳引兵與袁術戰於淮陰石亭更有勝負陶謙故將曹豹在下邳張

飛欲殺之豹眾堅營自守使人招呂布布取下邳張飛敗走備間之引兵還此至下邳兵潰收

散卒東取廣陵楊奉韓暹寇徐揚間先主邀擊盡斬之先主求和於呂

布布還其妻子先主遣關羽守下邳先主還小沛英雄記曰備軍在廣陵

相啖食窮餓侵偪欲還小沛遂使吏請降布布令備還州并勢擊術其刺史車馬童僕發遣備妻

子部曲家屬於泗水上祖道魏書曰諸將謂布曰備數反覆難養宜早圖之布不聽以狀

語備備心不安而求自託使人說布求屯小沛布乃遣之復合兵得萬餘人呂布惡之自出兵攻先主先

主敗走歸曹公曹公厚遇之以為豫州牧將至沛收散卒給其軍

糧益與兵使東擊布布遣高順攻之曹公遣夏侯惇往不能救為

順所敗復虜先主妻子送布曹公自出東征英雄記曰建安三年春布使人

鈔布由是遣中郎將高順北地太守張遼等攻備九月遂破沛城備單身走助先主圍布於

下邳生禽布先主復得妻子從曹公還許表先主為左將軍禮之

愈重出則同輿坐則同席袁術欲經徐州北就袁紹曹公遣先主

督朱靈路招要擊術未至術病死先主未出時獻帝舅車騎將軍

董承臣松之案董承漢靈帝母董太后之姪於獻辭受帝衣帶中密詔當誅曹公

接此則古人凡外
家工人行司謂
三第

依書

通鑑考異
本孫權以
時主死也備得
為孫文之子
運上沛任名敗
後中此遂也

震之威乃可
至於此也

遂與承及長水校尉种輯將軍吳子蘭王子服等同謀會

華陽國志云于時正當雷震備因謂操
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一

義和習費氏藏本

乘
以之教

各本
比通本

字本

魏書曰是時公方有急於官渡乃分留諸將屯官渡自勸精兵征備備初謂公與大敵連
敗績不得東而候騎卒至言曹公自來備大驚然備未信自將數十騎出望公軍見麾旌便棄
走

依表

見使未發事覺承等皆伏誅獻帝起居注曰承等與備謀未發而備出承謂服曰郭不韋之門須子楚而後高今吾與子由是也服曰惶懼不敢當且兵又少承曰舉事訖得曹公成兵顧不足邪服曰今京師豈有所任乎承曰長水校尉種輯議郎吳碩是吾腹心辦事者遂定計

先主據下邳靈等還先主乃殺徐州刺史車胄留關羽守下邳而胡沖所云何東海昌霸反郡縣多叛曹公為先主眾數萬人遣孫乾與臣松

袁紹連和曹公遣劉岱王忠擊之不克五年曹公東征先主先主

敗績魏書曰是時公方有急於官渡乃分留諸將屯官渡自勸精兵征備備初謂公與大敵連

曹公盡收其眾虜先主妻子并禽關羽以歸先主走青州青州

刺史袁譚先主故茂才也將步騎迎先主先主隨譚到平原譚馳

使白紹紹遣將道路奉迎身去鄴二百里與先主相見魏書曰備紹紹

重駐月餘日所失士卒稍稍來集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汝

南黃巾劉辟等叛曹公應紹紹遣先主將兵與辟等略許下關羽

亾歸先主曹公遣曹仁將兵擊先主先主還紹軍陰欲離紹乃說

紹南連荆州牧劉表紹遣先主將本兵復至汝南與賊龔都等合

眾數千人曹公遣蔡陽擊之為先主所殺曹公既破紹自南擊先

主先主遣糜竺孫乾與劉表相聞表自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

兵使屯新野荆州豪傑歸先主者日益多表疑其心陰禦之九州春

住荆州數年嘗於表坐起至厠見髀裏肉生慨然流涕還坐表怪問備備曰吾常身不離鞍髀肉

皆消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日月若馳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世語曰備屯樊城劉表

禮焉憚其為人不可甚信用曾請備宴會劇越蔡瑁欲因會取備備覺之偽如廁潛遁出所乘馬名

的盧騎的盧走渡襄陽城西檀溪水中溺不得出備急曰的盧今日厄矣可努力的盧乃一踊三

丈遂得過乘桴渡河中流而追者至以表意謝之曰何去之速乎孫盛曰此不然之言備使拒

時羈旅客主勢殊若有此變豈敢晏然終表之世而無憂故乎此皆世俗妄說非事實也

夏侯惇于禁等於博望久之先主設伏兵一旦自燒屯偽遁惇等追之為伏兵所破

十二年曹公北征烏丸先主說表襲許表不能用

漢晉春秋曰曹公自柳城還表謂備曰不用君

依表

揚本

揚本

曹公南征表卒

言故為夫此大會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曹公南征表卒英雄記曰表病上備

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未足為恨也

領荆州刺史魏書曰表病篤託國於備顧謂曰我兒不才而諸將並零落我死之後卿便攝荆

州備曰諸子自賢君其憂病或勸備宜從表言備曰此人待我厚今從其言人必以我為薄所不

忍也臣松之以為表夫妻素愛琮捨適立庶情子琮代立遣使請降先主屯樊

不知曹公卒至至宛乃聞之遂將其眾去過襄陽諸葛亮說先主

攻琮荆州可有先主曰吾不忍也孔衍漢魏春秋曰劉琮乞降不敢告備備亦不

是時曹公在宛備乃大驚駭謂忠曰卿諸人作事如此不早相讓今禍至方告我不亦太劇乎引

刃向忠曰今斷卿頭不足以解忿亦恥大丈夫臨別復殺卿輩遺忠夫乃呼部曲議或勸備劫將

琮及荆州吏士徑南到江陵備答曰劉荆州臨亡託我乃駐馬呼琮琮懼不能起琮

以孤遺背信自濟吾所不為死何面目以見劉荆州乎典略曰備過辭表比到當陽眾十餘萬輜重

左右及荆州人多歸先主墓遂涕泣而去

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數百艘使會江陵或謂先主

曰宜速行保江陵今雖擁大眾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

先主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為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習鑿齒曰先主

信義愈明勢偏事危而不失道追景升之顧則情感三軍總赴義之士則比與同

曹公以江

陵有軍實恐先主據之乃釋輜重輕軍到襄陽聞先主已過曹公

將精騎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及於當陽之長坂先

主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曹公大獲其入眾輜

重先主斜趣漢津適與羽船會得濟沔遇表長子江夏太守琦眾

萬餘人與俱到夏口先主遣諸葛亮自結於孫權江表傳曰孫權遣魯肅

相結肅未至而曹公已濟漢津肅故進前與備相遇於當陽因宣權旨論天下事勢致殷勤之意

且問備曰豫州今欲何至備曰與蒼梧太守吳臣有舊欲往投之肅曰孫討虜聰明仁惠敬賢禮

士江表英豪咸歸附之已據有六郡兵精糧多足以立事今為君計莫若遣腹心使自結於東

連和之好共濟世業而云欲投吳臣臣是凡人偏在遠郡行將為人所併豈足托乎備大喜進

鄂縣即遣諸葛亮隨權遣周瑜程普等水軍數萬與先主并力江表傳曰備從

肅諸孫權結同盟誓權遣周瑜程普等水軍數萬與先主并力魯肅計進住鄂

縣之樊諸葛亮請吳未還備聞曹公軍下恐懼日遣邏吏於水次候望權軍史望見瑜船馳往

白備備曰何以知之非青徐軍邪吏對曰以船知之備遣人慰勞之瑜曰有軍任不可得委署儻

能屈威誠副其所望備謂關羽張飛曰彼欲致我我今自結託於東而不往非同盟之意也乃乘

江表傳曰孫權遣魯肅計進住鄂

魯肅計進住鄂

三國三十二

五

與曹公戰于赤

若欲借信者
借日表
手二
州

水行
有
日
三
州

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與吳軍水陸竝進。追到南郡。時又疾疫。北軍多死。曹公引歸。江表傳曰：周瑜為南郡太守，分南岸地以給備，備別立營於油江，少不足以安民。後從權借荊州數郡。先主表琦為荊州刺史，又南征四郡。武陵太守金旋

長沙太守韓玄、桂陽太守趙範、零陵太守劉度皆降。三輔決錄注曰：金旋字元機，京兆人。歷位黃門郎、漢陽太守，徵拜議郎，遷中郎將領。廬江雷緒率部曲數萬口稽顙琦

病死。羣下推先主為荊州牧。治安。江表傳曰：備立營於油江，琦稍畏之。進妹固好。先主至京，見權，綢繆恩紀。山陽公載記曰：備還謂左右曰：孫車騎長上短下

之案，魏書載劉備與孫權語，與蜀志述諸葛亮與權語正同。劉備未破魏軍之前，尚未與孫權相見，不得有此說。故知蜀志為是。權遣使云：欲共取蜀

或以為宜報聽許。吳終不能越荆，有蜀蜀地可為。已有荊州主簿殷觀進曰：若為吳先驅進，未能克蜀，退為吳所乘，即事去矣。今但

可然贊其伐蜀，而自說新據諸郡，未可興動。吳必不敢越我而獨取蜀。如此進退之計，可以收吳蜀之利。先主從之。權果輟計，遷觀

為別駕從事。獻帝春秋曰：孫權欲與備共取蜀，遣使報備曰：米賊張魯居王巴漢，為曹操耳。日規圖益州，劉璋不武，不能自守。若操得蜀，則荊州危矣。今欲先攻取璋，進討

張魯首尾相連，一統吳楚，雖有十操無所憂也。備欲自圖蜀，拒答不聽。曰：益州民富強，土地險阻，劉璋雖弱，足以自守。張魯虛偽，未必盡忠。於操今暴師於蜀，漢轉運於萬里，欲使戰克，攻取舉不失利，此吳起不能定其規，孫武不能善其事也。曹操雖有無君之心，而有奉主之名。議者見操失

利於赤壁，謂其力屈，無復遠志也。今操三分天下，已有其二。將欲飲馬於滄海，觀兵於吳會，何肯

守此坐須老乎？今同盟無故，自相攻伐，借糧於操，使敵承其隙，非長計也。權不聽。遣孫瑜率水軍

任夏口，備不聽。軍過謂瑜曰：汝欲取蜀，吾當被髮入山，不失信於天下也。使關羽屯江陵，張飛屯

梯歸諸葛亮據南郡，備自任。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遙聞曹公將遣鍾繇等向漢中討張魯，內懷

恐懼，別駕從事蜀郡張松說璋曰：曹公兵強無敵於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土，誰能禦之者乎？璋曰：吾固憂之，而未有計。松曰：

劉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讎也。善用兵，若使之討魯，魯必破。魯破則益州強。曹公雖來，無能為也。璋然之。遣法正將四千人

迎先主。前後賂遺以巨億計。正因陳益州可取之策。吳書曰：備前見張松，後得法正皆厚以恩意，接納盡其殷勤之歡。因問蜀中閣挾兵器府庫人馬眾寡及諸要害道里遠近，松等具言之。又畫地圖山川處所，由是盡知益州虛實也。先主畱諸葛亮

關羽等據荊州將步卒數萬人入益州至涪璋自出迎相見甚歡
張松令法正白先主及謀臣龐統進說便可於會所襲璋先主曰
此大事也不可倉卒璋推先主行大司馬領司隸校尉先主亦推
璋持鎮西大將軍領益州牧璋增先主兵使擊張魯又令督白水
軍先主并軍三萬餘人車甲器械資貨甚盛是歲璋還成都先主
北到葭萌未即討魯厚樹恩德以收衆心明年曹公征孫權權呼
先主自救先主遣使告璋曰曹公征吳吳憂危急孫氏與孤本爲
唇齒又樂進在青泥與關羽相拒今不往救羽進必大克轉侵州
界其憂有甚於魯魯自守之賊不足慮也乃從璋求萬兵及資寶
欲以東行璋但許兵四千其餘皆給半魏書曰備因激怒其衆曰吾爲益州征
強敵師徒勤瘁不遑寧居今積帑藏之
財而恡於賞功望士大夫爲出死力戰其可得乎張松書與先主及法正曰今大事垂可立如何
釋此去乎松兄廣漢太守肅懼禍及已白璋發其謀於是璋收斬

松嫌隙始構矣益部耆舊雜記曰張肅有威儀容貌甚偉松爲人短小放蕩不治節操然
識達精果有才幹劉璋遣詣曹公曹公不甚禮公主簿楊脩深器之白公

碎松公不納修以公所撰兵書示松松
宴飲之間一看便闡誦修以此益奇之璋勅關成諸將文書勿復關通先主先

主大怒召璋白水軍督楊懷責以無禮斬之乃使黃忠卓膺勒兵

向璋先主徑至關中質諸將并士卒妻子引兵與忠膺等進到涪

據其城璋遣劉瓚冷苞張任鄧賢等拒先主於涪益部耆舊雜記曰張任
蜀郡人家世寒門少有

瞻勇有志節
仕州爲從事皆破敗退保綿竹璋復遣李嚴督綿竹諸軍嚴率衆降先

主先主軍益強分遣諸將平下屬縣諸葛亮張飛趙雲等將兵泝

流定白帝江州江陽惟關羽畱鎮荊州先主進軍圍雒時璋子循

守城被攻且一年

十九年夏雒城破益部耆舊雜記曰劉璋遣張任劉瓚率精兵拒捍先主於涪爲先主所
破退與璋子循守雒城任勒兵出於雁橋戰復敗禽任先主聞任之忠進圍成都數十日璋出降傅子曰初劉備襲蜀丞
相掾趙雲曰劉備其不

勇令軍降之任厲聲曰老臣終不
復事二主矣乃殺之先主歎息焉濟平拙於用兵每戰必敗奔亡不暇何以圖人蜀雖小區險固四塞獨守之國難卒并也徵士傳
幹曰劉備寬仁有度能得人死力諸葛亮遠治知變正而有謀而爲之相張飛關羽勇而有義皆

安以之規按
何須勇先

萬人敵而為之將此三人者皆人傑也以備之略三傑佐之何為不濟也典略曰趙戩字叔茂京兆長陵人也質而好學言稱詩書愛憐於人不論疎密辟公府入為尚書選部郎董卓欲以所私並充臺閣戩拒不聽卓怒召戩欲殺之觀者皆為戩懼而戩自若及見卓刺辭正色陳說是非卓雖凶戾屈而謝之遷平陵令故將王允被害莫敢近者戩棄官收斂之三輔亂戩客荆州劉表以為賓客曹公平荆州執戩手曰何相見之晚也遂辟為掾後為五官將司馬相國鍾繇長史年六十餘卒蜀中殷盛豐樂先主置酒大饗士卒取出城中金銀分賜將士還其穀帛先主復領益州牧諸葛亮為股肱法正為謀主關羽張飛馬超為爪牙許靖糜竺簡雍為賓友及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吳壹費觀等又璋之婚親也彭義又璋之所排擯也劉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

二十年孫權以先主已得益州使使報欲得荆州先主言須得涼州當以荆州相與權忿之乃遣呂蒙襲奪長沙零陵桂陽三郡先主引兵五萬下公安令關羽入益陽是歲曹公定漢中張魯遁走巴西先主聞之與權連和分荆州江夏長沙桂陽東屬南郡零陵

武陵西屬引軍還江州遣黃權將兵迎張魯張魯已降曹公曹公使夏侯淵張郃屯漢中數數犯暴巴界先主令張飛進兵宕渠與郃等戰於瓦口破郃等收兵還南鄭先主亦還成都

二十三年先主率諸將進兵漢中分遣將軍吳蘭雷同等入武都皆為曹公軍所沒先主次于陽平關與淵郃等相拒

二十四年春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於定軍山勢作營淵將兵來爭其地先主命黃忠乘高鼓譟攻之大破淵軍斬淵郃及曹公所署益州刺史趙顛等曹公自長安舉眾南征先主遙策之曰

曹公雖來無能為也我必有漢川矣及曹公至先主斂眾拒險終不交鋒積月不拔亾者日多夏曹公果引軍還先主遂有漢中遣劉封孟達李平等攻申耽於上庸秋羣下上先主為漢中王表於

漢帝曰平西將軍都亭侯臣馬超左將軍領長史鎮軍將軍臣許

平陽國志云新
夏佳則非命
氏向校則此命
及曹公所署益
州刺史趙顛
等不為有股
劉存非術也
程州命不心折
岡屬不及字
謹此誌

靖營司馬臣龐義議曹從事中郎軍議中郎將臣射援

三輔決錄注曰援字文雄扶風

人也其先本姓謝與北地諸謝同族如祖謝服為將軍出征天子以謝服非今名改為射子孫氏焉兄堅字文固少有美名辟公府為黃門侍郎獻帝之初三輔飢亂堅去官與弟援南入蜀依劉璋璋以堅為長史劉備代璋以堅為廣漢郡太守援亦少有名行太尉軍師將軍臣諸

葛亮盪寇將軍漢壽亭侯臣關羽征虜將軍新亭侯臣張飛征西

將軍臣黃忠鎮遠將軍臣賴恭揚武將軍臣法正興業將軍臣李

嚴等一百二十人上言曰昔唐堯至聖而四凶在朝周成仁賢而

四國作難高后稱制而諸呂竊命孝昭幼冲而上官逆謀皆馮世

寵藉履國權窮凶極亂社稷幾危非大舜周公朱虛博陸則不能

流放禽討安危定傾伏惟陛下誕姿聖德統理萬邦而遭厄運不

造之艱董卓首難蕩覆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皇后太子鳩殺

見害剝亂天下殘毀民物久令陛下蒙塵憂厄幽處虛邑人神無

主邊絕王命厭昧皇極欲盜神器左將軍領司隸校尉豫荆益三

州牧宜城亭侯備受朝爵秩念在輸力以殉國難覩其機兆赫然

憤發與車騎將軍董承同謀誅操將安國家克寧舊都會承機事

不密令操游魂得遂長惡殘泯海內臣等每懼玉室大有闡樂之

禍小有安定之變趙高使閻樂殺二世王莽廢孺子以為安定公夙夜惴惴戰慄累息昔在虞書

敦序九族周監二代封建同姓詩著其義歷載長久漢興之初割

裂疆土尊王子弟是以卒折諸呂之難而成大宗之基臣等以備

肺腑枝葉宗子藩翰心存國家念在弭亂自操破於漢中海內英

雄望風蟻附而爵號不顯九錫未加非所以鎮衛社稷光昭萬世

也奉辭在外禮命斷絕昔河西太守梁統等值漢中興限於山河

位同權均不能相率咸推竇融以為元帥卒立效績摧破隗囂今

社稷之難急於隴蜀操外吞天下內殘羣寮朝廷有蕭牆之危而

禦侮未建可為寒心臣等輒依舊典封備漢中王拜大司馬董齊

安漢三表天功
范十有
於後日乃度
皆在朝而作
此文在亦與中
亦不為多持
也

前漢書卷之四
此一篇是漢書
卷之四

六軍糾合同盟掃滅凶逆以漢中巴蜀廣漢犍為為國所署置依
漢初諸侯王故典夫權宜之制苟利社稷專之可也然後功成事
立臣等退伏矯罪雖死無恨遂於河陽設壇場陳兵列衆羣臣陪
位讀奏訖御王冠於先主先主上言漢帝曰臣以具臣之才荷上
將之任董督三軍奉辭于外不能掃除寇難靖匡王室久使陛下
聖教陵遲六合之內否而未泰惟憂反側疾首曩者董卓造
為亂階自是之後羣兇縱橫殘剝海內賴陛下聖德威靈人神同
應或忠義奮討或上天降罰暴逆竝殛以漸冰消惟獨曹操久未
梟除侵擅國權恣心極亂臣昔與車騎將軍董承圖謀討操機事
不密承見陷害臣播越失據忠義不果遂得使操窮凶極逆主后
戮殺皇子鳩害雖糾合同盟念在奮力懦弱不武歷年未效常恐
殞沒孤負國恩寤寐永歎夕惕若厲今臣羣寮以為在昔虞書敦

叙九族庶明厲翼鄭玄注曰庶衆也厲厲也叙次也序九族而親之以衆昭作羽翼之親也五帝損益此道不廢

周監二代竝建諸姬實賴晉鄭夾輔之福高祖龍興尊王子弟大

啓九國卒斬諸呂以安太宗今操惡直醜正寔繁有徒包藏禍心

篡盜已顯既宗室微弱帝族無位斟酌古式依假權宜上臣大司

馬漢中王臣伏自三省受國厚恩荷任一方陳力未效所獲已過

不宜復忝高位以重罪謫羣寮見逼迫臣以義臣退惟寇賊不梟

國難未已宗廟傾危社稷將墜成臣憂責碎首之負若應權通變

以寧靖聖朝雖赴水火所不得辭敢慮常宜以防後悔輒順衆議

拜受印璽以崇國威仰惟爵號位高寵厚俯思報效憂深責重驚

怖累息如臨于谷盡力輸誠獎厲六師率齊羣義應天順時撲討

凶逆以寧社稷以報萬分謹拜章因驛上還所假左將軍宜城亭

侯印綬於是還治成都拔魏延為都督鎮漢中典略曰備於是起館舍築亭障從成都至白水關四百餘區

此一篇是漢書
卷之四

漢書卷之四

茶庵云是時
正位名師也
章引圖書曰
世嘉矣
亭林云建國信
建興中出相表
飲益州牧分國
為勸子權事也
此前後不同按
李于晉春野不
年于七十二
即即年僅于
有三未之而勸
道之以本傳
為也

時關羽攻曹公將曹仁禽于禁於樊俄而孫權襲殺羽取荊州
二十五年魏文帝稱尊號改年曰黃初或傳聞漢帝見害先主乃
發喪制服追諡曰孝愍皇帝是後在所竝言眾瑞日月相屬故議
郎陽泉侯劉豹青衣侯向舉偏將軍張裔黃權大司馬屬殷純益
州別駕從事趙祚治中從事楊洪從事祭酒何宗議曹從事杜瓊
勸學從事張爽尹默譙周等上言臣聞河洛圖書五經識緯孔子
所甄驗應自遠謹案洛書甄曜度曰赤三山德昌九世會備合為
帝際洛書寶號命曰天度帝道備稱皇以統攝天下成不敗洛書
錄運期曰九侯七傑爭命民炊骸道路籍籍履人頭誰使主者玄
且來孝經鉤命決錄曰帝三建九會備臣父羣未亾時言西南數
有黃氣直立數丈迺來積年時時有景雲祥風從璿璣下來應之
此為異瑞又二十二年中數有氣如旗從西竟東中天而行圖書

曰必有天子出其方加是年太白熒惑填星常從歲星相追近漢
初興五星從歲星謀歲星主義漢位在西義之上方故漢法常以
歲星候人主當有聖主起於此州以致中興時許帝尚存故羣下
不敢漏言頃者熒惑復追歲星見在胃昴畢昴畢為天綱經曰帝
星處之眾邪消亾聖諱豫觀推揆期驗符合數至若此非一臣聞
聖王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故應際而生與神合契願大
王應天順民速即洪業以寧海內太傅許靖安漢將軍糜竺軍師
將軍諸葛亮太常賴恭光祿勳黃權少府王謀等上言曹丕篡弑
湮滅漢室竊據神器劫迫忠良酷烈無道人鬼忿毒咸思劉氏今
上無天子海內惶惶靡所式仰羣下前後上書者八百餘人咸稱
述符瑞圖讖明徵間黃龍見武陽赤水九日乃去孝經援神契曰
德至淵泉則黃龍見龍者君之象也易乾九三飛龍在天大王當

龍升登帝位也。又前關羽圍樊襄陽，襄陽男子張嘉王休獻玉璽，璽潛漢水，伏於淵泉，暉景燭耀，靈光徹天。夫漢者高祖本所起定天下之國號也。大王襲先帝軌跡，亦興於漢中也。今天子玉璽神光先見，璽出襄陽，漢水之末，明大王承其下流，授與大王以天子之位，瑞命符應，非人力所致。昔周有烏魚之瑞，咸曰休哉。二祖受命，圖書先著，以為徵驗。今上天告祥羣儒英俊，竝進河洛孔子識記，咸悉具至，伏稱大王出自孝景皇帝中山靖王之胄，本支百世，乾祇降祚，聖姿碩茂，神武在躬，仁覆積德，愛人好士，是以四方歸心焉。考省靈圖，啓發識緯，神明之表，名諱昭著，宜即帝位，以纂二祖，紹嗣昭穆。天下幸甚。臣等謹與博士許慈、議郎孟光建立禮儀，擇令辰上尊號，即皇帝位於成都武擔之南。

蜀本紀曰：武都有丈夫化為女，子顏色美好，益山精也。蜀王娶以為妻，不習水土，疾病欲歸國，蜀王留之，無幾物故蜀王發卒之成都擔上於成都郭中，蔡蓋地數畝，高七丈，號曰武擔也。臣松之：案武擔山名在成都西北，蓋以乾位在西，北故就之以即。

為文曰：惟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皇帝備敢用玄牡，昭告皇天。

上帝后土神祇。漢有天下，歷數無疆。曩者王莽篡盜，光武皇帝震怒，致誅社稷，復存。今曹操阻兵安忍，戮殺主后，滔天泯夏，罔顧天

顯操子不載其凶逆，竊居神器，羣臣將士以為社稷隳廢，備宜修之。嗣武二祖，龔行天罰，備雖否德，懼忝帝位。詢于庶民，外及蠻夷

君長，僉曰：天命不可以不答，祖業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無主，率土式望，在備一人。備畏天明命，又懼漢邦將湮于地，謹擇元日

與百寮登壇，受皇帝璽綬，修燔瘞告類于天神，惟神嚮祚于漢家。

永綏四海。

魏書曰：備聞曹公薨，遣掾韓冉奉書弔，并致賻贈之禮。文帝惡其因喪求好，勅荆州刺史斬冉絕使命。典略曰：備遣軍謀掾韓冉齎書弔，并貢錦布，冉稱疾住上庸，上庸致其書，適會受終，有詔報答，以引致之，備得報書，遂稱制。

章武元年夏四月，大赦。改年，以諸葛亮為丞相，許靖為司徒，置百

官立宗廟，祫祭高皇帝以下。

臣松之以為先主雖云出自孝景，而世數悠遠，昭穆難明，既紹漢祚，不知以何帝為元祖，以立親廟于時。英賢

目下例昭烈帝
補子本志則
之武南極天
例此可以推
知也

作輔儒生在官宗廟制度必有
憲章而載記關略良可恨哉
五月立皇后吳氏子禪為皇太子六月以子

永為魯王理為梁王車騎將軍張飛為其左右所害初先主忿孫
權之襲關羽將東征秋七月遂帥諸軍伐吳孫權遣書請和先主

盛怒不許吳將陸議李異劉阿等屯巫秭歸將軍吳班馮習自巫
攻破異等軍次秭歸武陵五谿蠻夷遣使請兵

二年春正月先主軍還秭歸將軍吳班陳式水軍屯夷陵夾江東
西岸二月先主自秭歸率諸將進軍緣山截嶺於夷道猓亭駐

營自猓山通武陵遣侍中馬良安慰五谿蠻夷咸相率響應鎮
北將軍黃權督江北諸軍與吳軍相拒於夷陵道夏六月黃氣見

自秭歸十餘里中廣數十丈後十餘日陸議大破先主軍於猓亭
將軍馮習張南等皆沒先主自猓亭還秭歸收合離散兵遂乘船

航由步道還魚復魚復縣曰永安吳道將軍李異劉阿等

先主軍屯駐南山秋八月收兵還巫司徒許靖卒冬十月詔丞相
亮營南北郊於成都孫權聞先主任白帝甚懼遣使請和先主許

之遣太中大夫宗璋報命冬十二月漢嘉太守黃元聞先主疾不
豫舉兵拒守

三年春二月丞相亮自成都到永安三月黃元進兵攻臨邛縣遣
將軍陳習笏音討元元軍敗順流下江為其親兵所縛生致成都斬

之先主病篤託孤於丞相亮尚書令李嚴為副夏四月癸巳先主
殂于永安宮時年六十三

上言於後主曰伏惟大行皇帝邁仁樹德覆燾無疆昊天不弔寢

疾彌留今月二十四日奄忽升遐臣妾號咷若喪考妣乃顧遺詔

射天射技此上
表止則名
此為誠則不思
後書出於十年
其後則對書

及古器

十三

漢和國書氏載本

疾送

按太史公史記
宗謂後主也

事惟太宗動容損益百寮發哀滿三日除服到葬期復如禮其郡
國太守相都尉縣令長三日便除服臣亮親受勅戒震畏神靈不
敢有違臣請宣下奉行五月梓宮自永安還成都謚曰昭烈皇帝
秋八月葬惠陵葛洪神仙傳曰仙人李意其蜀人也傳世見之云是漢文帝時人先主欲
伐吳遣人迎意其意其到先主禮敬之間以吉凶意其不答而求紙筆書
作兵馬器仗數十紙已便一一以手裂壞之又書作一大人掘地埋之便徑去先主大喜而
自出軍征吳大敗還念恥發病死衆人乃知其意其書作大人而埋之者即是言先主死意
評曰先主之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焉及
其舉國託孤於諸葛亮而心神無貳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
也機權幹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狹然折而不撓終不為下者
抑揆彼之量必不容已非唯競利且以避害云爾

蜀書二

西川龍鳳閣

三國志三十二

蜀書三

陳壽

三國志三十三

後主傳第三

後主諱禪字公嗣先主子也建安二十四年先主為漢中王立為
王太子及即尊號册曰惟章武元年五月辛巳皇帝若曰太子禪
朕遭漢運艱難賊臣篡盜社稷無主格人羣正以天明命朕繼大
統今以禪為皇太子以承宗廟祇肅社稷使使持節丞相亮授印
綬敬聽師傅行一物而三善皆得焉可不勉與禮記曰行一物而三善者惟
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
鄭玄曰物
猶事也 三年夏四月先主殂于永安宮五月後主襲位于成都時
年十七尊皇后曰皇太后大赦改元是歲魏黃初四年也魏略曰初
備在小沛

不意曹公卒至遲遲棄家屬後奔荆州禪時年數歲竄匿隨人西入漢中為人所賣及建安十六
年關中破亂扶風人劉括避亂入漢中買得禪問知其良家子遂養為子與妻婦生一子初禪與
備相失時識其父字玄德比舍人有姓簡者及備得益州而簡為將軍備遣簡到漢中舍都郵禪
乃詣簡簡相檢訊事皆符驗簡喜以語張魯魯乃洗沐送詣益州備乃立以為太子初備以諸葛
亮為太子太傅及禪立以亮為丞相委以諸事謂亮曰政由葛氏祭則寡人亮亦以禪未開於政
遂總內外 臣松之案二主妃子傳曰後主生於荆州後主傳云初即帝位年十七則建安十二
及古蜀

魏略曰初
備在小沛

為元叔

六年春亮出攻祁山不克冬復出散關圍陳倉糧盡退魏將王雙率軍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還漢中

七年春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遂克定二郡冬亮徙府營於南山下原上築漢樂二城是歲孫權稱帝與蜀約盟共交分天下

八年秋魏使司馬懿由西城張郃由子午曹真由斜谷斜余欲攻漢中丞相亮待之於城固赤阪大雨道絕真等皆還是歲魏延破魏

雍州刺史郭淮于陽谿徙魯王永為甘陵王梁王理為安平王皆以魯梁在吳分界故也

九年春二月亮復出軍圍祁山始以木牛運魏司馬懿張郃救祁山夏六月亮糧盡退軍郃追至青封與亮交戰被箭死秋八月都

護李平廢徙梓潼郡漢晉春秋曰冬十月江陽至江州有鳥從江南飛渡江北不能達墮水死者以千數十年亮休士勸農於黃沙作流馬木牛畢教兵講武

十一年冬亮使諸軍運米集於斜谷口治斜谷邸閣是歲南夷劉胄反將軍馬忠破平之

十二年春二月亮由斜谷出始以流馬運秋八月亮卒于渭濱征西大將軍魏延與丞相長史楊儀爭權不和舉兵相攻延敗走斬

延首儀率諸軍還成都大赦以左將軍吳壹為車騎將軍假節督漢中以丞相留府長史蔣琬為尚書令總統國事

十三年春正月中軍師楊儀廢徙漢嘉郡夏四月進蔣琬位為大將軍

十四年夏四月後主至湔臣松之案前縣名也臨蜀郡首縣登觀阪看汶水之流旬日還成都徙武都氏王苻健及氏民四百餘戶於廣都

十五年夏六月皇后張氏薨延熙元年春正月立皇后張氏大赦改元立子璿為太子子瑤為

時人持守
河行也相事

安定王冬十一月大將軍蔣琬出屯漢中

二年春三月進蔣琬位為大司馬

三年春使越雋太守張嶷平定越雋郡

四年冬十月尚書令費禕至漢中與蔣琬諮論事計歲盡還

五年春正月監軍姜維督偏軍自漢中還屯涪縣

六年冬十月大司馬蔣琬自漢中還住涪十一月大赦以尚書令

費禕為大將軍

七年春閏二月魏大將軍曹爽夏侯玄等向漢中鎮北大將軍王

平拒與勢圍大將軍費禕督諸軍往赴救魏軍退夏四月安平王

理卒秋九月禕還成都

八年秋八月皇太后薨十二月大將軍費禕至漢中行圍守

九年夏六月費禕還成都秋大赦冬十一月大司馬蔣琬卒

琬卒禕

乃自攝
國事

十年涼州胡王白虎文治無戴等率眾降衛將軍姜維迎逆安撫

居之于繁縣是歲汶山平康夷反維往討破平之

十一年夏五月大將軍費禕出屯漢中秋涪陵屬國民夷反車騎

將軍鄧芝往討皆破平之

十二年春正月魏誅大將軍曹爽等右將軍夏侯霸來降夏四月

大赦秋衛將軍姜維出攻雍州不克而還將軍句安李韶降魏

十三年姜維復出西平不克而還

十四年夏大將軍費禕還成都冬復北駐漢壽大赦

十五年吳王孫權薨立子琮為西河王

十六年春正月大將軍費禕為魏降人郭循所殺于漢壽夏四月

衛將軍姜維復率眾圍南安不克而還

循當林

時左持字白
河行也相事

安定王冬十一月大將軍蔣琬出屯漢中

二年春三月進蔣琬位為大司馬

三年春使越嶲太守張嶷平定越嶲郡

四年冬十月尚書令費禕至漢中與蔣琬諮論事計歲盡還

五年春正月監軍姜維督偏軍自漢中還屯涪縣

六年冬十月大司馬蔣琬自漢中還住涪十一月大赦以尚書令

費禕為大將軍

七年春閏二月魏大將軍曹爽夏侯玄等向漢中鎮北大將軍王

平拒興勢圍大將軍費禕督諸軍往赴救魏軍退夏四月安平王

理卒秋九月禕還成都

八年秋八月皇太后薨十二月大將軍費禕至漢中行圍守

九年夏六月費禕還成都秋大赦冬十一月大司馬蔣琬卒

琬卒禕

蔣琬字公奕
零陵人也

乃自攝
國事

十年涼州胡王白虎文治無戴等率眾降衛將軍姜維迎逆安撫

居之于繁縣是歲汶山平康夷反維往討破平之

十一年夏五月大將軍費禕出屯漢中秋涪陵屬國民夷反車騎

將軍鄧芝往討皆破平之

十二年春正月魏誅大將軍曹爽等右將軍夏侯霸來降夏四月

大赦秋衛將軍姜維出攻雍州不克而還將軍句安李韶降魏

十三年姜維復出西平不克而還

十四年夏大將軍費禕還成都冬復北駐漢壽大赦

十五年吳王孫權薨立子琮為西河王

十六年春正月大將軍費禕為魏降人郭循所殺于漢壽夏四月

衛將軍姜維復率眾圍南安不克而還

循當休

晉作重國信

十七年春正月姜維還成都大赦夏六月維復率眾出隴西冬拔狄道河間臨洮三縣民居于綿竹繁縣

十八年春姜維還成都夏復率諸軍出狄道與魏雍州刺史王經戰于洮西大破之經退保狄道城維却住鍾題

十九年春進姜維位為大將軍督戎馬與征西將軍胡濟期會上邽濟失誓不至秋八月維為魏大將軍鄧艾所破于上邽維退軍還成都是歲立子瓚為新平王大赦

二十年聞魏大將軍諸葛誕據壽春以叛姜維復率眾出駱谷至芒水是歲大赦

景耀元年姜維還成都史官言景星見於是大赦改年宦人黃皓始專政吳大將軍孫綝廢其主亮立琅邪王休

二年夏六月立子諶為北地王恂為新興王虔為上黨王

三年秋九月追諡故將軍關羽張飛馬超龐統黃忠

四年春三月追諡故將軍趙雲冬十月大赦

五年春正月西河王琮卒是歲姜維復率眾出侯和為鄧艾所破還住沓中

六年夏魏大興徒眾命征西將軍鄧艾鎮西將軍鍾會雍州刺史諸葛緒數道竝攻於是遣左右車騎將軍張翼廖化輔國大將軍

董厥等拒之大赦改元為炎興冬鄧艾破衛將軍諸葛瞻於縣竹用光祿大夫譙周策降於艾奉書曰限分江漢遇值深遠階緣蜀

土斗絕一隅干運犯冒漸苒歷載遂與京畿攸隔萬里每惟黃初中文皇帝命虎牙將軍鮮于輔宣溫密之詔申三好之恩開示門

戶大義炳然而否德暗弱竊貪遺緒俛仰累紀未率大教天威既震人鬼歸能之數怖駭王師神武所次敢不革面順以從命輒勅

晉書卷之六十四

在位中一年

時謂文為西

將軍段大官

時謂文為西

羣帥投戈釋甲官府帑藏一無所毀百姓布野餘糧棲畝以俟后
來之惠全元元之命伏惟大魏布德施化宰輔伊周舍覆藏疾謹
遣私署侍中張紹光祿大夫譙周駙馬都尉鄧良奉齋印綬請命
告誠敬輸忠款存亾勅賜惟所裁之輿櫬在近不復縷陳是日北
地王誥傷國之亾先殺妻子次以自殺漢晉春秋曰後主將從譙周之策北地
王誥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必及便當
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後主不納遂送縶綬
是日誥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左右無不為涕泣者紹良與艾相遇於維
縣艾得書大喜即報書王隱蜀記曰艾報書云王綱失道羣英並起龍戰虎爭終歸真
主此蓋天命去就之道也自古聖帝爰逮漢魏受命而王者莫
不在乎中土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以興洪業其不由此未有不顛覆者也隗躡憑隴而亾公
孫述據蜀而滅此皆前世覆車之鑒也聖上明哲宰相忠賢將比隆黃軒俾功往代銜命來征思
聞嘉響果煩來使吉以德音此非人事豈天啓哉昔微子歸周實為上賓君子豹變義存大易來
辭謙沖以禮輿櫬皆前哲歸命之典也全國為上破國次之自非通明智達何以見王者之義乎
禪又遣太常張峻益州別駕汝超受節度遣太僕蔣顯有命勅姜維又遣尚書郎李虎送士民簿
領戶二十八萬男女口九十四萬帶甲將士十萬二千吏四萬人米四十餘萬斛金銀各二千斤
錦綺綵絹各二十萬匹餘物稱此遣紹良先還艾至城北後主與櫬自縛詣軍壘門艾
解縛焚櫬延請相見晉諸公贊曰劉禪乘驃
車詣艾不具亾國之禮因承制拜後主為驃騎將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此同類也
大矣

諸圍守悉被後主勅然後降下艾使後主止其故宮身往造焉資
嚴未發明年春正月艾見收鍾會自涪至成都作亂會既死蜀中
軍眾鈔略死喪狼籍數日乃安集後主舉家東遷既至洛陽策命
之曰惟景元五年三月丁亥皇帝臨軒使太常嘉命劉禪為安樂
縣公於戲其進聽朕命蓋統天載物以咸寧為大光宅天下以時
雍為盛故孕育羣生者君人之道也乃順承天者坤元之義也上
下交暢然後萬物協和庶類獲乂乃者漢氏失統六合震擾我大
祖承運龍興弘濟八極是用應天順民撫有區夏于時乃考因羣
傑虎爭九服不靜乘間阻遠保據庸蜀遂使西隅殊封方外壅隔
自是已來干戈不戢元元之民不得保安其性幾將五紀朕永惟
祖考遺志思在綏緝四海率土同軌故爰整六師耀威梁益公恢
崇德度深秉大正不憚屈身委質以愛民全國為貴降心回慮應

至德元年凡
六十八歲

石正史官未
子謂其居大和
有所未暇也
矣且百度其
此年注記雖略
矣

陸元方新唐成
皆詳地徐州而
先建安元年
後徐州其居
皆詳地徐州而
先建安元年
後徐州其居

機豹變履信思順以享左右無疆之休豈不遠歟朕嘉與君公長
饗顯祿用考咨前訓開國胙土率遵舊典錫茲玄牡苴以白茅永
為魏藩輔往欽哉公其祗服朕命克廣德心以終乃顯烈食邑萬
戶賜絹萬匹奴婢百人他物稱是子孫為三都尉封侯者五十餘
人尚書令樊建侍中張紹光祿大夫譙周祕書令郤正殿中督張
通竝封列侯漢晉春秋曰司馬文王與禪宴為之作故蜀校旁人皆為之感愴而禪喜笑自
若王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可至於是乎雖使諸葛亮在不能輔之久全而泥
姜維邪充曰不如是殿下何由并之他日王問禪曰願思蜀否禪曰此間樂不思蜀郤正聞之求
見禪曰若王後問宜泣而答曰先人墳墓遠在隴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因閉其目會王復問對
如前王曰何乃似郤正語邪禪驚視曰誠如尊命左右皆笑公泰始七年薨於洛陽蜀紀云諡曰
思公子恂嗣

評曰後主任賢相則為循理之君惑闇賢則為昏闇之后傳曰素
絲無常唯所染之信矣哉禮國君繼體踰年改元而章武之三年
則革稱建興考之古義體理為違又國不置史注記無官是以行
事多遺災異靡書諸葛亮雖達於為政凡此之類猶有未周焉然

經載十二而年名不易軍旅屢興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自亮沒
後茲制漸虧優劣著矣華陽國志曰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
成開每見諸告治亂之道悉矣嗚呼語故也若劉景升季玉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臣松之
以為赦不妄下誠為可稱至於年名不易猶所未達案建武建安之號皆久而不改未聞前史以
為美談經載十二蓋何足云豈別有他意求之未至乎

亮歿後延熙之號數盈二十茲制漸虧事又不然也
介於二寇加之本中煽動心執論年以神非所以仙屬人心後接方及也吳蜀之
主雖均曰傳然皆偏半記事於史家之例定亦化也紀則災異當詳書而舊
史缺其承傳是以作者用此目明非欲持此以詆毀高相

蜀書四

三國志三十四

二主妃子傳第四

先主甘皇后沛人也先主臨豫州住小沛納以爲妾先主數喪嫡室常攝內事隨先主於荊州產後主值曹公軍至追及先主於當陽長阪于時困偪棄后及後主賴趙雲保護得免於難后卒葬于南郡章武二年追謚皇思夫人遷葬於蜀未至而先主殂隕丞相亮上言皇思夫人履行修仁淑慎其身大行皇帝昔在上將嬪妃作合載育聖躬大命不融大行皇帝存時篤義垂恩念皇思夫人神樞在遠飄飄特遣使者奉迎會大行皇帝崩今皇思夫人神樞以到又梓宮在道園陵將成安厝有期臣輒與太常臣賴恭等議禮記曰立愛自親始教民孝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不忘其親所由生也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昔高皇帝追尊太上昭靈夫人爲

昭靈皇后孝和皇帝改葬其母梁貴人尊號曰恭懷皇后孝愍皇

帝亦改葬其母王夫人尊號曰靈懷皇后今皇思夫人宜有尊號

以慰寒泉之思輒與恭等案諡法宜曰昭烈皇后詩曰穀則異室

死則同穴禮云上古無合葬中古後因時方有故昭烈皇后宜與大行皇帝合葬臣請太

尉告宗廟布露天下具禮儀別奏制曰可

先主穆皇后陳留人也兄吳壹少孤壹父素與劉焉有舊是以舉

家隨焉入蜀焉有異志而聞善相者相后當大貴焉時將子瑁自

隨遂為瑁納后瑁死后寡居先主既定益州而孫夫人還吳漢晉春秋云先

主人益州吳遣迎孫夫人夫人欲將太子歸吳諸葛亮使趙雲勒兵斷江留太子乃得止羣下勸先主娉后先主疑與媚同族

法正進曰論其親疎何與晉文之於子圍乎於是納后為夫人習

齒曰夫婚姻人倫之始王化之本匹夫猶不可以無禮而況人君乎晉文廢禮行權以濟其業故子犯曰有求於人必先從之將奪其國何有於妻非無故而遵禮教者也今先主無權事之信而引前失以為譬非導其君以亮建興二十四年立為漢中王后章武元年夏五

月策曰朕承天命奉至尊臨萬國今以后為皇后遣使持節丞相

亮授璽綬承宗廟母天下皇后其敬之哉建興元年五月後主即

即位尊后為皇太后稱長樂宮壹官至車騎將軍封縣侯延熙八

年后薨合葬惠陵孫盛蜀世譜曰壹孫喬沒李

後主敬哀皇后車騎將軍張飛長女也章武元年納為太子妃建

興元年立為皇后十五年薨葬南陵

後主張皇后前后敬哀之妹也建興十五年入為貴人延熙元年

春正月策曰朕統承大業君臨天下奉郊廟社稷今以貴人為皇

后使行丞相事左將軍向朗持節授璽綬勉修中饋恪肅禋祀皇

后其敬之哉咸熙元年隨後主遷于洛陽漢晉春秋曰魏以蜀宮人賜諸將

屈辱乃

劉永字公壽先主子後主席弟也章武元年六月使司徒靖立永

按此章武元年也
益州時諸葛亮
由時趙雲所派
至蜀孫夫人送
吳當主建興二
十年至荆州時

爲魯王策曰少子永受茲青土朕承天序繼統大業遵修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奄有龜蒙世爲藩輔嗚呼恭朕之詔惟彼魯邦一變適道風化存焉人之好德世茲懿美王其秉心率禮綏爾士民是饗是宜其戒之哉建興八年改封爲甘陵王初永憎宦人黃皓皓旣信任用事譖構永於後主後主稍疎外永至不得朝見者十餘年咸熙元年永東遷洛陽拜奉車都尉封爲鄉侯

劉理字奉孝亦後主庶弟也與永異母章武元年六月使司徒靖立理爲梁王策曰小子理朕統承漢序祇順天命遵修典秩建爾于東爲漢藩輔惟彼梁土畿甸之邦民狎教化易導以禮往悉乃心懷保黎庶以永爾國王其敬之哉建興八年改封理爲安平王延熙七年卒諡曰悼王子哀王胤嗣十九年卒子殤王承嗣二十一年卒景耀四年詔曰安平王先帝所命三世早夭國嗣頽絕朕用

傷悼其以武邑侯輯襲王位輯理子也咸熙元年東遷洛陽拜奉車都尉封鄉侯

後主太子璿字文衡母王貴人本敬哀張皇后侍人也延熙元年正月策曰在昔帝王繼體立嗣副貳國統古今常道今以璿爲皇太子昭顯祖宗之威命使行丞相事左將軍朗持節授印綬其勉修茂質祗恪道義諮詢典禮敬友師傅斟酌衆善翼成爾德可不務修以自勗哉時年十五景耀六年冬蜀亾咸熙元年正月鍾會作亂於成都璿爲亂兵所殺

孫盛蜀世譜曰璿弟瑤瑤璿謀詢璿六人蜀敗謀自殺餘皆內徙值永嘉大亂子孫絕滅惟永孫玄奔蜀李雄

僞署安樂公以嗣禪後永和三年討李勢盛怒於行見玄於成都也

評曰易和有夫婦然後有父子夫人倫之始恩紀之隆莫尚於此矣是故紀錄以究一國之體焉

蜀書五

三國志三十五

諸葛亮傳第五

諸葛亮字孔明瑯琊陽都人也漢司隸校尉諸葛豐後也父珪字

君貢漢末為太山郡丞亮早孤從父玄為袁術所署豫章太守玄

將亮及亮弟均之官會漢朝更選朱皓代玄玄素與荊州牧劉表

有舊往依之獻帝春秋曰初豫章太守周術病卒劉表上諸葛玄為豫章太守治南昌漢朝

建安二年正月西城民反殺玄送玄卒亮躬畊隴畝好為梁父吟漢晉春秋曰亮

首詣繇此書所云與本傳不同身長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

陵崔州平穎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為信然按崔氏譜州平太尉列子

荆州以建安初與穎川石廣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學三人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略

每於夜從容常抱膝長嘯而謂三人曰卿三人仕進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問其所亮但笑而

不言後公威思鄉里欲北歸亮謂之曰中國饒士丈夫遊遊何必故鄉邪臣松之以為魏略此

言謂諸葛亮為公威計者可也若謂兼為已言可謂未達其心矣老氏稱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凡

柱揚州刺史

言人于此

其志中

父悲

武備之志其有取

于此乎

不韜

史夫其名

荆州

安得日謂中國

意定可見
去遠快信

善謀曰曰祥日
王曰夜去士
乞天一見石曾先
之旗善謀若

誠非陳長文司馬仲達所能預而況於餘哉苟不患功業不就道之不行雖志恢宇宙而終不
北向者益以權御已移漢祚將傾方將翊贊宗傑以興微繼絕克復為已任故也豈其區區利在
邊鄙而已乎此相如所謂鵬鵬已翔於遠廓而
羅者猶視於數澤者矣公威名建在魏亦貴達
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
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襄陽記曰劉備訪世事於司馬

德操德操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
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為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

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

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

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

謂計將安出亮答曰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

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眾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

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

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

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

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

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士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

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

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

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

命一上將將荆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以出秦川

百姓孰敢不箠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

可興矣先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

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魏略曰劉備屯

於樊城是時曹公方定河北亮知荆州次當受敵而劉表性緩不曉軍事亮乃北行見備備與亮

非舊又以其年少以諸生意待之坐集既畢眾賓皆去而亮獨留備亦不問其所欲言備性好結

時時適有人以髦牛尾與備者備因手自結之亮乃進曰明將軍當復有遠志但結髦而已邪備
知亮非常人也乃投髦而答曰是何言與我聊以忘憂耳亮遂言曰將軍度劉鎮南孰與曹公邪
備曰不及亮又曰將軍自度何如也備曰亦不如曰今皆不及而將軍之眾不過數千人以此待
敵得無非計乎備曰我亦愁之當若之何亮曰今荆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發調則人心

宋本

而宋本

宋本

宋本

不悅可語鎮南令國中凡有游戶皆使自實因錄以益眾可也備從其計故眾遂強備由此知亮
有英略乃以上客禮之九州春秋所言亦如之臣松之以為亮表云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
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則非亮先詣備明矣雖聞見異辭各生彼此然乖背至是亦良為可怪

劉表長子琦亦深器亮表受後妻之言愛少子琮不悅於琦琦每欲與亮謀自安之術亮輒

拒塞未與處畫琦乃將亮游觀後園其上高樓飲宴之間令人去梯因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於吾耳可以

言未亮答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感悟

陰規出計會黃祖死得出遂為江夏太守俄而表卒琮聞曹公來

征遣使請降先主在樊聞之率其眾南行亮與徐庶並從為曹公

所追破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

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

別遂詣曹公魏略曰庶先名福本單家子少好任俠擊劍中平末嘗為人報讎白聖突面被髮而走為吏所得詰問其姓名閉口不言吏乃於車上立柱維礫之擊鼓以令於

市郡莫敢識者而其黨伍共篡解之得脫於是感激棄其刀戟更疎巾單衣折節學問始詣精舍

史合于道者
史合于道者
史合于道者
史合于道者

北勝長滿時
史合于道者
史合于道者
史合于道者

郡石韜相親愛初平中中州兵起乃與韜南客荊州到又與諸葛亮特相善及荊州內附孔明與
劉備相隨去福與韜俱來北至黃初中韜仕歷郡守典農校尉福至右中郎將御史中丞逮大初
中諸葛亮出隴右聞元直離仕元財如此歎曰魏殊多士邪何彼一人不見用乎庶後數年病卒有碑在彭城今猶存焉

先主至於夏口元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擁軍在柴桑觀望成敗亮說權曰

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眾漢南與曹操並爭

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

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眾與中國

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案兵東甲北面而事之今將

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

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

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眾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

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為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

之地十萬之眾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

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厥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快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并力拒曹公公之能也亮曰豫州兵微曹操兵強今將軍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所謂

中... 亮時任臨蒸

兵略已合... 亮時任臨蒸

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先主使擊張魯亮與關羽鎮荊州先主自葭萌還攻璋亮與張飛趙雲等率衆泝江分定郡縣與先主共圍成都成都平以亮爲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二十六年羣下勸先主稱尊號先主未許亮說曰昔吳漢耿弇等初勸世祖卽帝位世祖辭讓前後數四耿純進言曰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如不從議者士大夫各歸求主無爲從公也世祖感純言深至遂然諾之今曹氏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族紹世而起今卽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隨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純言耳先主於是卽帝位策亮爲丞相曰朕遭家不造奉承大統兢兢業業不敢康寧思靖百姓懼未能緩於戲丞相亮是悉朕意無怠輔朕之闕助宣重光以照明天下君其勗哉亮以丞相錄尚書事假節張飛卒後領司

亮時任臨蒸

隸校尉

蜀記曰晉初扶風王駿鎮關中司馬高平劉寶長史榮陽桓隰諸官屬士大夫共論諸

亮權智英略有踰管晏功業未濟論者惑焉條亮五事隱沒不聞於世者寶等亦不能復難扶風

王慨然善冲之言臣松之以為亮之異美誠所願聞然冲之所說實皆可疑謹隨事難之如左

其一事曰亮刑法峻急刻剝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懷怨歎法正諫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

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願緩刑弛禁以慰其

望亮答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

璋暗弱自焉已來有累世之恩文法嚴厲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士人專權自恣君

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弊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

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盡則上下有節為治之要於斯而著難曰案法正在劉

主前死今稱法正諫則劉主在也諸葛職為股肱事歸元首劉主之世亮又未領益州慶賞刑政

不出於已尋冲所述亮答專自有其能有違人臣自處之宜以亮謙順之體殆必不然又云亮刑

法峻急刻剝百姓未聞善政以刻剝為稱其二事曰曹公遣刺客見劉備方得交接開論伐魏形

勢甚合備計稍欲親近刺者尚未得便會既而亮入魏客神色失措亮因而察之亦知非常人須

更客如願備謂亮曰向得奇士足以助君補益亮問所在備曰起者其人也亮徐歎曰觀客色動

而神懼視低而忤數奸形外漏邪心內藏必曹氏刺客也追之已越牆而走難曰凡為刺客皆暴

虎為河死而無悔者也劉主有知人之鑒而惑於此客則此客亦一時之奇士也又語諸葛云足

以助君補益則亦諸葛之流亞也凡如諸葛之儔鮮有為人作刺客者矣時主亦嘗借其器用必

不殺之死地也且此人不死要應顯章武三年春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於成

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

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

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為詔勅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

父孫盛曰夫杖道扶義體存信順然後能匡主濟功終定大業語曰奕者舉棋不定猶不勝其偶

況量君之才否而二三其節何以堪服強鄰囊括四海者乎備之命亮亂孰甚焉世或有謂備

欲以固委付之蓋且以一蜀人之志君子曰不然苟所寄忠賢則不若斯之誨如非其人不宜

安... 此... 曰...

此... 曰... 曰...

以不辦于內任群
司以忘身于外日
動以修身正家的
諫任人責難難至
甚其具王佐之才
而伊利說令相表
素若布

飲之等筵極客
使家子弟應政
任分內外政制如
言之後信譽使
言者四職諸全有
成就君德之主頁
宜守所使乃臣府
事皆公所成世
既通府事見以
書指之請其長
皆身衣衣衣
自明所守之不可
在守故也付託

之重親之代之別
之人之向之目而也
馳驅于外河以使
命任謀賊賊之
可任其宿術
臣必以信行為不
也皆持財切則
其不和時和教其
上夫性性守事
則即由得人使
其推去之長向
寵依依之手
後漢之官守
前者能甘甘中
都守守宿術兵
習其交事操常
習習林職
且近於居身政
先之也

之既得使觀於營陣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對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看營陣若祇如此即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禽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至滇池南中平皆即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吏累有廢殺之罪自嫌費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欲吾德不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五年率諸軍留兵不運糧而編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

北駐漢中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

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于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臣松之案劉備以建安十三年敗遣亮使吳十年然則備始與亮相遇亮以建興五年抗表北伐自傾覆至此整二在敗軍之前一年時也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漢書地理志曰瀘惟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

漢書地理志曰瀘惟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

駑鈍攘除奸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屯于沔陽郭冲三事曰亮屯于陽平遣魏延諸軍并兵東下亮惟留萬人守城百宣帝率中兵少力弱亮亦知宣帝垂至已與相偪欲前赴延軍相去又遠迴避反追勢不相及將士失色莫知其計亮意氣自若勅軍中皆卧旆息鼓不得妄出菴幔又令大開四城門掃地却洒宣帝常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其有伏兵於是引軍北趣山明日食時亮謂參佐拊手大笑曰司馬懿必謂吾怯將有強伏循山走矣候邏還曰如亮所言宣帝後知深以為恨難曰案陽平在漢中亮初屯陽平宣帝尚為荆州都督鎮宛城至曹真死後始與亮於關中相抗禦耳魏嘗遣宣帝自宛由西城伐蜀值霖雨不果此之前後無復和於關中交兵事就如冲言宣帝既舉二十萬眾已知亮兵少力弱若疑其有伏兵正可設防持重何至便走乎案魏延傳云延每隨亮出輒欲請精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為怯歎已才用之不盡也亮尚不以延為萬人別統豈得如冲言頓使將重兵在前而以輕弱自守乎且冲與扶風王言顯彰宣帝之短對子毀父理所不容而云扶風王慨然善冲之言故知此書舉引皆虛六年春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為疑軍據箕谷魏大將軍曹真舉

眾拒之亮身率諸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南安天

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魏略曰始國家以蜀中惟有劉備備既死數歲懼隴右祁山尤甚故三郡同時應亮魏明帝西鎮長安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謖督諸軍在

前與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舉動失宜大為郃所破亮拔西縣千餘家還于漢中郭冲四事曰亮出祁山隴西南安二郡應時降圍天水拔冀城虜姜維驅略士女數千人還蜀人皆負亮顏色愀然有威容謝曰普天之下莫非漢民國家威力未舉使百姓困於豺狼之吻一夫有死皆亮之罪以此相賀能不為愧於是蜀人咸知亮有吞魏之志非惟拓境而已難曰亮有吞魏之志久矣不始於此眾人方知也且于時師出無成傷缺而反者眾三郡歸降而不能有姜維天水之匹夫耳魏謖以謝眾上

疏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闇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

咎於是以亮為右將軍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漢晉春秋曰或勸亮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能破賊為賊所破者則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損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已後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

谷皆多於賊而不能破賊為賊所破者則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損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已後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

安漢書曰亮不

六百八十八

武侯傳曰亮死後... 武侯傳曰亮死後... 武侯傳曰亮死後... 武侯傳曰亮死後...

武侯傳曰亮死後... 武侯傳曰亮死後... 武侯傳曰亮死後... 武侯傳曰亮死後...

武侯傳曰亮死後... 武侯傳曰亮死後... 武侯傳曰亮死後... 武侯傳曰亮死後...

以長計制之也且祁山知大軍以在近人情自固可止屯於此分爲奇兵示出其後不宜進前而不敢偏坐失民望也今亮縣軍食少亦行去矣宣王不從故尋亮既至又登山掘營不肯戰賈詡魏平數請戰因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宣王病之諸將咸請戰五月辛巳乃使張郃攻無當監何平於南圍自案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高翔吳班赴拒大破之獲甲首三千級玄鑑五千領角弩三千一百張糧盡退軍與魏將張郃交戰射殺郃郭冲五事曰魏明帝自征蜀幸長安遣宣王督張郃諸軍雍涼勁卒三十餘萬潛軍密進規向劍閣亮時在祁山旌旗利器守在險要十二更下在者八萬時魏軍始陳幡兵適交參佐咸以賊衆強盛非力不制宜權停下兵一月以并聲勢亮曰吾統武行師以大信爲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束裝以待期妻子鶴望而計曰雖臨征難義所不廢皆催遣令去於是去者感悅願留一戰住者憤踊思致死命相謂曰諸葛公之恩死猶不報也臨戰之日莫不拔刃爭先以一當十殺張郃却宣王一戰大尅此信之由也難曰臣松之案亮前出祁山魏明帝身至長安耳此年不復自來且亮大軍在關隴魏人何由得感亮徑向劍閣亮既臨戰場本無久住之規而方休兵還蜀皆非經通之言孫盛習鑿鑿搜求異同罔有所遺而並不載冲言知其乖刺多矣十二年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糧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已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爲久住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漢晉春秋曰亮自至數挑戰宣王亦表固請戰使衛尉辛毗持節以制之姜維謂亮曰辛佐治受命能制吾軍千里而請戰邪魏氏春秋曰亮使至問其寢食及其事之煩簡不問戎事使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焉所噉食不至數升宣王曰亮將死矣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于

軍時年五十四

魏書曰亮糧盡勢窮憂志嘔血一夕燒營遁走入谷道發病卒漢晉春秋曰亮死後... 武侯傳曰亮死後... 武侯傳曰亮死後... 武侯傳曰亮死後...

營三投再還在大還小俄而亮卒臣松之以爲亮在渭濱魏人躡勝負之形未可測量而云嘔血蓋因亮自山而自誇大也夫以孔明之略豈爲仲達嘔血乎及至劉琨喪師與晉元帝箋亦云亮軍敗嘔血此則引虛記以爲言也其云入谷而卒緣蜀人入谷發喪故也及軍退宣王案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

奇才也

漢晉春秋曰楊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宣王宣王追焉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宣王曰吾能料生不便料死也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爲墳冢足容

棺斂以時服不須器物詔策曰惟君體資文武明睿篤誠受遺託孤匡輔朕躬繼絕興微志存靖亂爰整六師無歲不征神武赫然

威震八荒將建殊功於季漢參伊周之巨勲如何不乎事臨垂克

遘疾隕喪朕用傷悼肝心若裂夫崇德序功紀行命諡所以光昭

將來刊載不朽今使使持節左中郎將杜瓊贈君丞相武鄉侯印綬諡君爲忠武侯魂而有靈嘉茲寵榮嗚呼哀哉嗚呼哀哉初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

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
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
言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

陣圖咸得其要云

魏氏春秋曰亮作八務七戒六恐五懼皆有條章以訓厲臣子又損益連弩謂之元戎以鐵為矢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

流馬法曰木牛者方腹曲頭一脚四足頭入領中舌著於腹載多而行少宜可大用不可小使特行者數十里羣行者二十里也曲者為牛頭雙者為牛脚橫者為牛領轉者為牛足覆者為牛背方者為牛腹垂者為牛舌曲者為牛肋刻者為牛齒立者為牛角細者為牛鞅攝者為牛鞅轡牛仰雙轅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載一歲糧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勞流馬尺寸之數肋長三尺五寸廣三寸厚二寸二分左右同前軸孔分墨去頭四寸徑中二寸前脚孔分墨二寸去前軸孔四寸五分廣一寸前杠孔去前脚孔分墨二寸七分孔長二寸廣一寸後軸孔去前杠分墨一尺五分大小與前同後脚孔分墨去後軸孔三寸五分大小與前同後杠孔去後脚孔分墨二寸七分後載去後杠孔分墨四寸五分前杠長一尺八寸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後杠與等版方囊二枚厚八分長二尺七寸高一尺六寸五分廣一尺六寸每枚受米二斛三斗從上杠孔去肋下七寸前後同上杠孔去下杠孔分墨一尺三寸孔長一寸五分廣七分八孔同前後四脚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形制如象鞍長四寸徑面四寸二分孔徑中三寸五分厚一寸四分同杠耳

亮言教書奏多可觀別為一集

景耀六年春詔為亮立廟於沔陽

襄陽記曰亮初立廟所在各求為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於道陌上言事

者或以為可聽立廟於成都者後主不從步兵校尉習隆中書郎向充等共上表曰臣聞周人懷召伯之德甘棠為之不伐越王思范彘之功鑄金以存其像自漢興以來小善小德而圖形立廟

者多矣况亮德範遐邇勳蓋季世興王室之不壞實斯人是賴而蒸嘗止於私門廟像闕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首者也今若盡順民心則濟而無與建之京師又備宗廟此聖懷所以惟疑也臣愚以為宜因近其墓立之於沔陽使所親屬以時賜祭凡其臣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以崇正禮於是始從之

軍鍾會征蜀至漢川祭亮之廟令軍士不得於亮墓所左右芻牧

樵採亮弟均官至長水校尉亮子瞻嗣爵

襄陽記曰黃承彥者高爽開列為沔南名士謂諸葛孔明曰聞君擇

婦身有醜女黃頭黑色而不可堪相醜孔明許即載送之時人以為笑樂鄉里為之謔曰莫作孔明擇婦止得阿承醜女

諸葛氏集目錄

開府作牧第一

權制第二

南征第三

北出第四

計算第五

訓厲第六

綜覈上第七

綜覈下第八

雜言上第九

雜言下第十

貴和第十一

兵要第十二

傳運第十三

與孫權書第十四

與諸葛瑾書第十五

與孟達書第十六

廢李平第十七

法檢上第十八

法檢下第十九

科令上第二十

科令下第二十一

軍令上第二十二

軍令中第二十三

軍令下第二十四

右二十四篇凡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

臣壽等言臣前在著作郎侍中領中書監濟北侯臣荀勗中書令關內侯臣和嶠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亮毗佐危國負阻不實然猶存錄其言耻善有遺誠是大晉光明至德澤被無疆自古以來未之有倫也輒刪除複重隨類相從凡爲二十四篇篇名如右亮少有逸羣之才英霸之器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時人異

焉遭漢末擾亂隨叔父玄避難荆州躬耕于野不求聞達時左將軍劉備以亮有殊量乃三顧亮於草廬之中亮深謂備雄姿傑出遂解帶寫誠厚相結納及魏武帝南征荆州劉琮舉州委質而備失勢衆寡無立錐之地亮時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孫權求援吳會權既宿服仰備又覩亮奇雅甚敬重之卽遣兵三萬人以助備備得用與武帝交戰大破其軍乘勝克捷江南悉平後備又西取益州益州既定以亮爲軍師將軍備稱尊號拜亮爲丞相錄尚書事及備殂沒嗣子幼弱事無巨細亮皆專之於是外連東吳內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強不侵弱風化肅然也當此之時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苞括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蕩宇內又自以爲無身之日則未有能蹈涉

中原抗衡上國者是以用兵不戢屢耀其武然亮才於治戎爲長
奇謀爲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略而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衆寡不
俾攻守異體故雖連年動衆未能有克昔蕭何薦韓信管仲舉王
子城父皆付已之長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蕭之
亞匹也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使功業陵遲大義不及邪蓋
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青龍二年春亮帥衆出武功分兵屯
田爲久駐之基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爲口實至今梁益之民咨
述亮者言猶在耳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遠譬也
孟軻有云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忿信矣論
者或怪亮文彩不豔而過於丁寧周至臣愚以爲咎繇大賢也周
公聖人也考之尚書咎繇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
繇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衆人凡士故

上云人傑五且
中孤之朝政歸
之天命何別仍
黃也

上云不戢是
對敵國之利
此又申明其美
王者師也

其文指不及得遠也然其聲教遺言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于
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於當世伏惟陛下邁蹤古聖蕩
然無忌故雖敵國誹謗之言咸肆其辭而無所革諱所以明大通
之道也謹錄寫上詣著作臣壽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泰
始十年二月一日癸巳平陽侯相臣陳壽上
喬字伯松亮兄瑾之第二子也本字仲慎與兄元遜俱有名於時
論者以爲喬才不及兄而性業過之初亮未有子求喬爲嗣瑾啓
孫權遣喬來西亮以喬爲已適子故易其字焉拜爲駙馬都尉隨
亮至漢中亮與兄瑾書曰喬本當選成都今諸將子弟皆得傳遺思惟宜年二十五建
興元年卒子攀官至行護軍翊武將軍亦早卒諸葛恪見誅於吳
子孫皆盡而亮自有胄裔故攀還復爲瑾後
瞻字思遠建興十二年亮出武功與兄瑾書曰瞻今已八歲聰慧

公此駐漢中在
建興五年元春
後思遠生即
五建興五年也
詳元春在伯松
伯松之持運之
勤死王事

宗本泰
始以下
依二字
別爲一行

翰林名官始此
其職為中書
則翰林也世
其視官在翰
使不使或使
皆特活及後
主代守王六乃
林也守王六乃
為美也恐其
本也

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為重器耳年十七尚公主拜騎都尉其明年
為翰林中郎將屢遷射聲校尉侍中尚書僕射加軍師將軍瞻工
書畫強識念蜀人追思亮咸愛其才敏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雖
非瞻所建偕百姓皆傳相告曰葛侯之所為也是以美聲溢譽有
過其實景耀四年為行都護衛將軍與輔國大將軍南鄉侯董厥
竝平尚書事六年冬魏征西將軍鄧艾伐蜀自陰平由景谷道旁
入瞻督諸軍至涪亭住前鋒破退還住綿竹艾遣書誘瞻曰若降
者必表為琅琊王瞻怒斬艾使遂戰大敗臨陣死時年三十七眾
皆離散艾長驅至成都瞻長子尚與瞻俱沒于寶曰瞻雖智不足以扶危勇
不足以致敵而能外不自國內
不改父之志忠孝存焉華陽國志曰尚歎曰父子死國
重恩不早斬黃皓以致傾敗用生何為乃馳赴魏軍而死
元年内移河東案諸葛氏譜云京字行宗
京字行宗晉秦始起居法載詔曰諸葛亮在蜀盡其心
書僕射山濤啓事曰郡令諸葛京祖父亮遇漢亂分隔父子在蜀雖不達天命要為盡心所事
京治郡自復有稱臣以為宜以補東宮舍人以明事人之理副梁益之論京位至驛州刺史

江本
仲本
宋本

延熹
十五年
二十二年
也

董厥者丞相亮時為府令史亮稱之曰董令史良士也吾每與之
言思慎宜適徒為主簿亮卒後稍遷至尚書僕射代陳祗為尚書
令遷大將軍平臺事而義陽樊建代焉案晉百官表董厥字龔
龔亦義陽人建字長元延熙二十
四年以校尉使吳值孫權病篤不自見建權問諸葛恪曰樊建何
如宗預也恪對曰才識不及預而雅性過之後為侍中守尚書令
自瞻厥建統事姜維常征伐在外宦人黃皓竊弄機柄咸共將護
無能匡矯孫盛異同記曰瞻厥等以維好戰無功國內疲弊宜表從王召還為益州刺史奪
其兵權蜀長老猶有瞻表以問宇代維故事晉永和三年蜀史常璩說蜀長老云
陳壽嘗為瞻吏為瞻所辱故因此
事歸惡黃皓而云瞻不能匡拯何也然建特不與皓和好往來蜀破之明年春
厥建俱詣京都同為相國叅軍其秋竝兼散騎常侍使蜀慰勞漢
春秋曰樊建為給事中晉武帝問諸葛亮之治國建對曰聞惡必改而不徐過當罰之信足感神
明帝曰善哉使我得此人以自輔豈有今日之勞乎建稽首曰臣竊聞天下之論皆謂鄧艾見枉
陛下知而不理此豈馮唐之所謂雖得頗牧而不能用者
乎帝笑曰吾方欲明之卿言起我意於是發詔釋艾焉
評曰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

三國三十五
七

安漢云武侯
仁義而創王者
子可謀其誠
見之非其誠
世傳

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然連年動眾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

袁子曰或問諸葛亮何如人也袁子曰張飛關羽與劉備俱起爪牙腹心之臣而武人

一國之政事凡庸之君專權而不失禮行君事而國人不知如此即以為君臣百姓之心欣戴之矣行法嚴而國人悅服用民盡其力而天下不怨及其兵出如雲亮死至今數十年國人歌思如周

其用兵也止如山進退如風兵出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亂亮死至今數十年國人歌思如周

人之思召公也孔子曰雍也可使南面諸葛亮有焉又問諸葛亮始出隴右南安天水安定三郡人反應之若亮速進則三郡非中國之有也而亮徐行不進既而官兵上隴三郡復亮無尺寸之功失此機何也袁子曰蜀兵輕銳良將少亮始出未知國中強弱是以疑而嘗之且大會者不求近功所以不進也曰何以知其疑也袁子曰初出遲重屯營重後轉降未進兵欲戰亮勇而能

關三郡反而不速應此其疑徵也曰何以知其勇而能關也袁子曰亮之在街亭也前軍大破亮屯去數里不救官兵相接又徐行此其勇也亮之行軍安靜而堅重安靜則易動堅重則可以進退亮法令明賞罰信士卒拜命赴險而不顧此所以能關也曰亮帥數萬之眾其所興造若數十萬之功是其奇者也所至營壘井置圖畫藩籬障塞皆應繩墨一月之行去之如始至勞費而徒為飾好何也袁子曰蜀人輕脫亮故堅用之曰何以明其然也袁子曰亮治實而不治名志大而

脫主本

所欲遠非求近也曰亮好治官府又舍橋道此非急務何也袁子曰小國賢才少故欲其尊嚴也亮之治蜀曰曉曉倉庫實器械利蓄積饒饒會不難路無斷人夫本立故末治有餘而後及小事此所以勸其功也曰子之論諸葛亮則有澄也曰亮之才而少其功何也袁子曰亮持本者也其於應變則非所長也故不敢用其短曰然則吾子美之何也袁子曰此固賢者之遠矣安可以備體責也夫能知所短而不用此賢者之大也知所短則知所長矣夫前識與言而不中亮之所不用也此吾之所謂可也吳大鴻臚張儼作默記其述佐篇論亮與司馬宣王書曰漢朝頃覆天下崩壞豪傑之士競希神器魏氏跨中土劉氏據益州並稱兵海內為世霸王諸葛司馬二相遭值際會託身盟主或收功于蜀漢或冊名於伊洛丕備既歿後嗣繼統各受保阿之任輔翼幼主不負然諾之誠亦一國之宗臣霸王之賢佐也歷前世以觀近事二相優劣可得而詳也孔明起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國其戰士人民蓋有九分之一也而以貢替大吳抗對北敵至使耕戰有伍刑法整齊提步卒數萬長驅祁山慨然有飲馬河洛之志仲達據天下十倍之地仗兼并之眾據牢城擁精銳無敵之意務自保全而已使彼孔明自來自去若此人不一終其志意連年運思刻日興謀則涼雍不解甲中國不釋鞬勝負之勢亦已決矣昔子產治鄭諸侯不敢加兵蜀相其近之矣方之司馬不亦優乎或曰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有國者不務保安境內綏靜百姓而好開闢土地征伐天下未為得計也諸葛丞相誠有匡佐之才然處孤絕之地戰士不滿五萬自可閉關守險若臣無事空勞師旅無歲不征未能進咫尺之地開帝王之基而使國內受其荒殘西土苦其役調魏司馬懿才用兵眾未易可輕量敵而進兵家所慎若丞相必有以策之則未見坦然之勲若無策以裁之則非明哲之謂海內歸向之意也余竊疑焉請聞其說答曰蓋聞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之地而有天下皆用征伐而定之揖讓而登王位者惟舜禹而已今蜀魏為敵戰之國勢不俱玉自操備時強弱縣殊而備猶出兵陽平禽夏侯淵圍襄陽將降曹仁生獲于禁當時北邊大小憂懼孟德身出南陽樂進徐晃等為救圍不即解故蔣子通言彼時有洗許渡河之計會國家襲取南郡羽乃解軍玄德與操智力多少士眾寡用兵行軍之道不可同年而語猶能營以取勝是時又無大吳掎角之勢也今仲達之才減於孔明當時之勢異於曩日玄德尚與抗衡孔明何以不可出軍而圖敵邪昔樂毅以弱燕之眾兼從五國

書疑折
公以御覽
明以御覽
字以御覽

非在宋末非
前人所規也

之兵長驅強齊下七十餘城今蜀漢之卒不少燕軍君臣之接信於樂毅加以國家為唇齒之援
東西相應首尾如蛇形勢重大不比於五國之兵也何憚於彼而不可哉夫兵以奇勝制敵以智
土地廣狹人馬多少未可偏恃也余觀彼治國之體當時既肅整遺教在後及其辭意懇切陳進
取之圖忠謀審義形於主雖古之管晏何以加之乎蜀記曰管永興中鎮南將軍劉弘至隆
中觀亮故宅立碣表閭命太傅掾犍為李興為文曰天子命我于沔之陽聽鼓鞀而永思庶先哲
之遺光登隆山以遠望軾諸葛之故鄉蓋神物應機大器無方通人靡滯大德不常故谷風發而
騶虞嘯雲雷升而潛鱗驤擊解褐于三聘尼得招而褰裳管約變于受命貢感激以回莊異徐生
之摘寶釋卧龍於深藏偉劉氏之傾蓋嘉吾子之周行夫有知己之主則有竭命之良固所以三
分我漢鼎跨帶我邊荒抗衡我北面馳騁我魏疆者也英哉吾子獨舍天靈豈神之祇豈人之精
何思之深何德之清異世通夢恨不同生推子八陣不在孫吳木牛之奇則亦般模神弩之功一
何微妙千井齊戮又何秘要昔在顛天有名無迹孰若吾儕良籌妙畫感文既沒以言見稱又未
若子言行竝徵夷吾反玷樂毅不終奚比於爾明哲守冲臨終受寄讓過許由負展蒞事民言不
流刑中於鄭教美於魯蜀民知恥河渭安堵匪臯則伊寧比管晏豈徒聖宣慷慨屢歎昔爾之隱
下惟此宅仁智所處能無規廟自居月諸時殞其久誰能不歎貴有遺格惟子之勳移風來世詠
歌餘典懦夫將厲遐哉邈矣厥規卓矣凡若吾子難可究處嗚呼之乖萬里殊塗今我來思觀爾
故墟漢高歸魂於豐沛太公五世而反周想翹翹以髮鬣冀影響之有餘魂而有靈豈其識諸
王隱晉書云李興
密之子一名安

蜀書五

蜀川屯鳳
氏圖定開

三國志三十五

丁巳正月廿七日

公元板

疑侯

宋末

文毅七次

書